

洪武劍俠圖

張清山著

第七集



康德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再版印刷

康德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再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武俠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七集)

每冊定價二元

外埠加掛寄費八分

新市場新春客棧

編輯人

張清山

發行人

董德馨
奉天小北門裏八號

印刷人

邵璽廷

印刷所

福興印刷局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道路南

發行所

章福記書局
奉天小北門裏大街路東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武俠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七集

第七回

風塵弱女仗義復仇一腔熱血酬知己
臺閣權奸恃寵妬顯滿懷異志負天恩

第六集書，正寫到俠女澹台月華，夜入紅果山，大戰敖光烈，寶劍沒雙戟，殺了個難解難分。衆妖道見敖震俠爺戰女不下俱皆大怒，各捧軍刀，闖上前來，要群戰俠女。月華一見衆妖道一齊動手，恐三拳難敵四手，被賊等所算，虛幌一劍，縱身跳出圈外，施展輕工，如星奔電走一般的，向後由便走，敖賊與衆妖道，那裏肯捨，隨後就追，追至後山，竟自追撤，不見俠女的踪跡，敖震止步，向衆妖道說道，料她逃不多遠，我們分散開了，在各處搜查，必然把他獲住，衆妖道齊說有理，當時分頭追尋，敖賊獨自直向峰巒環繞之處搜來，上了幾道山嶺，搜找多時，仍是踪影杳然，仰望最高的盤蛇峰上，樹木叢雜，異常陰黑，風吹的那樹葉兒簌簌作响，心中暗想，即便這丫頭的身法快，也不至追不上啊，正自尋思，忽聽盤蛇峰上，隱々有鏘將扣劍之聲，傳入耳鼓，忙由盤道鹿伏鶴行的，往峰上行來，比及到了上面，伏在山石後，舉目細看，見月華面向山外背立，用手中寶劍，輕輕扣石，看那意思是，心有所思，敖賊心中暗喜，潛踪攝服，轉過

山石，慢慢的來至俠女背後，舉起盤龍戟，將要打，猛見俠女，側身轉過，橫劍說道：「放賊呀，汝已中計，還敢逞兇，汝且看身後何人，放賊一聽，不覺吃驚，若不同願，必受暗算，倘回顧時，那丫頭乘勢發動暗器，或把劍刺來，必吃大虧。偶然靈機一動，將身一伏，用金蟬脫殼的工夫，向後面退出十幾步遠，正退至山崖邊，挺身立起，分戰觀看。由身後所來的，並非他人，正是鐵寇道人，暗道：「一個月華就够我對付的，加上這個老道，更不好辦啦，我先下得山去再說吧，想罷飛身躍下，轉用雙戟，鈎着葛藤丹田提氣，施展輕身術，飄々搖々落於一道山嶺之上，脚找實地，仰面向峰巔看視，那鐵寇道人與澹台月華，也由峰上下來，惡賊一見，好不歡善，心說：「等他們將要落下之時，我把暗器掏出，向他等打去，管保一個也難得活命，把主意拿定，注目而視，那師徒二人堪々落下，惡賊把暗器將要掏出，忽聽身後有人喝道：「放震哪，爾意欲何爲，放賊急忙往前一縱，轉遠身來，定睛細看，來者乃是雲霞老居士，將要問話，老居士已然趕至切近，就勢捧劍便刺，放賊舉戟還招，兩個人在山嶺上，爭殺起來，此時鐵寇道人與月華，均已落將下來，見雲霞居士，與放震動手，師徒各捧寶劍，搶上前來，幫助老居士，群戰惡賊，好惡賊把雙戟緊了一緊，舞動如飛，賣個破綻，雙戟一點地，叟的一聲，縱出有丈餘遠，抹軍就跑，雲霞居士等，尾追於後，跑出不遠，見由山石後縱出一人，大

喝散震休走，還不就縛等待何時，說着九節連環飛龍奪，嘩啦一聲，迎面打來。惡賊躲閃過去，一看又是個硬對，小俠客公冶修，不取接戰，向左側就跑，小俠客與雲霞居士，合在一起，無暇談話，緊跟在後面追趕，惡賊跑無數武，由山凹處，縈出一人，橫軍刃擋住去路，大喝逆賊，還不納命來，惡賊見是公冶老俠，往旁側要跑，此時鐵寇道人與雲霞居士，已竟趕到，分三面圍定，鐵寇道人，向公冶修與月華說道，你們二人去戰惡賊，我們在三面把住，諒他逃走不了，公冶修與月華，各擺軍刃，撲過來向惡賊便刺，赦賊見勢難再逃，只得拚命廝殺，戰了多時，赦賊恨々說道，哈哈，爾等怎麼聚會來着，來的這麼巧哇，月華說你的大數已臨，所以才這麼巧，究竟那雲霞居士與鐵寇道人，及月華姑娘，因何來此呢，原來鐵寇道人，自劉公島前，忽々與張三峰等作別，聲音去辦些要事，是因爲邪教興起，蔓延各地，那一門，那一派中的人，都難免有被煽惑入教的，各劍俠仗義剷除教匪，各門戶中的弟子，一經邪教所迷，必然與諸俠劍爲仇，各向各派的祖師，蠱惑事非，那各派的掌教，其中明哲正直的，回屬不少，但其中孤僻剛復者，在在皆是，這種人性情怪誕，專好護短，只知責人，不知責人，雖是出塵離俗道行，超凡入聖的武術，惜忠恕之道，未能透解，致對於門下，多溺受不明，不加約束且收的門人，良莠不齊，既不慎之於初，復又縱之於後，若一濟播弄，他們不辯是非。

勢必捲入旋窩，演成浩劫，鐵寇道人有鑒及此，遂由逍遙島起身，赴三山五嶽，各地去解釋，不想已被開天觀主太上真君，走了先着，將各派的掌教之主，挑撥起來，皆有大開殺戒之勢，及至鐵寇道人到各處，百般解說，竟遭碰壁，鐵寇道人慨然嘆道，唉，既不以貧道之言爲然，只得他日在軍前，兵戈相見吧，遂返回逍遙島，一路上聽傳言，公冶老俠與公冶修，老少被困在盤蛇紅果峰中，此種謠言，乃係紅果峰造出來的，爲的是引誘衆高人，去紅果峰，墜入計中，鐵寇道人，那能辯出真僞，一聽此信，心中着實的着急，忙回至逍遙島，向月華姑娘，說明聞聽公冶爺倆被困紅果峰之事，月華一聽，心中甚是焦急，暗想我何不隨師傅前往紅果峰，一則救公冶父子，二則尋找敖震的下落，與我叔父報仇，想罷，笑向鐵寇道人說道，師傅既然得此信息，不知有何辦法，鐵寇道人說道，我打算趕奔紅果峰，設法救出公冶父子，再與張三峯等會合，掃滅邪氣，以盡各人天職，月華說道，徒弟願隨師傅前往，傳尋敖震，與我叔父報仇，並可與國家出力，不知師傅可能允許否，鐵寇道人皺眉說道，我此番趕奔紅果峰，鬚髯看看是正題，其實乃是末節，眼見得三山五嶽的各派的掌教，繼續下山，幫助邪教，與官軍及諸快劍爲難，我當了一回魯仲連，也沒調解好了，說不得爲師也開大得殺戒，抱定誅惡人即是誓念之旨，與他等決心一戰，你想此種禍端一開，比救公冶父子的題目重吧，並且此場糾

紛非一時，就能平定。當然要費時日，你一女子，怎好也捲此旋窩之內。況且逍遙島，還得賴你掌管，豈可隨我前去，遠離此地呢。月華說師傅之言雖是，但是弟子也有下情。想弟子蒙恩師傳授武藝，練成了軟硬工夫若不經一經大敵，豈不等於錦衣夜行，再說勿論是男是女，都是國家子民，既有報國的能力，及觀望不前，豈不有負國恩，再說弟子的叔父，報國未遂身先死，未免在九泉之下，其目難冥，弟子願童家叔未遂之志，請師傅攜帶弟子前去，以成弟子忠孝兩全之名。鐵寇道人點頭道，汝志可嘉，不枉我苦心教汝一場，但此島連要嚴加防守。不可疎失，月華脫弟子已審之熟矣。環島已設有水雷及鐵網，令我師弟等，分率團丁，多預備火箭火噴筒，即便有賊人襲擊，料也無甚妨碍。當時計議已定，月華改扮男裝，師徒爺倆，起身離島，駕船起程，渡過海面，棄船登陸，直向蟒蛇紅果峰而來，這日行至中途，師徒爺倆，見前面有一片密林，打算入林歇息，忽見一人由林中出來，鼓掌說道，真是之期而遇呀，你們師徒二位，道是上何處去呀，鐵寇道人聞言，仔細一看，原來是雲霞老居士，不勝欣喜，忙上前相見，互道寒暄，月華與老居士行了禮，一同入林，席地而坐，鐵寇道人笑問道，老居士是意欲何往，老居士嘆道，逆師怪放震，窮兇極惡，屢於我爲難，如此之人，豈可留得，敎師兄又寵愛之甚，毫不加以約束，我是要替我師兄收他的毒的。所以我四尋出

，找近聞他在盤蛇紅果峰我師兄處潛踪，他在彼不定又要蠱惑什麼事端。今擬趕奔彼處，捉拏於他。不期與你們師徒，在此相遇，可是你們這是要到那裏去呢，鐵寇道人說道這倒巧的很，我們也是要往紅果峰走一遭，老居士問道，不儘是專爲敖震，因爲得有公冶父子，被困紅果山的消息，是欲前往解救，雲霞居士笑道，這種消息，恐怕不確吧，其中或許含有引誘我輩入山的奸計呀，鐵寇道人說道，雖是如此說，只然知道信，焉能不去解救，況且就是他引誘，也是要去探詢一番的，老居士問道，這却爲何，鐵寇道人，又把去三山五嶽，及太上真君各處蠱惑之事，說了一遍，老居士皺眉嘆道，唉，不知我師兄是何心理，竟自這等喪心病狂，此爭端一開，遭劫者豈可勝計了，我師兄之罪莫大矣，此番前去，我當破釜沉舟的勒止於他，俾挽回一場浩劫，鐵寇道人嘆道，若是劫運來臨，恐人力難以挽回，我們盡心焉而失矣，又談了些閑話，這才出林，登程趕路，在曠野之處，爺三個是一塊兒同行，若至城市集鎮，使月華先行，二老遠遠後隨，如此走法，非止一日，這日來至一個去處，與上人打聽，方知是池水驛，月華在頭前走着，離池水驛的鎮上，約有四五里路，見有一道小山嶺，疊嶂螺迴，透迤數里，遙見山環處，露出殿脊一角，行至切近，有許多行人，沿途載道，連繹不絕，向山環行去，月華隨着行人，他走進山環，在山的環抱中，現出一座廟宇，金碧輝煌，頗極壯麗，真個

是焚宮納日，琳宇插天，月華心說不憶此處，會有這慶一座巍峨的大廟，不可不瞻仰瞻夕，想罷來至廟前，見那些善男信女，每人手中持香一股，圍聚廟外，月華不智是何緣故，遂擠人羣之中間，見一老尼盤坐山門前，一把竹椅之上，看那樣子，年已及百，閉目垂眉，手拈念珠，左邊兩個男弟子，右邊兩個女弟子，都是垂手侍立。年紀皆在三十七上下，在老尼面前，放着一張桌子，黃雲緞的桌圍子，上繡普渡迷津字樣，桌上當中放着一個香爐，乃是古銅的，銅綠斑斕，爐兩旁放着臘阡，爐前放着一個大銅盤，盤中放着許多藥包，那些善男善女，依次上香領藥，放了香資，方才退去，月華這才知道是施捨藥哪，又留神細看那老尼與幾個弟子，胸前都佩帶，金蓮花一朵，心中未免訝異暗想他們的形跡，殊有疑點，決不是良善之輩，不免稟明師夫，再說吧，想吧細看山門上的匾額，是大慈大悲妙蓮菴下院字樣，這才撒身退出人羣，出離山口，見鐵寇道人與雲霞居士，在一片柳林之外，背香而立，忙趕至跟前，說道弟子在山環中，見有一件很蹊蹺之事，鐵寇道人說，且入林中再說吧，當時爺三個一同進入林中，坐在草地之上，鐵寇道人這才問道，你所見何事，說來我聽，月華說弟子見些男女，都拿着香，向山環中而去了，弟子好奇心勝，也隨着進去，比及到在裏面一看，乃是一個老尼施藥，這種率動，一定是哄騙鄉愚的勾當，并且是他們胞別都帶有金蓮花一朵，據弟子窩想，必與白蓮

紅蓮兩教有關係，鐵寇沉吟了會，緩々問道，你可看他那廟，是什麼名稱啊。月華說乃是慈悲大慈妙蓮菴下院，鐵寇道人笑向雲霞居士說道，此廟的情形，居士可知麼，雲霞居士搖頭道，個自隱居以來，對於江湖上的事，久不聞問，此廟的情形，突是不知，鐵寇道人說道，貧道依稀知道一些，可也不知詳確，雲霞居士說，那就請仙長說了說我妙聽，鐵寇道人笑道，我聞白蓮教中有九尼，分散各處傳教，誘惑愚民，第四尼僧法名妙蓮，外號叫作大慈大悲陰陽佛，她又是三人妖中弟三妖，在池水驛，小琅牙嶺，大慈悲妙蓮菴下院住持，今月華所見，一定是他無疑了，雲霞居士點頭道不錯不錯，但是咱們既遇上，豈可放得他過，不如今晚入山探看探看，得便把他抄滅，以給地方除害，鐵寇道人點頭稱是，遂一同起身出林，今月華在前先走，進了鎮中，見路北有一坐客店，到在裏面，店夥出來招待，讓至上房屋中，月華方才落坐，鐵寇道人與雲霞居士們隨後也來到，在月華所住的房屋隔壁一間房中住下，兩下裏都漱口淨面，吃茶用飯已畢，各自歇息，候至天晚，時交二更之後，月華暗々把門開開，來至鐵寇道人屋中，悄聲問說，師夫哇，弟子先去探一探吧，鐵寇道人點頭說道，好吧，你可要多加詳細，月華將要轉身出去，鐵寇道人說道，且慢，月華止步問道，師夫還，什麼吩咐，鐵寇道人說道，你若探出他的劣跡，把他引出，試與他一戰，我們隨後接應，說着由懷中掏出一

個藥瓶，倒出些藥，命月華聞上，以防妖尼使用迷藥，月華把解藥聞畢，她起身離店，施展輕身術，竄房越脊，出了鎮口，運向小琅牙嶺，大慈大悲妙蓮菴下院而來，如星馳電閃一般，轉眼來到廟外，月華止步，在廟外繞了一週，見萬頓俱寂，草木若睡，綠陰低覆，楊柳方眠，子靜岑，鐘聲斷續，流螢數點，越牆紛飛，月華聽了聽，廟中無甚動靜，方飛身而入，疾妬鷹隼，縱逃若飛，一直來到禪堂之上，用珍珠倒捲簾的工夫，雙足掛在瓦簷，垂下身來，由窗隙往里窺視，見老尼盤坐禪床之上，手搖拂塵，正在那裏，高談邪法，聽法的左邊是男，右邊是女，共有二十餘名，看那個樣子，正聽的津津有味，好像是心領神會似的，不由大怒，當時跳至院心，必喝道何物妖尼，敢作此背逆之言，威惑人心，這還了得，快快出來受死，老妖尼正談得高興之際，忽聽外面有人斷喝，也自心驚，忙起身把燈熄滅，抄起送條一百二十斤的水磨產杖，縱出鐵就，躍至當場，喝道那裏來的狂徒，晝夜來此撒野，真是不命了，月華見妖尼出來，也不答言，齊飛龍劍，迎面就劈，老尼揮杖相還，兩個人戰在一起，月華的劍，舞成一團，白光閃閃，妖尼的產杖，使動如飛，呼呼風響，戰了數十回合，妖尼一幌產杖，縱出圈外，由腰取出煙霧迷魂弩，按動崩黃，直向月華打來，側過躲過毒弩，幸預先聞上解藥，並未被弩煙薰倒，妖尼見未打中，仍就把弩筒帶起，擺動禪杖，二次要與月華動手，忽見由

大殿上，飛下二人，一個是道貌岸然，一個是瀟灑出塵，來者正是鐵冠道人與雲霞居士，自月華去後，二位仙長，也就隨後跟來，見月華縱入，隨着也縱至裏面，直至大殿之上，伏在殿背上，觀看動靜，後見月華戰妖尼，有些吃力，方要下來，妖尼已發動暗器，月華閃過暗器，見妖尼二次要動手，二仙長恐月華有失，這才由殿上縱了下來，喝罵妖尼休要猖獗，待我等捉你。妖尼一見來者像貌都不平凡，忙問道來者何人，通丁名姓，再動手不遲，鐵冠道人笑道，告訴你吧，某乃鐵冠道人的便是，用手指着漢霞居士說道，這位就是雲霞老居士，妖尼一聽暗自吃驚，心說這可有些難辦，只得便着頭皮說道，你們也是道教之人，我也是佛門弟子，何故前來與我尋隙，鐵冠道人睡的一聲，罵道，你可給佛們糟踐苦啦，佛門中那有你道種敗類，我輩豈能與你等相提並論，似外的劣行，貧道早有耳聞，早應把你除根，因不得分身，無暇及此，今日也是你的惡貫滿盈，恰經我等路經於此，豈可輕之把你放過，說着舉劍就扎，妖尼揮塵杖，急架奉還，雲霞居士也仗劍向前，夾攻妖尼，妖尼舞動塵杖，以一抵二，毫不懼怯，妖尼的四個男女弟子，各持戒刀，要向前助戰，早被月華橫劍阻住，動起手來，一把寶劍對四對戒刀，幾個難解難分，在此深夜之間，靜寂之中，軍刃振擊之聲，分外響的清越，戰了多時，月華把飛龍劍，緊了一緊，殺的四個妖徒，知走馬燈一樣，又走了幾個照面，月華殺得性

起，大喝一聲，把妖尼的兩個男徒弟，先後劈倒在地，聽未致命，可是也都帶了重傷。一時難以掙扎得起。此時鐵冠道人那裏也分了勝負，因為妖尼用禪杖向鐵冠道人胸前點去，鐵冠道人用劍把禪杖接住，妖尼欲若抽回來，必被鐵冠道人的劍逼了進來，只得也用單丈，把劍吸住，在這相持不下之際，雲霞居士可就得了手，齊起寶劍，向妖尼頭頂劈下，妖尼一斜身，肩臂上着了一劍，虧着妖尼有運氣之功，也難當寶劍之利，直斫了個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幾乎骨斷筋折，妖尼艾呀一聲，飛身縱出圈外，飛身開就，向廟外逃去，兩個女徒，見師夫戰敗而逃，也就隨着逃走，月華在後將要追趕，被鐵冠道人喝住，月華不敢違命，向前兒道，師夫爲何不教弟子追呢，鐵冠道人說道，妖尼已竟逃跑，窮追無益，先搜查廟中要緊，贊着關到受傷兩個妖徒的切近，喝問道你們兩叫什麼名字，快快說之，兩個妖徒掙扎着爬了起來，呻吟着答道，我叫清風，他叫明月，都是由小被我師夫拐來，傳授武藝，我等是迫不得已，在此隙着故那舉人心的事啊，請仙長大發慈悲，饒恕我稱的性命，鐵冠道人說道，你們不必害怕，決不加害你等，但是須把你們廟中黑幕搗穿，必能另眼看待，清風說我們廟中三層大殿內，有暗室兩間，一間匿有青年男子多人，一間匿有青年女子多人，其中還匿有設多蒙藥迷藥，以及紙人紙馬等項，鐵冠道人，當命兩個妖徒頭前引路，鐵冠道人命月華在客堂相待，方隨二人

，直向後殿而來，到至三層殿外，兩個妖怪把殿門啓開，向鐵寇道人進至裏面，見東山牆上，五着一副觀音神像，清風把畫捲起，露出一個小門，一按暗黃，門分兩扇，清風與明月，伏身而入，鐵寇道人仗劍進入，順着石梯而下，來到暗室之中，懸有幾盞海燈，照耀的異包明亮，清風等，先把鐵寇道人，引至西邊暗室查說，鐵寇道人，見室中有十幾個男子，坐在那裏聚談，一看道人進來，都吃了一驚，道人說道，你們都是那裏的人，因何來到此處，衆人說我們都是本地的人，因爲前來討藥，被老尼用迷藥迷住，困居於此，請仙長解救則可，道人點了點頭，見室中放着一個鐵櫃，用鐵鎖鎖着，手起劍落，把鎖斫開，打開櫃蓋一看，見裏面畫些紙人紙馬，還有幾部邪書，道人仍就把櫃蓋蓋好，命衆人跟着出來，來到了東裏暗室，見裏面有十數個婦女，所說的情由，也是被騙到此，這裏也有一個鐵櫃，打開一看，所放的盡些些麻藥迷藥以及媚藥等項，道人看罷，仍就把櫃蓋蓋好，率着衆男女及二妖徒，來至客堂，令衆人進至裏面，衆人隨後進來，雲霞居士把各殿搜了一番，並無什麼別的痕跡，已然歸至客堂，同月華等候，見道人率着衆人進來，問明情由，雲霞居士說道，俟天明請道長到本地官所報告，令該盤地方官辦辦善後的事罷，鐵寇道人笑道，老居士所說的辦法，甚是有理，至東方發曉，雲霞居士與月華在廟中看守，鐵寇道人起身離廟，到了池水驛鎮上武功即衙門，稱說是

是張三峰求見，差役們回報進去，那武功郎一聽張三峯道長來到，那敢怠慢，忙出來迎接，見外面站着一位道長，仙風道骨，神氣瀟灑，趕至近前，躬身施禮說道，小將李遇春，迎接來遲，望祈道長恕罪，鐵冠道人稽首還禮，一同來至裏面，分賓主落坐，李遇春笑問道，道長鶴駕降臨，不知有何見教，鐵冠道人說道，山人過訪，只因路經貴管界，探知小琅牙嶺內，大慈大悲妙蓮菴下院住持尼僧妙蓮，乃是白蓮教黨羽，在此誘惑愚民，匿藏許多男女，被山人將該妖尼趕走，拿住他兩個徒弟，救出被困的男女多人，請你帶人前去，辦理善後吧，李遇春聞言，異常驚慌，躬身說道，請道長恕小將失查之罪，並祈芳徐劉二帥面前，加以美言，小將則受惠良深矣，鐵冠道人說，不知者不怪罪，你就趕快帶人隨我前去吧，李遇春連稱是是，當即率人隨着鐵冠道人，來至妙蓮菴中，鐵冠道人交代明白，這才同雲霞居士與月華，離廟趕路，非止一日，這日來到雲羅堡，找一所店房住下，漱洗吃茶，用酒用飯，至天晚的三個商議入山之策，雲霞居士說道，此山我是輕車落路，入山之後，擇那白楊樹上有白印者走去，便無埋伏消息，今晚頭們便可入山，探聽一切，必帶着乾糧水葫蘆，以防一時不能出山，當時計議已定，候至天晚，的三個離了店房，直奔多羅港口，至水邊，見那銀濤浴地，碧浪掀天，山橫空而浪蹙，雲鳥相連，船倒影而波摧，風朝無極，爺三個借着一天的星光，賞此奇景，不覺胸

襟怡然，忙換好水靠，衣服等項，用油綢子包好，繫在身上，舒開華皮船，潛於水中，各駕一隻華皮船，用手分着波浪，飄飄蕩蕩，破天影以進行，渺渺波間，浮浪花而起伏，輕如一葉，越過多羅港口，直至紅果峰的山坡間，爺三個乘水上了山坡，捲起華四船，放於密林深處，留了暗記，順着羊腸古路，暗暗由後峰進山，看那山峰，峭拔嵯峨，壁立千仞，斬巖聳勢千層，峯巒如萬笏朝天，真是險峻異包，這爺三位，仗着輕工，痛如脫兔的一般，往去奔馳，轉眼來到山房，月華芳前，鐵冠道人與雲霞居士，在後相隨，過了一道山嶺，忽然分治了俠在前，小俠後隨，曲曲折折，向西跑去，後面追着一個醜女，那公冶祖孫，跑入山洞之中，暗暗叫苦，就知老俠等要中賊人之計，正自躊躇，個醜女也跟了進去，忙趕上前去，到在洞口外，伏於叢莽間，觀看軍靜，不一時那醜女復由洞中出來，抗着一把鐵椅，椅上關鎖着個人，正是公冶修，被那個醜女子抗至另一個洞外，按暗簧開洞門，提着鐵椅，入洞去了，月華趁此時，進入老俠被困的洞中，按寶把洞門開開，來到裏面，見老俠被困於一把鐵椅上，閉目合睛，神色怡然的坐在那裏，月華暗目佩服老俠的涵養工夫，低聲叫道祖父哇，孫女前來救你，老俠客聽洞門有響動，初以為是賊人來到，所竟並未睜目看視，今一聽說話的聲音，是月華來到，這才睜開二目，忙問道，孩兒啊，你怎麼會來此處呢，月華說，有話少時再回說吧，先把

你老救出要緊，遂用寶劍，把鐵鎖斫壞，破了消息，老俠的身體方才得了自由，活動活動追脈，跟月華出了洞口，將要奔那個山澗去救小俠，忽見羣賊來至，不敢冒然上前去救，爺倆個隱身石後，恰巧衆賊出去迎接人去，救賊被醜女誑走，趁這個機會，那月華與老俠忙來至洞口，按暗黃開了洞門，救出小俠，爺三個施展飛騰術，越過嶺去，會合鐵冠道人與雲霞居士，一同來至賊人後帳，放起一把火來，以擾亂賊人之心，這才奔至後山叢山亂整之中，找了一個山洞，分着荒草，進至裏面，洞口用亂柴堵上，爺幾個席地而坐，用了些乾糧，喝了點水，公冶老俠問道，你們爺兒幾位，怎麼來此，鐵冠道人把去解說三山五嶽各脈的人，未能收斂，及除中聽說傳言，你們祖孫陷於賊，方始來時，詳切說了一遍，老俠笑道，賊人造的訛傳，爲的是誑衆人入山，我祖孫適逢其會，才被圍住，所傳的訛止，竟成了冥語，多虧他這片訛言，不然你們諸位怎能來此相救，說罷，醜然一笑，老居士說，究竟你們祖孫，如何到此呢，公冶老俠，把經過的情形，其備要詳細，老居士笑道，咱們的來此宗旨，都不外是捉拿敖光烈而來，必須想條妙計，把惡賊拿住，也不慮此一行，鐵冠道人說道，此時天已將曉，不便再行前去，咱們就在此洞暫且隱避一天，候至天黑，派一個人到他的寨中，把敖賊誑至後山，咱們在後山隱藏，等敖賊來到，把他圍住，只許他入了圈套，他還跑的了嗎，月華說我前去誑敵，准保

將他誑來，計議妥當，候至天黑，老少衆高人闖了山洞，在盤蛇峯下，雲霞居士與公冶
龍孫埋伏，鐵冠道人埋伏在盤蛇峯上，月華仗寶劍趕奔賊寨而來，疾如流星，快如馳電
，那身法之捷速，恐紅線隱娘，也不過如此，展眼已至大廳之上，湊巧放光烈出來巡劈
，月華姑娘，一見有機可乘，那敢遲緩，一躍而下，手起劍落，冷不防向賊人頭頂便視
，敵賊饒着閃的敏捷，尙被削掉一耳，月華與惡賊鬪了多時，見群賊擁上，撒身縱出閣外
，向後山就跑，上了盤蛇峯，用劍扣石，故作沉想之狀，以誑惡賊前來，果然惡賊聞聲
追到，被鐵冠道人阻住，賊人落下山峰，遂被衆高人圍住，月華與公冶修，雙戰惡賊，
賊人見走頭無路，只可舞動雙龍戟，拚命的苦戰。月華的飛龍劍，小俠的飛龍奪，各盡
其妙的運用如飛，好惡賊一雙戟遮前當後，指東傷西，毫不懼怕。三個人的身法，鬼起
鷹落，都是形如狸貓，快若猿猴的一般，鐵冠道人在一旁，仗劍觀看，不禁暗嘆息。
心說此賊的武術，實臻上乘，可惜入了歧途，辜負了這身能爲，可是他沒有這身能爲
，又決不至作這麼大惡，究是他悞他能爲，能爲悞他呢。嘆息，可見凡人要學藝術，必先
正心術哇，當初他師只知教他武術，不知修養他的心性，才使他如此的窮兇惡極，其師
悞他當矣，惜哉惜哉，是誰之罪呢，不言鐵冠道人嘆息，當場上還是殺的難解縱分，惡
賊此時情知不妙，把死置於肚皮以外，緊咬牙關，亂舞鐵戟。不亞似瘋狂的猛虎，又好

像酒醉的遊龍，雙戟過處，忽忽的帶微，月華與小俠，施展縮小棉軟巧的工夫，也是捨命的往裏進攻，軍刃相接，將將作響，這一場惡鬥，不比尋常，只殺得神驚魂泣，天地皆愁，蒙蒙的月色，照的三個人的影兒，貼着山坡，往來的縱橫，煞是好看，三位高人也自看的呆了，又走了幾十個回合，惡賊封避躲閃，竄蹤跳躍，離風雲霞居士站的方位切進，老居士看出便宜，抖手就是一飛劍，惡賊一斜身，飛劍正打在肩窩之上，惡賊吼了一聲，仍是把雙戟掄動的像風車子似的，忍着疼痛，狠命的惡鬥，月華用一招穿梭劍，向惡賊面門點去，小俠的奪向惡賊的當裏撩到，惡賊喝聲來的好，側身擰腰縱開，不想正縱到鐵寇道人的方位，道人真不客氣，率劍兜頭頂劈下，惡賊伏往前一竄，路遲了些，寶劍正斫在賊人的臂上，惡賊雖有寶鏡與硬工護身，也難富道人寶劍之利，撲赤一聲，竟斫了一道血槽，雖未傷着筋骨，但是皮開肉綻，血流如注，惡賊怪呀如雷，又與月華等戰在一處，賊人真個是凶頑之徒，帶了兩處傷，那雙戟的招數，還不鬆懈，反倒緊疾起來，往來又圍了三士多個回合，這一招，賊人的左手戟向月華扎倒，姑娘手急眼快，嗆郎一聲，用寶劍把賊人的戟鎖在，兩下裏往回叫力，各不相下，公冶修乘勢，掄拳便打，賊人用右手的戟來架，不想這枚戟，又被飛龍奪咬任，在這量方叫力之際，雲霞居士又看出便宜，登出一隻飛劍，向賊人的右背打來，撲赤一聲

，正釘在賊人左手之手，賊人撒手扔戟，雙手捧單戟，往裏就扎，他這一招是拚命的招，公冶修科開奪，縱出圈去，月華率劍就斫，賊人躲劍還招，小俠的奪，又扎將上來，惡賊一枝單戟，尙自亂戰不休，賊人之猛勇，可想而知了，究竟是單戟無雙戟得利，漸漸的有些支持不住，又兼月華與公冶修的軍刃逼的更緊，直逼的惡賊，往後倒退，退來退去，一直退到公冶老俠的方位，老俠心說，這回也該着我發個利市了，等着惡賊退至不遠，大喝一聲，惡賊看弩，放賊一聽，側身鉅項觀看，不想說話時並未打出，等他回頭時，才把金針弩打了出來，惡賊想躲，那得能够，在臉上早中了數枝弩針，放賊狂吼一聲，翻身栽倒，衆人趕過來，把賊人擒住，雲霞居士用劍把賊人所中毒針起出，給他敷藥灌藥，賊人醒過來，老俠用分筋挫骨法，將賊人制住，鐵冠道人向老俠說道，你老用他的金針弩打他，可謂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了，公冶老俠慨嘆道，他憑這杆利器，不知害了多少人，今日他反身受，可見報應之不爽啊，衆人齊稱是是，公冶老俠命公冶修抗起放賊，正欲出山，見由山坡衝上一群人來，雲霞居士說，你們快快走罷，我師兄太上真君率人來到，倘被他等圍上，可就難以逃走了，鐵冠道人說，請你們大家先行，待我去抵當他們一陣，雲霞居士說且慢，袖長是去不得的，必須我應付他等，藉此把我師兄勸醒，豈不是一率兩得，衆人聽雲霞居士如此說法，只得先行出山，知飛的

一般，頂山越嶺，展眼來至後山坡。在林中取出華皮船，來至水邊，將與人水。小俠皺眉說道，噯呀祖父唉，不知因為什麼，我身體覺着疲乏的很，四肢也覺着無力，大概是耍鬧不自在吧，自古及今，那有祖父不疼孫子的。當然老俠也不能例外，一聽公冶修說這麼片話，老俠客不覺的心疼孫子契力，說道，噯，你既然覺着疲勞，給惡賊解下來，交給我抗着吧。小俠當時解下惡賊，給老俠抗在身上。這才把華皮船舒展開了，駕船入水，隨波逐浪的順水飄去，那輕似一葉的華皮船，被狂瀾一催，就分散了。小俠故意慢味的分着波浪，落在後面，見鐵冠道人與老俠等的船，已然離遠，後反把船棹轉，向回路而來。到在山坡下，棄水登岸，捲起華皮船，仍就藏於林間，由原路入山，一口氣進入山中，小俠三反回來，為何如此其急呢。皆因雲霞居士斷後，抵當賊人，小俠心中有所不忍，以為我們都逃了出門，把居士留在賊窟，置之不顧，殊於良心上有愧，再說那太上真君，知他徒弟被擒，必不念師兄弟之情，與老居士拚鬥，自是查中事。老居士單人鬪群賊，雖有兼人之能，恐亦不能無失。他想到此處，故作疲乏不支之態，把惡賊交於老俠，使這麼一個金蟬脫殼計，反回山中，及至到在捉放賊那地點，見雲霞居士，與太上真君，殺的難解又難分哪，心說果不出我所料哇，忙伏於叢莽中，觀看究竟，原來雲霞居士，俟老俠等帶着惡賊走後，仗劍立在嶺上，等候群賊，不一時太上真君

衆賊趕到上面，見雲霞居士在那廂站着，喝問道：「你在作甚，那公冶老兒等那裏去了，快快說來。」雲霞居士滿面含春的說道：「小弟在此專候師兄哪，公冶老俠等已走多時，請兄不必過問了。」太上真君忙問道：「你可見着放震，老居士笑道：「放震業已被拿，此時想必被來高人帶走好遠了。」太上真君聞言大怒說道：「聽你之言，必是協助他等，把放震拿去呀。」老居士回道：「師兄所料不差，正是小弟那辨的。」太上真君怒罵道：「我把你這無良之輩，竟自那同外人，捉拿徒侄，你真是喪心病狂啊，說着捧劍就動手。」老居士橫劍說道：「師兄且慢動手，小弟我有下情，說明再戰不遲。」惡道說你且講來，老居士感然說道：「師兄啊，那教震的罪惡，擢髮難數，弟之捉拿於他，爲的是清理咱們的門戶，若不除他，不知將來鬧到什麼地步，生靈受其塗炭，地方受其蹂躪，將來之禍，更不堪設想了，況且他與白蓮紅蓮二教合作，抗天兵，這豈不給師兄惹禍，如此窮凶極惡之徒，兄長還顧借他則甚，兄賓看喪心病狂，請問他屢欲加害於我，以小反上，這種逆行，才是真喪心病狂啊，兄之溺愛不明，縱徒爲惡，且又加入邪教爲道，捲入旋窩之中，喪心病狂，熱甚於此，惡道怒氣勃勃，喝道：「你敢跟我反唇相譏，真是不想活着，又要上前動手，老居士道：「兄且勿忙，我把話說完，不惜一戰，但是希望師兄納我良言，弟之至願，兄請想那白蓮紅蓮各教，喪盡倫常，邪說大肆，包藏禍心，欲奪神器，都是些惹易爲

心，豺狼成性之輩，決不能成事，他等無非黃巾賊之一流，天兵之神威，滅他等如曉日之照朝露，不久即化矣，師兄之聰，怎麼見不及此，跟彼輩同污合流，切爲師兄不取，師兄其思之，惡道禪笑道，你以這片腐儒之論來說我變，我實對你講，赦震之縱橫海上，與各教合作，也是先得我的同意，會合白蓮紅蓮二教，共圖大事不把張三峰等輩，絕滅無遺，誓不爲人，老居士嘆道，兄可謂恬惡不悛了，要知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兄何出此背逆之言，且今上以英武神威，平定四海，解人民倒懸之意，而置於衽席之上，人民重見天日，老者有所得安，少者有所得懷，昌施禮教，政令一新，內無廢政，野無饑民，今起皇皇仁者之遺，掃易海嶼，肅清宇宙，兄若與敵，何異堂臂當車，行見兄國法加於身矣，弟竊爲兄免，還祈兄詳細審之，惡道呖的一聲唾道，你長他人的威風，滅我的銳氣，着實可恨，你就還我徒弟來吧，說着舉劍就刺，老居士知道來是不可竟理喻了，只得擺劍相迎，同門的師兄弟，殺在一處，也可以算開牆之鬥了，兩個人來往盤旋，各展所長，兩柄劍上下翻飛，各盡其妙，雖然是旗鼓相當，終是邪正有別，老居士見惡道，不念同堂學藝之情，也就顧不了師兄弟之義，把劍的門路施展得如龍飛鳳舞，兩旁賊匪看的目直舌晚，鴉雀無聲呆視，惡道見老居士的劍招厲害，不敢或忽，盡力搖擲，這一場惡鬥，直教了百十餘個回合，尙自難分勝負，老居士恐久戰

失算，把寶劍的招數一變，施展出當年師傅傳授的絕招，這一來，惡道漸漸的就支持不住，鬧的手忙腳亂，寶劍的招數，可就鬆懈了。老居士此時更逼得緊，惡道一見，心說不好，再要變戰，必受其害。忙虛幌一劍，縱出圈外，掏出敵枝口弩，含口口中，運用氣工，撲的一聲，直向老居士噴去，老居士躲閃不及，額角上早中一弩。原來這種弩，是用毒藥畏成，與繡花針差不多，後端帶有毛纒，未從使用，先把解藥含入口中，方能用口噴射，此種毒弩，名曰混元一氣弩，打在身上，入敷肉分，藥力散開，便不能動轉，心裏可是明白，今老居士中了此弩，翻身栽倒山坡上，動轉不彼，老道縱將過來，手起劍落，就聽嘆哧一聲，原來老居士未死，惡道受了重傷，皆因公冶修在暗中觀戰，見老居士得手，心中暗喜，忽見惡道縱出圈去，一口把老居士噴倒，舉劍要斫，小俠客那敢怠慢，立時掏出三隻金光槊，連貫向惡道打去，惡道躲閃不及，竟中了一槊，正打在腿之中，翻身栽倒，小俠乘此機會，使燕子穿林的工夫，竄至切近，伏身把老居士背起，用抄包一勒，縱出圈來，抖九節連環飛龍鞭，那個不怕死的，過來與小太爺一戰，譚賽花見是公冶修，如獲異寶，挺軍刃趕至近前，說約，我拿你這小輩，說着撲將過來，舉刀要斫，忽由石崖上飛下一人，疾如飛燕，迅假脫兔，落在醜女的面前，捧鋸齒飛龍劍，兜胸便利，公冶修一見乃是月華姑娘，原來月華見公冶修聲音身體涉乏，把惡賊

交與老嫗背着，姑娘心中展轉，因為自己勞乏，欲願父背着賊人，這未免欠當吧，他素來孝心很重，那能叫老人家吃累，且他一路行來，身法非常矯健，這麼一會子，就累的這樣，一定他另有用意，或許是要回去接應老居士，我倒要看個究竟，想罷，駕船入水。

見小俠那隻船落後，更料定他是必返回山去，夫妻的關係重，那能放心，也就暗地把船撥上了岸，捲起樺皮船，來至林中，見小俠的船，已在一枝樹叉上掛着哪，更證明他是入山去了，忙把船也掛在林內，施展輕工，進了後山，前向有一小小山崖，飛身上去，伏於石後，探頭一看，見小俠救起老居士，縱身來圈外有一個奇醜的婦女，向小俠趕去，這才飛身縱下崖來，捧劍就刺，醜女見飛下一個女子，身穿寶鏡，面如出水芙蓉，俊個非常，心中老大的不自在，暗想那小冤家怪不得再三不允我的親事，敢情你把我的行事頂啦，若不殺了你，那大冤家怎能要我，想罷擺軍刀還拐，月華一面動着手，一面令小俠背着老居士先走，姑娘是且戰且退，群賊救起太上真君，圍攏上下，姑娘一手舞寶劍，應付醜女，一手取出飛劍，向群賊打去，飛劍到處，早有一個賊人栽倒，群賊見姑娘的飛劍厲害，不敢近逼，醜女是不管那套，猛力的趕殺，這一招，月華等他軍刀離頭頂切進，伏身臥腰，橫劍一掃，醜女忙斜身往出一縱，那劍尖就在臀部上掃着，當時割了一道血槽，肉綻皮開，鮮血淋漓，的疼醜女一聲怪聲，如鬼哭的一般，月華乘機

竄山躍澗，趕上小俠，一同向山外修奔。醜賊那裏肯捨，緊緊的追趕。一對未婚的小夫妻，逃出山來，跑至山下，入了林中，賊衆也就隨後就追，將到林間，忽聽林內一聲大叱，竄出兩位高人，正是鐵冠道人與公冶老俠，各捧軍刀，向群賊衝殺上來，原來二位高人，伏在樺皮船上，分着波浪正往前進，借着波光，往四下裏看，不見小俠與月，華的踪跡，老俠料着他們必潛回紅果峰，接應雲霞老居士去了，深恐有失，忙打招呼，與鐵冠道人的船，龍在一起，說道那兩個孩子，必回紅果峰啦，咱們趕緊回去，接應她等吧，鐵冠道人稱是，二位高人撥回樺皮船，如箭離弦似的趕至山坡間，離水登坡，捲好樺皮船，進了林中，將船放好，公冶修背着老居士，月華後隨，進入林中，未及問話，群賊已然趕到，二高人各拉軍刀，縱至林外，方要上前動手，就聽山崖上一聲喊道，且莫廝殺，現有張三峰來也，聲至人也至，如驚蛇入草，飛鳥穿林的一般，飛落於富塢之上，向敵人橫劍發威，張這長怎變來的這麼巧呢，原來衆高人，由雲南大營，分頭圍出捉拿敖光烈，張道長到蟹明查暗訪，並無殺賊的踪影，一路上迤里行來，聽人傳說，公冶祖孫被困任紅果峰中，道長一聽，心中那能不驚呢，也無心探訪救賊啦，遂繞道逕向紅果峰而來，那紅果峰的山脈，綿亘數十里，昆運的有一處山島，名曰連雲島，在海面上，恨然峭立異常險峻，島外的港口，名曰鮎魚港，水勢洶湧，浩渺煙波，就來至這

鮎魚港。天色已然昏黑。到在林中。料想此處必是紅果峰。我何不入山打奮一番。想罷換上水靠。衣服等項。用油緞子包好。紮在身上。背好了寶刀。竄出林外。然見有一條黑影。其快如風。向水邊行去。張道長伏腰往下就追。追至切近。一看乃是元化長老。忙叫道。僧兄何往。高僧止步回頭一看。見是張道長。笑問道。道兄追咱作甚。道長笑道。僧兄跑的是什麼。長老說道。我風聞傳言。說公冶祖孫。陷在紅果峰中。雖不足憑信。可是也不能不探個究竟。遂趕到此處。將要浮水入山。不想道兄趕來。張道長笑道。咱們是不約而同。我也是爲此事而來。長老道。這倒巧的很。我們就前去探看一遭。如果傳言成爲事實。俾便設法把他祖孫救出。道長點頭稱是。遂一同起身趕奔水邊。縱入水中。分波踏浪。直向山島浮來。將及中流。由水中探出頭來。遙見一隻孤舟。被棹而行。二高人走水底線。在後追隨。追了半響。把臉貼於水面。見那隻船。已泊於蘆渚之側。一齊浮到船邊。伏身上船。伏於艙下窺探。聽裏面有人說道。現在大寨有諭。令我們的巡船。須多加仔細。不准稍有疎忽。我想大半是因爲前天。拿住那一老一小。怕有羽黨來救。新此才下這嚴令。又聽有人說道。大頭目所料不差。一定是爲那件事。二高人一聽。他們所說的拿住那一老一小。必然是公冶祖孫無疑了。遂即先後躍入艙中。張道長見當中踞坐一人。頭小項長。腹大如鼓。綠布包巾頭。身穿綠號坎。短眉圓

些爲非做歹的，身受國法處置，或被俠劍誅除，並不是國法或俠劍殺的他，實是他自取其殺。他要是下爲非做歹，國法不但不殺他，且保護於他，俠劍之劍雖利，怎能害無罪之人。遇事亦要救護他，由此看來，豈不是自取。再說積惡因，甚然必得惡果，決無好下場頭。此是自然之理，就以你來說，本仙師不要你的命，你欲倖得免，將來仍是不改前非，照舊爲惡，結果還得肇殺軍之禍，如果你從此革面洗心，棄去賊窟，改惡向善，作一個良好的國民，必能消災免禍，化險爲夷，以此因果證之，爲惡就是自害自身，爲善乃是全身之道，你要打算顧惜身命，趕快從此改過，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爾能得享後來之福，否則，自己必把自己的命要了哇。這一片玄機，把個汪霸說的，崩夕的叩了幾個響頭，說道：小子我聽仙師這片教言，好像吃了一付清涼散，頓覺心地光明。元化長老笑道：昔老僧說法，能使頑石點頭，今道兄論道，能使惡人悔悟，可見道兄之盛德，感人之深也。道長笑道：僧兄無乃過譽。我看此人，面帶奸詐，心術不良，點他數語，他並不是澈底的覺悟，無非被我說的良心偶然發現，他惡根甚深，且是個寡廉魚肚之徒，一經釋放，將來故態仍是復萌，此賊的心性，真被道長說着啦。他在連雲島充這名巡船的头目，是借他妻之力，他起初是本島大寨主關海神柔倨長嘯的，一個隨侍，他妻模樣兒，有些可人，大寨主很是垂愛，就發生了愛味之事。

汪霸不但不過問，反自以爲得計，大寨主看在他妻的分上，就升他爲巡船頭目，他更是洋洋得意，他這種卑污苟賤，旁人雖瞧他不起，可不敢當面說什麼。惟有二寨主滾滾飛熊于鎮江，三寨主破浪飛熊于鎮海，不管三七二十一，時常罵他烏龜長烏龜短，他暗地對大寨主訴說二三寨主罵他的情形，不想反被大寨主又大加申斥一頓，這賊懷恨在心，恰巧今日僧道二高人，誤以此島爲紅果峰，向他追問被擊的老小是各名公冶，這賊見道長仙風道骨，知不是凡俗之人，他眼珠一轉，計上心間，順口答音，爲的是把僧道，引至寨中，與三個寨主爲離，好洩他的私忿，道長當時命汪霸，趕快開船入島，這小子心中暗喜，忙命水手，蕩槳搖櫓，直向島口開來，僧道二高人，端坐在船頭之上，見天際一輪明月，由浮雲裏推出，印到水中的日光，遙々相映，分外的晶瑩，照的那浮光耀金，一白無際，少時船進鮎魚港，遙見島嶼聳天，峭立水中，波濤在山崖下蕩漾，那島嶼若浮若沉，千巖奔赴，萬壑爭流，劈髯畫屏遠列，二高贊道，好一處天然畫境，惜爲賊窟，爲此島減色不少，正玩賞不盡之時，船已行至島口，靠在山坡下，汪霸先下船上島坡，在前引路，二高人離船後隨，步着日色，緩々而行，看那島上蒼翠欲滴之老松，嶙峋纏瘦之怪石，均各矯健不群，由羊腸石徑，曲折而上，兩旁的籐蘿埠道，叢篠蔓生，到在上面，當着曲逕，吉然有一道寨門，寨門上築有瞭望樓一座，樓上旗幟飄吳，被風吹的

時舒時捲，將及切運，樓上有人喝道：「下面何人？」少住前進，汪霸說道：「是我呀。現有二位世外的高人，要求見咱們三位寨主，你們去給回稟一聲，上面的人說，請稍候片時。」我派人進去回稟，少時寨門起處，出來四家小寨主，率着一隊嘍兵，到在寨外迎接。汪霸與二高人指引說道：「這是我們本山四位小寨主。」海上鷓鴣啓，秒永燕子韓變，戲水金蟬崔皓，水中鷺鷥毅，二位高人以先禮後賓的辦法，帶笑含春的上前厮見，通了姓名，四賊暗自吃驚，陪笑着說道：「不知鶴駕與佛駕降臨，有失遠迎，千祈見原。」二高人笑道：「寨主太謙了，我們是特來求見貴山大寨主，有面談之體。」四賊說請二位高人進寨吧，說着，一同來到裏面，過了三道寨門，到了內寨，海上鷓鴣啓，先入大廳通稟，大寨主隔海神柔侯長嘯，二寨主滾浪飛熊于鎮江，三寨主破浪飛熊于鎮海，聞聽是高僧高道來到，忙一齊出到廳來，互相爲禮，謙讓着入了大廳，分賓主落座，嘍兵獻上茶來，侯長嘯笑道：「不知二位高人，駕臨敝島，有何見教？」張道長道：「我們來到此處，並無別事，無非在路上風聞貴山舉住倆個人，是一老一小，不知此事果實麼，特來訪問一聲。」侯長嘯聞言，沉吟了沉吟，緩緩的答道：「不錯，果有此事，莫不成那老少倆人，與仙長有關係麼？」道長微笑了，一笑說道：「若沒有關係，我們前來打聽他則甚，請寨主看我們的薄面，將那老少二人放出，交於我們帶回，免起糾紛，不知寨主意下如何？」侯長嘯含笑

道，仙長談何容易。做山的人，被那老少二人，殺了個落花流水，幸被某用計擒住，令仙長鶴駕一到，便輕輕的放出。江湖上的朋友，知道的是我情面難却，不知道的以為我是懼怕於你，這個事是實難從命。仙長面含怒意問道：你不放麼，侯長嘯捧笑了笑說道：欲我放他等不難，得賭闖個勝負才成。仙長聞言起身說道：既欲賭闖，汝可勿悔，說着與元化長老，一同縱至廳前，回手掣出寶劍，大喝不知利害的賊徒，快快出來一戰，元化說道：且慢，待貧僧會戰他等。道長說：不勞僧兄動手，請你看住汪翳，並防備靈人相火擊箭隊圍抄好了。正說着群賊已出大廳，波浪飛熊，捧盃對分水壩，跳至當場。張道長見此賊，異常兇猛，貌如瘋神，知道是個有勇無謀之輩，用劍一恍，惡賊用藥就撩，豈知道長的寶劍撤回，一掌打去，正中賊人的前胸，賊人吼了一聲，翻身栽倒，道長將要過去，追他性命，波浪飛熊于鎮江擺架跳將過來，兜頭便打，道長側身躲過，臥腰一蹶，正揚在想賊的跨上，惡賊翻身栽倒，關海神柔侯長嘯挺一對盤龍戟，跳至當場，道長一見他這對戟心中很是訝異，暗想怎麼他的軍刃，與放賊的一樣呢，喝問道：我跟你打聽一個人，你可認識，惡賊說：你打聽何人，快快說來。道長說：放光烈你可認識，惡賊聞聽大笑道：他乃是我同堂學藝的師兄，如何不認識，道長點了點頭，心說怪不得，不軍刀一樣呢。且他這幅尖咀猴腮的奇形，與放賊是無獨有偶。這太上真君那兩怎麼

物色來着。想罷笑道：「你可知他現在那裏，惡賊怒道：「那個與你有工夫談話，你就看戲吧。設着迎頭就打。道長捧劍還招，二人打在一起。這惡賊不愧一鳥之主，真個了得，竄縱跳躍，疾若猿猴，快如鷹隼。雙戟舞動若飛，忽帶風。雖然惡賊還勝捷速，但是道長應付裕如，毫不吃力。把寶劍運用的如一團白練。把惡賊冗繞在裏面。惡賊使盡平生的絕技，也難得半點便宜，戰了數十個回合。道長大叱一聲，翻身車輪劍，斜肩帶背，劈了下來。惡賊側身縮頸，略慢了一些，嘖味一聲，被劍把頭巾削去，下的惡賊，魂飛魄散。急忙縱身出圍。飛身躍上大廳，窠房越脊，向棲鳥逃去。于鎮江于鎮海，也隨後逃走。道長并不追趕。向四個小寨主喝道：「你不準跪，我有話講，四個賊與嘍兵，一齊跪下央求道：「只要是仙長爺，開天地之恩，饒恕我等，說什麼，我們聽從什麼，道長說你們與汪霸先隨我把被困的人救出，有什麼話再說，四個賊連夕應諾，起身頭前引路。二高人帶着汪霸在後相隨，至後山雲霞洞外，汪霸上前，把洞門啓開，僧道二高人一前一後，把幾個賊人夾在當中，進入洞中。命汪霸等把被困的人，揜起來。才至洞外，負至大廳之中，二高人細看那裏是公冶祖孫，原來是巴家父子，看那形容憔悴，奄奄一息，混身血漬模糊，着實可憐。道長忙掏出藥來，給他父子二人，灌下喉去，打開衣襟，在傷痕處，都敷上藥。道長怒說汪霸問道：「我跟你打聽，你怎麼說是姓公冶呢，

汪翦說小子不知道，他們姓什麼，無非是順口答音，哪道長說：「突意你們這裏是紅果峰，不是，汪鵬說：『這裏並非是紅果峰，乃是連雲島，離紅果峰還有二十多里路。』」僧道二高人方知是錯，誤了。事如此，錯在不然，巴家父子怎能得救，豈不是天意使然，兩立高人正自沉思，巴家父子已熱得醒，老俠客巴文錦，見僧道二高人立面前，意欲起身見禮，可是身不由自主，竟站立不起。道長說：「老俠客不必客氣，靜坐養神吧。」老俠問道：「你們二位如何到此？」僧道把經過說明，巴老點了點頭，說道：「是我父子命不該絕，力得高人來救。巴廣瑞受傷較輕，此時已能動轉，起身與僧道一行過了崖，道長命他坐下。這才向巴老俠問道：「你們父子怎會到此，因甚受這麼重的傷？」被困於此，巴老俠把始末原由說了一遍，道長概嘆不已，究竟這巴家父子，到此是所因何故呢？自昔因雲霞居士與雲威等，破了九轉玉女峰鳳雲堡，惡賊瓊島飛仙賽老居君聶萬魁，率黨羽逃出山來，中途遇俠女程如梅，不敢戀戰，率群賊，逕向千秋嶺逃來，一路走着，其中右一個賊人名叫，笑面仗姚煥的，向賽老君聶萬魁說道：「大秦主哇，依我看咱們還不如投奔萬笏山哪，我想他們那裏，許比于秋嶺的勢力雄厚，借他們力量報仇，必能易如反掌，賽老君真目說道：「你知道什麼，那千秋嶺的大寨主赤髮磨君朝雲，海馬神機史國兩秦的，一對八卦劈冰雙龍鐵，動有萬夫不當之勇，他那裏二寨主與浪波鼓錦麟咬尤龍化，二寨王金頭鐵背

水旱自尤龍起，每人一對鑄齒釘，分水棒，萬人莫敵。還有十二家散寨寨主，號爲七雄五長，嘜兵不下數千。如此的勢力，怎見得不能替咱們報仇，姚煥改口說道，我是沒到牠哪道去過，故耳不知。據大寨主口論，當然借他們的勢力報仇，是綽綽有餘啦。說道已然到在千秋嶺前，見那座山壁立水中，高人雲霄，山坡下有幾隻巡船，停泊於水邊，嘜兵坐在船頭，垂着釣杆，在那裏釣魚玩耍哪。賽老君打了幾聲呼哨，嘜兵聽是本山相陪今子，忙把船開了過來。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姚煥說我們是鳳雲堡的，現有我們大寨主到此，要入山過訪你們的頭領，嘜兵一聽，那敢怠慢，忙把跳板搭好，讓衆人上船，賽老君率衆賊來至船上。隱坐船頭，嘜兵會水手開船，搖搖洩洩，掉轉船頭直向嶺下開來，霎時到在嶺下。衆賊棄船登岸，早有嘜兵飛報入內，及寨前。本山的三個寨主率着十二個小寨主，何柔霸，何武霸，何勇霸，何得霸，何成霸，及展天雄，展華雄，展雲雄，展士雄，展茂雄，展玉雄，展飛雄等，大開寨門，迎接出來。賽老君與神機叟，相見之下，互相爲禮，又與衆賊，叙了我句寒溫，始相携入內，直至大廳，按次序坐定，嘜兵獻茶，茶罷擱盞，圖開泰吩咐，預備酒宴，少時酒宴擺好，讓衆人坐。圖開泰暢飲，盃盤狼籍，衆賊大吃大喝的，飽餐一頓。圖開泰在席前，把盃問道，諸位到此必有事故，賽老君最萬魁，嘆了口氣說道，唉，一言難盡，遂把以往的經過，述說了一遍。

圖開泰慨嘆道，因一匹馬，竟惹成集之禍。可見凡事都是因小失大呀。賽老君說道，事已至此，也無可追悔了。無非此仇，不能不報，今我等來此，特憑大寨主，起圖山之群衆，與愚弟報仇，把程巴堡子，殺一個雞犬不留。救出高寨主，望大寨主勿却是幸。圖開泰笑了笑，說道兄可請小題大作了，區々一個堡子。何須取圖山之衆，豈能爲程巴堡子，而耗我兵力，倘若損傷，豈非不直。賽老君吃驚道，聽大寨主之言，是不肯與愚弟報復此仇了。要知千秋嶺，與我鳳雲堡相離呎尺，實有唇齒關係。那程巴堡子，既敢破我鳳雲堡，未必不敢與兄之千秋嶺爲難吧。程巴堡子不產除，也是貴寨的心腹之患哪。圖開泰笑道，兄是誤解我的話了哇，仇是當然要報，那程巴堡子是必須得除，但是無須勢師動衆，我隨略施小計，便可報此大仇。賽老君忙問道，寨主計將安出。圖開泰笑道，無論謀算什麼事，必求萬全，方能收厥功。我料程巴堡子的，巴氏父子，實是勁敵，不把他父子誘開，我們難免不無損傷，且恐不能得逞。賽老君問道，可怎能把巴文錦等誘開呢。圖開泰笑道，自然有誘他之法，賽老君道，究以何法誘之呢。圖開泰微笑說道，既然因那匹寶馬所起的事非，今仍以馬爲計，想那匹寶馬，乃是巴文錦心愛之物，視然如命，我急可遣人將此馬盜來，留下柬帖，佯言是紅果蜂所盜，那巴家父子，勢必去找果蜂奪馬，探明他父子走後，咱們帶一枝火箭隊，下山報仇，豈不是易如反掌。賽老君

說道，寨主之計妙固然是妙，可是這麼一延緩，高寨主等可就不成了哇。圖開泰說必他，你還想救高寨主嗎，我實對你說吧。此時高寨主，恐已廢命了。就是此時去救，動客不及了哇。你想那程萬然之妻，人稱追魂女閻羅，他女雙名狠毒魔女。高寨主落在受他的手中，還能活的了嗎。請你就不必店記他了。反正給他報仇也就是了。賽老君成然說道，大寨王所料不差，就照計而行吧。分神之處，我是銘刻五中，圖開泰說道，不必客套，你我立場同一，當然是要互相援助的，當即命過天流，星陳旺，前往程巴堡，探他動靜，分咐他，切須嚴密，不可被他們看破。打聽明白了，速報我知，陳旺遵命而去。第二日星陳旺回來稟道，啓稟寨主得知，那程家現在，正辦喪事，超渡程萬海的亡魂，經慈上人與高寨主已然遇害，巴家父子，現在程家幫辦喪事呢。賽老君聽罷，流淚不止，說道我若不把程巴堡子，踏爲疆粉，勢不爲人也。圖開泰勸道，高寨主不必發怒，現在巴氏父子，不在家中，正是盜馬的良機，遂問道那位兄弟，肯去盜馬，當有賽伯樂邱貴起身說道，小弟願担此任。圖開泰說道，你素能玩弄馬匹，我是知道的，再是巴文錦那匹墨麒麟，可不是平常的馬呀。你要知道，高明遠就死在那高的身上啊。邱貴喜喜的笑着答道，小弟決不能有失，管保把那匹馬盜來，可是要有人追下來，我可抵抗不了哇。圖開泰說道，那就不必顧慮了，我自派人前去接應就是了。邱貴將要起身，圖開泰說且

慢，這裏有一封字柬，在你盜馬時，可將此柬置於馬廐之內，必須在明顯處，切勿貽誤。邱貴接柬在手，帶至腰間，起身離山，渡過水去，施展飛行術，至日落西山的時候，已離程巴堡子不遠，覓了一片松林，到在裏面，席地而坐，掬出些乾糧，以充饑腸。漸漸天色黑暗起來，倦鳥歸巢，噪於林表，聽村堡裏隱々有宣讀經卷之聲，既而又聽笙管齊奏，音韻悠扬，知是程家辦喪事哪，又挨延了多時，時已交二更，這才起身出林，逕向堡子行來，及至切進，聽了聽，裏面除誦經之音，別無聲息，轉身上房，越脊窺坡，少時來到巴家莊院，伏在房上觀瞧，見馬棚設在後院裏，忙施展身法，縱至後院，到在棚清窺看，有個馬夫，抱膝坐在草舖上，正打盹呢。由腰中拿出薰香盒子，把香點着，聞上解藥，鹿伏鶴行的潛至破窗外，將薰香放入，聽裏面打了一個嚏噴，知是薰了過去，帶好了薰香合，掬出字柬，進了馬廐，把字柬貼於明柱之上，到在寶馬的近前，那馬正吃草哪，見有生人來到，打了幾聲響鼻，抬起頭來，扭頭看他，邱貴一邊撫摸着馬頂，一邊由壁上摘下角子，給寶馬帶上，又帶好滾牙，拉着疆繩，把馬拉出棚來，到在後門，下拴落鎖，將門啓開，忙着馬悄，離了堡子，至大道上，一拉絲疆，飛身躍上馬背，當口夾緊，絲疆正了一正，那知這匹寶馬，不聽他指揮，在大道上，右旋左盤，不往前走，賊人又把疆繩勒了一勒，寶馬一覺勒的疼痛難忍，龍性大發，後腿往前一掀

登的就是一個賊子。賊人一疎神，被掙在地上，摔的賊人直咧嘴，寶馬把賊人跌下，四蹄登開往回路就走，賊人亡縱起身來，施展八步趕產的工夫，追上馬，躍上馬背，把絲疆將在手中，氣的賊人，惡狠狠的勒了幾勒，疼的寶馬，灰灰的亂叫，鬃尾亂抖，接連着就是幾個蹶子，惡賊當口雖好，他也是禁不起，寶馬相串兒蹶子，復又把賊人揪了下來，這回更栽的厲害，一個掉毛，由馬頭翻下，栽的賊人哼了一聲，此番他容馬跑縱身躍起，抓住爵環，回手由腰中，拿出一種物件，乃是一尺來長的一根老絃，絃的一端，拴有小扣大小一個小銅鈴當，名曰，王疆，當將這小鈴當，放入馬耳之中，翻身騎上馬背，科着疆繩及老絃，那鈴姑在馬耳中，一陣亂響，馬的精神被，震的昏亂，不辯方向，打了幾個旋兒，順大道一直向千秋嶺跑去，此時莊中已添得信，因為巴老俠莊中的老蒼頭，半夜起來，要查一查馬夫經心味性口無味，來到後院，遠遠聽村外有馬嘶之聲，心中一動，忙來至廠中，見馬夫口吐白沫，臥於草地之上，那匹寶馬，已查無踪跡，下的老蒼頭，渾身亂戰，猛見明柱上，繫着一封字柬，伸手取了下來，顫々微微的，又到後門查看，見門已大開，拴鎖落在地上，老蒼頭重新把後門關好，來到前面把家人叫起，囑咐衆人好好看守門戶，出了莊門，一直向程家而來，到在裏面，正值巴氏父子，與幾家親友飲酒哪，老蒼頭來到席前，說道，回稟老莊主得知，大……大……大事不……

：不好了，巴老俠見老蒼頭晝夜到來，神色有異，和是必有變故。鎮定心神，爰慰着說：不要驚慌，慢慢的說來，老蒼頭說：寶馬失……失了，我……我……怎不慌，巴老俠一聽，暗暗叫苦，忙問道：馬夫管幹什麼的。老蒼頭說：你老還趕馬夫哪，他不知受了什麼毒，已口吐白沫，人事不醒，賊人把馬盜走，還留下一封字柬，小人已經帶來了，請莊主觀看，說着把字柬取出，哆里哆嗦的遞將過來，老俠接書在手，打開看了一遍，見上面寫道：起者敝與老俠司辦，素愛寶驥，奈地處海外，終不獲得，知貴莊之墨麒麟，神怪異常，若明向老俠乞求，必難割愛，思維再四，不得已持遺妙手空空兒，往貴莊不告而取，留書之日，即是得馬之時，老俠客若割捨不得，曷不一臨敝山，當物還原主，不知有此壯胆否，敝礦兵秣為以待，此起，下款寫的是盤蛇紅果峰大寨主柳上言等字樣，巴老俠着罷，只氣得須眉皆張，當即離席，入內宅辭別了樊老夫人，率子及老蒼頭，回歸自己莊中，來到馬廄，命人把馬夫用水灌醒，此日天已發曉，巴老俠命巴慶瑞，收拾行裝包裹，巴廣瑞問道，請問父親，咱們上那裏去尋哪，巴老俠罵道：狗才，那東上明明寫着地點，你還問我則甚，巴廣瑞下的也不敢多言，心說那東帖你看完就帶起來啦，也沒對我說知，我怎能知道呢，口大口小，怎能辨別，只得把行裝，打點好了，陪着老人家用過了早飯，父親二人，帶好軍刃，起身離莊，直向紅果峰去了，他們父

子起程之際，早被千秋嶺的探子陳旺，在暗地裏探着明白，原來圖開泰派邱貴走後，復派陳旺與何文霸，何武霸，何勇霸，何得霸，何成霸，隨後下山去接應。六個人渡過水去，順大道，直向程巴堡子路上而來。行至中途，見一匹馬，如飛的一般，迎面馳來，及至臨近，方知是邱貴，盜馬得手，邱貴見衆人來到，他不及下馬，轉項說道，大功告成，你得幾位，也回山吧。何文霸點了點頭，把手一擺，表示教他先走，遂向過天流星陳旺說道，陳賢弟你暫且不必回山，隱在程巴堡子切近，探看巴氏父子動靜。他們要是離莊，你趕緊回山，報與大寨主得知，不得有誤。陳旺說，那麼你們幾位先回去吧，必不誤事。五霸等去後，他就在程巴堡子左近，路旁榆樹林中，隱住身子，時已金雞鳴曉，天已漸明。群鴉離巢，雀鳥松林，他進入堡中，探着動靜。不一會，見巴氏父子出了莊門，携帶行囊，匆匆而去，他又到程家左近，去探看，忽見程錦華走出，直向巴家而去，他在暗地跟隨下來。少時程錦華由巴家走出，回到家中，陳旺又尾於背後，跟了回來，在壁後偵視。旋又見程錦華出來，氣是行色匆匆，出堡去了，料必是追趕巴氏父子去了，急忙轉回山寨。正赶上圖開泰與邱貴擺酒慶功哪，邱貴這小子，自入夥已來，也沒經過這種體面，他今高坐席間，竟忘其所以，搖頭尾巴晃的，大吃二喝，亂吹亂謗，圖開泰念他盜馬之功，些不責怪於他，忽見陳旺走進，忙問道你探如何，陳旺把探

看的情形，詳細回明，圖開泰鼓掌笑道：「老兒中我計也。賽老君稱贊道：大寨王的妙計得傳，殊堪慶幸，圖開泰說：『事不官遲，遲則生變。』就在今夜晚間便往程巴堡子走一遭，酒席用罷，遂命七雄看守山寨。其餘的都隨着下山。命陳旺帶一隊火箭手，命邱貴率一枝火噴隊，隨同前往。聽候調遣。當向賽老君說道：『我們此去，先奔紫陽村，乘那謝鳳鳴不在家，那施全斌又是負傷未全之人，必無能為，冷不防燒他的莊院，殺了施全斌，然後再去程巴堡子，殺那程萬海的遺族眷屬，給高寨主報仇。』賽老君問道：『把程施兩姓根除，那巴派父子回歸，恐其還是大未完吧。』圖開泰笑道：『高寨主不查甚矣。那巴氏父子，一入紅果峰，還能有生路嗎？假紅果峰之手，殺咱們的勁敵，咱們省却多少手脚。』賽老君噴々罵道：『大羅主之驚籌，實非得之所及。』圖開泰說：『閑話休談，咱們即可起身，辦正事吧。』衆賊各帶軍刃暗器，隨着圖開泰起身出山，渡水登陸，分撥前進，行至中途，遙見前面，有密林一片。圖開泰命何文弼，在此密林把守，以防被人斷絕歸路。一路行來，撒下幾道子，不一時已至紫陽村切近。圖開泰命陳旺率火箭隊，田莊左側圍攔上去，命邱貴率火噴手，由莊右側圍攔上去，聽令施放。惡賊方佈置妥協，莊裏已然得信，因得施老俠的老家人，正出來查點門戶。聽莊外有脚步行動聲音，聽那個響動，還不是一個人。老家人登着石頭，爬着牆，探頭向外切看，不看則已，一看可給老家人吓

敵略一疎神，身上已被數創。現在急怒所助，並不知道疼痛，尙自指東殺西，遮左攔右。膽前顧後，橫衝直撞的死拚。又戰了多時，心中忽然想道：久戰決無便宜，我衆死又益，何不設法逃走。徐圖報仇之策，想罷向何文霸，虛刺一劍。賊人將一閃身，老俠客施展燕子鑽雲的工夫，竄出圈去。倒托寶劍，落荒逃走。群賊要追，圖開泰攔道，那老兒已中了毒藥暗器，早晚也得死，給他留個整屍吧。衆賊止步不追，聚集各隊，逕向程巴堡子而來。現在樊老夫人，正在廳中飲酒哪，如梅俠女待飲於側。老夫人遭此慘變，心中那得不愁煩，怎會不難過。諸事冗繞心頭，不能合眼安眠，故此命婆子丫環，分咐廚房預備些酒菜，少時酒菜擺了上來。老夫人與姑娘共飲，借此以解愁悶。雖知酒入愁腸，更勾起愁事。想起當頭人，英雄一世，竟慘死在一個惡僧之手，未免不值。拋下了老的小的，這一盤殘局，我如何收拾。姪兒程錦華尙未完婚，女兒程如梅亦未擇配，這兩件大事，有他活着辦了。我省多少心，想呢痛心處。舉起盃來，一飲而盡。姑娘忙着又給斟上。老夫人手把酒盃，又想起大戰風雲堡之事，心中更覺內愧。暗想那仇人雖已就擒，辛了亡靈，究竟那個也不是我親手所等。空去到風雲堡一回，還如不如女兒哪，沒到風雲堡去，反倒拿住一個，我枉稱追魂女閻羅了。想到此處，抱歎良深。舉起盃來，又一口飲乾，姑娘陪陪飲一口，復又給斟上。老夫人唉聲嘆氣的默々無言，姑

娘就知道，老人家被酒勾起愁腸，心有所思，忙苦笑着勸道，娘啊，你老人家，這大年紀，別多思多慮啦，倘你老再憂悶壞了，叫你這苦命的女兒，豈不失了倚侍，姑娘不勸倒好，這麼一勸，不味扎了老夫人的心一樣。當時老淚縱橫，沾濕了衣襟，一句話也回答不出，姑娘也是淚似斷珠，一對對的落洒下來，忙由腰中掏出絹帕，輕輕的給老夫人拭淚呀道，娘啊，你老要是疼愛孩兒，你老可就別傷心啦，老夫人家搭着說道，好孩兒別着急，娘不傷心就是了，我喝酒還不戒嗎，說着咕都一聲，又喝了一個乾杯，姑娘又勸道，娘啊，你老別喝啦，睡一會兒覺吧，老夫人說，好孩子，母為娘再喝幾杯吧，姑娘不敢再拂人家的意，執壺又給斟上，老夫人一連又飲了幾盃，可就沉々欲醉了，此時天已至三更，家人進來回道，在東北角上，火光火起，估量着是紫陽村，老施家的莊上，姑娘忙縱出廳來，仰面一看，果然是火光冲天，料定紫陽村，必有意外之變，忙由腰間抖開毒龍軟棒，將要前往解救，猛然見東西配房上面，站着許多賊人，又見商房上站着寨老君聶萬魁，與千秋嶺的三個寨主，叫娘大吃一驚，扭頭向廳中叫道，娘啊，可了不得，賊人擾亂咱們家中來了，那紫陽村一定也是他們燒的了，你老快預備殺寇吧，樊老夫人正飲酒哪，已有醉意，忽聽姑娘一說，酒氣消了一半，忙說道，不要驚慌，咱們母女與他等幾戰，也就是了，老夫人一邊說着，一邊抄起軍刃，跟々踏々，至在廳

外柱着軍刀，在廊下站定，睜醉眼，見群賊喊了一聲上啊，撲々々，紛紛竄至院心，一個個橫掌中柳刀發威，圍開泰與聶萬魁，當先而立，醇笑着向俠女說道，今日你們母女，稱女閻羅，與狼毒魔女個威風，恐無所施，據我看，不如趁早圖個自盡，以免本寨主動手。姑娘一聽，蛾眉豎起，杏目圓睜，咬的銀牙，咯支咯支作響，潑口罵道，聶萬魁呀，我把你這惡道，太也無良，想當初我父在世，你一再的攀，我父不願拒人已甚，遂與過從，互通弔慶，我父很器重你的能為，素懷引你入歸正軌之心，如此的交友，不可謂不誠，不可謂不篤了吧，怎麼我父被兇僧經慈所傷害，你反不過問，你不過問也罷，你還要縱容於他，袒護於他，任他在此爲非作惡，你對的起與我父相交一場嗎，事後我施伯父，與我父報仇，中了惡僧的毒針，你竟自袖手旁觀，惡道哇惡道，姑祖宗因爲喪事未了，故未前往找你報仇，今你倒率賊自行前來，省你姑祖宗跋務之勞了，惡道被姑娘罵的面紅耳熱，強辯道，經慈害你之父，你等把經慈拿住，也就罷了，怎麼還勾串雲霞居士等，破我山寨，再說高明遠何罪，你們竟敢給分了屍，丫頭哇，你不知自責，反責於我，姑娘嬌叱道，我把你這利口匹夫，要沒有你們風雲堡，惡道豈能來此，惡僧不來此，家父何由得害，推其原因，惡道哇，你正是我你的正身仇人，那高明遠也不例外，不但殺高明遠，還得把你碎屍萬斷哪，惡道將要還言，當有何武霸一分劈水八錢叉

說道：寨主何必與他多費唇舌，待我追他性命說着，跳至當場。抖叉向姑娘心窩刺來，姑娘斜身繞步。躲開叉，抖軟棒就向賊人脖子就纏，賊人縮頸藏頭，躲開棒，單手掄叉，攔腰便掃。姑娘隨又一轉，掄棒抽賊人的前手，賊人攬前把，姑娘反臂向賊人腿部便纏。賊人再想躲，已竟來不及，軟棒把雙腿纏住，姑娘雙臂用力一抖，賊人翻身栽倒，撒手扔叉，姑娘趕上前去，掄棒就抽，賊人忙施展平地十八翻，梁閃軟棒，請知路慢了些，正插在脊背之上吧嗒一聲，打的賊人哇呀哇呀的亂叫。連連帶爬，逃了回去。姑娘雙手崩倒，嗚道：還有那個不怕死的過來，何勇霸一見何武霸，帶傷退回，不由大怒，抖叉跳至當場，罵道：丫頭休要猖狂，看叉取你，說罷挺叉就刺，姑娘崩開叉，掄棒就沖，賊人躲棒還招，殺在一起，鬥了約有三四十個回合。姑娘賣個破綻，等惡賊的叉刺到，自用一招怪蟒翻身的招數，讓開叉，一棒把賊人打倒在地。將要上前取賊人的性命，何得霸已攔住，勸殺，姑娘此而不顧一切，拚命與賊人惡鬥，一條棒如游龍戲水的一般，隨手挺々，裹住賊人，賊人被姑娘殺的，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支持了幾十回合，撒一疎神，被軟棒纏了一個跟頭，敗了回去，何成霸見他三個哥哥，的離敗回，且帶了重傷，雖然有些胆怯，可是也不能不上前一戰，硬着頭皮，跳至當場，一語不發，舉叉便扎，此時樊老夫人，怕女兒吃緊，抖入槍跳至近前，說道：姑娘閃開，看我收

拾這賊宅子，姑娘將要攔阻，老夫人的大槍，已向賊人刺去，只得退了下來。在一旁觀戰，何成霸心中暗喜，想道：我正怕那丫頭的軟棒厲害，想不到換一個老嫗娘來，真是該着我落臉。一邊想着，一邊還招，與老夫人殺在一處，走了幾十個照面，賊人暗自吃驚，原來老夫人這條槍，使的神出鬼沒，精奧非常，如驚蛇入草的一般，迅疾無比。雖然帶有酒氣，老夫人更借力殺，鬥了十幾個回合，老夫人托槍便走，賊人挺又趕上前來，向後心扎，老夫人候又發切近，反前用手槍照又擗上一彈，倉郎一聲，又已落地，上右步翻過身軀，掉過槍來，斜肩帶背抽下，吧查一聲把賊人抽下一個嘴掬地，磕落了兩個門牙，老夫人的前把，拾後把，槍尖照賊人後心扎去，冠人就地一滾，赤地一聲，膝下被槍挑了一道血槽，皮開肉綻，鮮血淋漓，老夫人還要趕過去追他性命，早有千秋嶺的三寨主金頭鐵背水旱蛟尤龍起，擺一雙鋸齒釘，分水棒，撲將過來，攔阻便打。老夫人斜身閃過，舉槍進招，何成霸趁此機會，方才逃了回去，心說這老傢伙比那小的還很，我算倒每就結啦。此時當場上棒和槍，已竟殺的難解難分。鬥了足有七八十個照面，也難分出勝敗。老夫人暗想彼乘我寡，豈可延緩，如先把他打發回去再說。想到此處，單手掄槍，暗將飛鏢掏出，左手用槍一幌，右手把鏢打出，撲哧一聲，正打在賊人肩窩之上，賊人脫的跳出圈外，敗了回去。老夫人顛大槍喝聲，還有那個上前，與我

姑娘錦麟猶尤龍化，怒擺分水棒，搶將過來，並不發言，劈頭蓋臉便打。老夫人見他勢凶勇，不敢與他力戰，忙施展小巧工夫，與賊人遊鬥。惡賊恨不能一棒把老夫人打個筋斷骨酥，方解心頭之恨，盡力的舞動雙棒，老夫人只取守勢，封閉躲閃，待機而動。惡賊殺得性起，運用全力，雙棒一齊兜頭打下。老夫人橫槍便架，賊人暗喜，心說你還是我死，我這對趕，你如何架得住，想到此處，惡狠狠的，盡平生之力，打了下來，棒離錘桿切近，老夫人驀的把大槍豎起，賊人不防有這麼一招，雙棒走空，扎在地上，書郎一聲，地上鋪的磚，震的粉碎，賊人的身子，往前一栽，老夫人掉槍用後他在賊人胸海上就抽，賊人躲不了啦，只得往前一探身，讓過頭去，槍桿正抽在脊背之上，抽的賊人一個掉毛跟頭，牽出七八尺去，直氣得寨老君怒氣沖天，擺如意，過來就要動手，早有姑娘，抖毒龍棒迎將上來，老夫人那邊，已被赤髮魔女胡雲海馬神機叟圍開泰接往廝殺，尤龍化跳起，喝道，一齊殺上，群賊除帶重傷的以外，其餘的各擺軍刀圍殺上來。姑娘見群賊要以多爲勝，叫道，娘啊，你老人家可要加仔細，老夫人說，兒啊，你不必顧慮我，你就多加小心罷。圍開泰喝道，你們不必互相囑付了，管保叫你們一路去，姑娘也不與他鬥口，把一條毒龍軟棒，運用的如一條長蛇，在群中飛舞，老夫人的大槍，在群賊中，左盤右旋，彷彿像怪蟒弄風，衆賊的軍刀亂遞，也好似一陣疾風暴雨。

這一場惡鬥，非同小可，那天邊的殘月，都不忍卒看，用一層浮雲，把光輝遮掩起來，軍刃的接，鏗々佑響，惹得村中的犬吠不已。左隣右舍雖然聽見動靜，但已在這晝夜之間，誰敢出來多事，不用說隣舍囉，就是本莊的莊丁，也倘隱匿在後園中去了。只有這母女二人，被困在，群如狼似虎的惡賊之中，尙自兇殺惡鬥，團團泰見時候不準，恐天曉有了接應，忙由囊中取出追魂連珠弩，抖手將要向老夫人打來。姑娘手疾眼快，也早把連珠胤弩掏出，吧吧々連貫而回，團團泰打去，惡賊雖躲閃得快，拿弩的那隻手早中了一弩，疼的反而把弩匣撒手，老夫人那客他揀起，大槍劈面殺去，賊人單手掄鐵格大槍，老夫人因他帶傷，抖槍緊緊相逼，不防何武霸的飛叉打到，正中在老夫人腿部之上，老夫人翻身栽倒，群賊將要舉軍刀亂砍，姑娘忙一手掄軟棒，一手把連珠扔弩亂向群賊打去，直打的賊人紛紛亂竄。姑娘乘機，把老夫人背在身上，用汗巾紮好，舞動毒龍棒，闖出賊群，縱身上房，施展輕工竄出莊外，賊軍隨後趕來，姑娘又連發數弩，打退賊人，見前見火箭手，在莊前圍困，姑娘一陣扔弩，打的火箭手，四外奔逃，姑娘背着老夫人衝出重圍，直向紫陽村逃去，在姑娘竄出莊來的時候，火箭手怎麼不施放火箭呢，皆因姑娘逃出，羣賊在後面追趕，怕傷了我己人，故未敢放箭，所以姑娘安然逃走了，這也是天不絕人哪，默々中自有佑庇，衆賊懼怯姑娘的弩箭厲害，不敢深追，關開泰喝會

火箭隊。火噴隊。連夕施放，各隊一齊向莊中噴射。撲々々，赤々々，火箭火彈，紛紛落於莊內。霎時間火光肆起，依焰高飄。一應莊院，盡成灰燼。圖開泰與聶萬魁，招集群賊，返回千秋嶺，把沿途卡子及林中何文霸的埋伏收回，趕回千秋嶺，天已及午。圖開泰等入大廳，命受傷的喫藥敷藥。自己手上也敷上藥，用布纏好，嘆道：「唉，不想此一番，並未手刃一人，自己反多帶傷。雖然燒了他們的莊院，略解心頭之恨，可見這個仇又作的不小，恐我千秋嶺無寧日矣。」賽老君說道：「事情是因我所起，安免圖與聶三共之，旁有尤龍化說道：「別無可慮，惟有巴氏父子，是一大患，現在可速派人，探聽他父子是否入了紅果峰，得有確信。好作準備圖開泰道：「二寨三言之有理，路命過天梳星陳旺，趕緊下山打探，陳旺奉令，下山去了，過了些時，陳旺回山，把打探巴氏父子之事，圖明一切，圖開泰聽罷，笑道：「這個麼，還稍強人意，還白費一傷心機，究竟陳旺打聽出什麼信息呢，原來巴老俠，那一紙假東帖，異常憤惡，暗想：好惡賊竟敢盜馬留名，真視我知無物了，難道說你那紅果峰，是龍潭虎穴不成，就算你那去處，是虎狼之窟，老人爺我又何懼，你既敢暗來盜馬，豈便敢去明奪，倒看看誰是英雄，想罷，遂帶着巴廣瑞起身離莊，鬢風飲露的連夜追趕下來，這一日行至一個去處，乃是一道海港，浩渺煙波，一望無際，三五漁舟，岸邊晒網，又見航艘航海商船，泊於港岸，水手們路

坐巖頭，歡呼暢飲哪。老俠客湊至切近，向水手抱拳問道，借問一聲，此去紅果峰還有多遠。江手還禮答道，尚遠尚遠，大約還有五七百里路呢。老俠又問道，可是由水路走近。這是由旱路近呢。水手說若由水路去，可近個百十多里路，此處並無載客船隻，可惜我們是航海的商船，不然一直能給你們送到彼處，因為我們的必打那裏經過。老俠客說請衆位方便方便。許我們搭乘一途，必然多給船資。水手搖頭道，我們這商船中，盡是貴重物品，豈能搭乘外人，就是我們船主許可，人家老客還不能願意哪。老俠笑道，我們只是父子二人，別無長物，何處不可行方便，請諸位替我們回稟船主一聲再說。水手們說，不是我們不方便，這個事很有關係，我們焉敢替你們回稟，其實看你們二位是正人君子，無奈我們作不了主張，正在這說話的富兒，恰有一個客人，由船中負手走出，見水手們指手畫腳的，與一個老叟談話，旁邊立一少年，上前問道，什麼事啊，水手當把老俠要搭乘的事，說了一遍，那客人乃是久走泛然飄洋的生意，盡非精明幹練，老於事故，今見老俠父子英氣勃勃，一團正氣，就知道是出色的人物，當向水手備禮道，他們二位格乘，有何防碍，你們衆主聞知，就就是我的故友，他還能怪罪你們嗎。水手笑道，既有你老担起來，那還有什麼說的，客人說趕快把跳板搭上，請他們二位上船，水手忙搭好跳板，客人指手讓道，請二位上船吧，老俠客抱拳稱謝，率巴廣瑞上

得船來。與那俠人厮見，謙讓入艙，互通姓名。原來這個客人，朱姓，名，人稱賽鷓夷。這航海的客人，奉他爲主，到往外洋交易，悉聽他的指揮，因爲他不曉飄洋墊手，而且是經營之才，不讓陶朱，亞賽子貢，今與老俠叙談起來。老俠很是欽佩。少時衆水手，上完了香，燒了神幾，把三牲福禮，推入海中，點放了鞭炮。三響羅響，授錨起船，拉起篷帆，盪槳撥櫓，棹鼓逢飛，漸漸離岸，進了航路，飄蕩蕩在海面上浮行，輕如一毛，順流而下。老俠在艙中，與朱蓋對坐叙談，忽見由外面進來一人，面如刀鐵，身高勝濶，雖然一臉風霜水鏽，掩不住奔々英采。朱蓋忙起身指引道：這位是敝友巴文錦，中途巧遇借便搭乘。恕未通知，又向老俠道：此位是船主，齊鶴齡。人稱蒼茫獨立。老俠客抱拳說道：久仰久仰，船主哈哈大笑，還禮不迭的說道：原來是江湖有名的，巴老英雄，不期今日幸遇，實慰不懷。老俠客與巴廣瑞上前見禮，齊鶴齡還禮說道：此位是小俠客吧，老俠說不敢，正是犬子，說着，一同歸座。齊鶴齡說道：我聞水手們說，有人搭乘，朱兄已經允許，我想既然朱兄允許，必是素識，故此前來相會，誰知却是老英雄父子，真會人欣本無既，當時命人預備酒席，不一時酒菜擺好，共坐對飲，在席間談論些江湖勾當，實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越談越高興，這一席酒，飲了個淋漓盡緻，直吃的月印海心，方才散席，各自安歇。老俠客遇見知音，一路上頗寂寞，行了兩天，這日來到一座

海島，船及切近，忽見由島口，衝出十數艘賊船。當中一隻大船，船頭馬關上，鑿定一人，頭戴藍緞紫巾，身穿藍緞靠襖，腰繫鸞帶，藍緞袴棍，足穿青緞絨地虎機鞋，一雙雞尾拖於腦後，一對狐裘，分掛胸前，身形矮小，瘦面削臉，面請如燈，炯炯有光，懷抱一對盤龍戟，左右分立二人，都是身高膀寬，肚大腰圓，身穿熊皮水叉，每人懷抱一對分水槊，雄糾糾，氣昂昂，致昂噴風，後面站立四人，都是身穿水叉，每人捧定一盞，分水鵝眉青鋼刺，相離商船切近，有一個巡海的小頭目，架一隻巡船，快快開進島去，不然一個也不想活命。船上水手，見有海寇劫船，忙忙惴惴，報與齊鶴齡與朱蘊知曉，巴氏父子，就要拉罩刃，上前動手，齊鶴齡忙攔道，老英雄且勿動手，待我出去與他先查交情，却與賊人不開面，我先試喚他一聲，倘非賊人抵手，再來老英雄臂助不遲。朱蘊說我隨兄去，當時二人出船，還有許多老客，也跟了出來。到在船頭，船主齊鶴齡滿面陪笑，抱腕當胸說道，小人截貨，路經貴島，正擬備禮，進山拜謁大王，不想大王乘前來，請大王垂念航海爲生之難，網開一面，放我等過去。回來時必有厚儀，獻與大王，那賊首聞言，立起身來，捧笑道，你說的可輕巧哇，你只聽打聽，凡路經此處的商船，那個能輕易放過，休要賣弄口舌。趕快把船開入島中，本案主開天下之恩，放你們得個勿論屍首也就了，衆商客一聽賊首的話口緊，一齊跪在船頭，哀求道，小人等飄洋

泛海，拚着性命，圖些微利，不知經了多少危險。從前九死一生，中衣食，磨着全家老幼，殊非容易。祈大王憐小人等之辛苦萬苦，放了過去。就是小人等全家老少，也感寨主的大德。惡賊把圓睛睜了一睜，喝道：本寨主就知殺人越貨，用不着你等感德。齊鶴齡插話道：所有海面島嶼的好漢，差不多都與我有些交情。因輕易不經此處，故與大王無緣相識。我是最好交友，如寨主與我留些情面，將來作個好相與，未必與寨主無利。再說美不美江邊水，醜不醜一合手。望寨主高一高手，我們就過去了。惡賊冷笑道：這種江湖話，休要多說，我是一概不懂，實對你講，我這裏向無商船過往。今日相遇，就認梅氣吧。趕快船貨一併給我留下，那些商客狂應頭上，掛着兩行淚，苦苦哀求。惡賊置若枉聞，毫不活心，齊鶴齡見惡賊心堅意決，知道徒費口舌，說也無益，只得把心一橫，由腰中抖出一條十三節練子銅鞭，問道：寨主你果不放我們過去麼，惡賊一見齊鶴齡抖出鞭來，嘿嘿夕夕的笑了幾聲，說道：不任你過去，莫不成你還要動手嗎，齊鶴齡回道：你既不放我船過去，那就得憑我手中軍刀。與你等見個勝負，惡賊聞言大怒，分雙戟，將要縱過商船，早有一個賊人，跳了過來，舉刀就劈，齊鶴齡喝一聲來的好，用鞭一崩，殺在一處，打有四五個回合，齊鶴齡大喝一聲着，鞭的稍子，正打在賊的太陽穴上，吧查一聲，把賊人的頭打個粉碎。又有一名小賊，縱過船來，提槍就刺，齊鶴

齡斜身繞步，用鞭一賀槍杵，掉過鞭把就抽。賊人躲閃不及，正抽在腦海之上，死屍翻身栽倒。齊鶴齡一抬腿，把屍身掃於水中。此時怒惱賊首左側站立之賊，用雙槩一拄翻板，飛身縱了過來，一語不發。舉槩便打，齊鶴齡急架相還，二人爭殺起來。巴老俠已竟與兒子，立在艙前觀看哪。見齊鶴齡連勝二賊，不禁稱嘆，後來又見與賊人爭鬪起來，賊入的槩沉力猛，不覺爲齊鶴齡危，將要上前助戰，就聽華楞一聲，雙槩把鞭攪住，進身一腿，把齊鶴齡揣倒在船板之上，惡賊舉槩要打，忽聽勝後生風，忙往前一縱，回身用槩格開，他睛細看，乃是一個少年，頭戴軟色巾，穿一身青緞袴襖，足下青緞快靴，面如滿月，眉分八彩，准頭端正，身高七尺，青寬膀寬，手持一條水磨竹節鋼鞭，知非等閑之輩，忙問道，稱是何人，來人笑道，我乃今世孟賁巴廣瑞是也，惡賊稱叫何名，賊人說道，我是連雲島三寨主，破浪飛熊于鎮海是也，小子你敢暗算於我，別走着槩，說着，掄槩打下，小俠客用鞭向槩杵便撩，倉的一聲，震的賊人虎口崩裂，兩臂發麻，賊人心說，好大力氣呀，復又舉槩打來，小俠客用鞭來架，還鞭進招，鞭來槩去，殺了個不得開交，苦鬪了三十餘合，終不抵小俠客的鞭沈力猛，惡賊被鞭逼的往後倒退，退來退去，退至船邊，小俠客極力逼進，惡賊又一撒步，一脚登空，嘆首一聲，落於水中，在賊首右邊站的賊人，縱將過來，舉槩要打，小俠架住槩問道，惡賊通你名來，賊

人說道：某乃連雲島二寨主，滾浪飛熊手鎮江的便是。小俠一聽此處不是紅果峰，便不多言，輪鞭就打，賊人急架相迎。打在一起，戰了三四十個回合，小俠賣個破綻，等惡賊雙槩打到，用一招海底撈月，橫鞭往上便撩，倉的一聲把槩撩起，跟身上步，就是一脚，這一脚在賊人胸前揣個正着。賊人吼了一聲，登被登，往後退出七八步。撲冬落，水中。賊首一見，回頭向身後站的四個賊人，悄悄囑付了幾句話，分掌中一對盤龍戟，跳過商船，撲奔小俠而來，未容小俠動手，老俠輪鞭架戟，喝道且慢。我看你是一山之首，究竟你叫何名，惡賊冷笑道，我乃連雲島主開海神柔侯長嘯是也。你這老兒叫什麼名子，老俠笑道，我便是江湖上的巴文錦，候長嘯一聽，撒了一步，上下打量了打量，見老俠頭戴隨風倒的毡帽，藍網條勒頭，身穿土黃布的襖袴，打着花綳腿，腰繫絲絛，叫登八達透士多耳芒鞋，雖然年過古稀，神也灼爍，銀鬚飄洒，別有一種盛嚴。看手中擎看那條鋼鞭，足有卵鴨粗細的問道，我倒耳聞有你這麼一個人物，你遠來至此，究有何幹，老俠笑道，老夫遠來訪友，搭乘路經此處，不想船被寨主劫去，你既知我之名，請你把此船放了過去吧，咱們可以作一個慕名之交。候長嘯喝道，誰慕你名，你休要多事，我便佛眼相看。老俠客冷道，我不趕上前便罷，今既趕上，豈忍這些商人，被你劫殺，坐視不救。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誰道說寨主你說不是人嗎，再說你與哨聚山

林者不同，那哨聚山林之匪，是專指打劫爲活，終隔此島，島中的因產，就够你享用不盡，這海中魚鹽之利，你亦取之不竭，何必劫此區區之商船，他們冒險求財，殊非容易，望你聽老夫之言，你收船回島吧，不然的話，惱一惱老夫的性子，把你這片島窟，根餘罄盡，不留餘類，候長嘯大怒喝道，本寨主橫行海上，那個敢道個不字，你是掠虎雲，自尋死路哇，說罷，輪鞭便打。老俠說，我不但掠虎雲，我還要取你的狗頭哪，一邊說着，一邊還招，兩個人打了起來，老俠客的如風倦殘雲，候長嘯的戟似兩打芭蕉只聽鞭法神妙，不敢戀戰，虛幌一戟，縱身出圍，飛身跳過船去，老俠客喝道，休要逃跑，的把頭留下，方能放你回去，伏身就追，將至船，也不提防賊船上四個家小子，見寨主回，一齊迎上前來，每大提一個弩匣，讓過候長嘯，在貫把弩打出，吧吧直向老俠射來，老俠猝不及防，被弩箭射倒船上，小俠一見老俠受傷，忙過來牽救，也被弩箭所傷，翻身栽倒，賊人見俠等中計，更更都跳將過來，七手八腳，先把老俠父子綁上，然後把船主齊鶴齡，及朱蠡等，俱皆細綁，喝令水手把船開入島口，衆水手那敢怠慢，只得依從，船至島坡臨近，拋苗搭跳，候長嘯命人把食物，運了上來，抬着貨物，押着聽擒衆人，入島至大廳，群賊落坐，候長嘯吩咐把，被擒人等，暫且分押後山洞中，被

候發落。所有貨物存入庫中，分派已畢，擺酒慶功。第二日還要加害老俠與衆人之時，忽有嘍兵回報，說有一僧一道，到此求見，候長嘯料是巴老俠的羽黨，派人出寨迎接，請至大廳相見。方知是世外高人張三峰與元化長老。兩下裏誤會動起手來，群賊被二高人殺敗，救出巴氏父子。張三峰一聽巴老俠說出來由，忙率汪霸到各洞把齊鶴齡及衆客人救出來，起出貨物。道長命他們趕緊裝貨開船趕裔，齊鶴齡等千恩萬謝的去了。道長命汪霸給預備一筵船，灣在島旁邊，聽候應用。這切向靈起，韓變、雀喙、管毅說道：「你們與衆嘍兵，急速把山中的金銀財寶瓜分，從此要改惡圖善，謀正當營業，不要再作這傷害天理的勾當，倘不遵我言，必飛劍取你等的人頭。」衆賊叩謝已畢，分了山中積蓄，乘船投奔地方去了。道長又向汪霸說道：「你這賊心術不端，本應殺却，姑念你歸來誑語，暫且饒過。以後必須改悔，不然好歹追了你的性命去罷。」汪霸磕了一個頭，到後寨帶了他的妻子財物，出島乘船去了。道長命巴廣瑞才着巴老俠，元化長老在後保護，去山坡間等候。道長見島中已物一人，在寨後寨前，放起一把火來。火起之後，飛身出島。會同元化長老與巴氏父子，至島坡下登船命水手向紅果峰開去。這日來至切近，天已化夜，道長分咐水手，把船泊與蘆中。向元化長老說道：「請十人在此保護巴老俠，並看守船隻，復貧道入山探聽那救衆的跡跡，借便探聽探聽實高的下落。」老俠連聲稱

謝。道長起身入水，分波踏浪，直入多羅港，來至後島坡。棄水登岸，飛身上了山崖，此時一勾殘月西沉，萬點星辰閃灼，借着這種光耀，忽見由山峰上，跑下兩個人，及至切近一看，頭前跑的是公冶修，後面隨着的是月華，公冶修身上還背着一人，仔細辯認，是雲霞居士，正自納悶，又見由山中，追下無賊數人，道長回望公冶修等，入了林中，賊人追到林外，見由林中出來一俗一道，當住賊人，細看是公冶老俠與鐵冠道人，遂大叱一聲，跳至當場。太上老者，正是張三峰來至，將要上前，牌有混元天尊袁變理說道，主王且慢。待貧道先與他一戰，混元天尊有十二個弟子，號為十二真人，個個都搶君要去會戰張三峰，混元天尊當道，你們雖然都是武術絕精，但是與張三峯戰，尚非其救，看為師追他性命，張道長一聽，哈哈大笑一聲，如龍吟似虎嘯，聲震山谷，喝道汝等一齊過來，你家仙長爺，又何懼也。混元天尊仗劍，向前說道，張三峯啊，你難道是道教中人，怎麼必欲與同道為願，這却是何道理，張道長喝道，誰與你等同道，你算把道教糟近非輕，實對你講，本仙長抱定殺邪惡之人，即是善念，慢說是不同道，就是本道中，有你等這等敗類，本仙長也是不稍姑寬，有本仙長在世一日，決不能任爾等妄為，混元天尊大怒，喝道，汝真是大言不慚之輩，你有什麼能為，敢與我等作對，休走看劍，說罷，捧劍就刺，道長微笑了，消閑自若的遞劍還招，這兩柄劍走開了。

自是非比不凡，一位是龍盤鳳舞，一個是鬼起鵝落，劍去似脫兔出穴，劍來如玉女穿樓，兩劍相擊，淨然擊着金石，我這殘月之下，峭壁之前，一場好戲，劍光與水光相映，劈斲兩條匹練，蜿蜒冗繞，飛舞不休，兩旁壁觀的人，眼花繚繞，當日咋舌，斲斲了百餘回下，勝負難分，混元天尊見戰張道長不下，運用混元罡氣，把氣一直催到劍上，俟張道長的寶劍劈下，用劍使撩，打算把道長的劍用氣工吸住，奪了下來，道長早知他的用意，故意叫他吸住，同時道長也連上氣工，兩劍相貼，知黏上一樣，各將氣工運足，兩下用力一奪，勢不相下，就在這山坡上道旋繞着爭將，道長在這相奪之際，猛然反手用劍一壓，惡道的劍就垂了下去，道長用劍把他的劍壓住，上左步，進身舉左手劈面就是一掌，惡道一側身，正打在右肩頭下，賊人往後一退，道長以腰就是一腿，在胸上搥個正着，惡道狂叫一聲，翻身栽倒，道長向衆高人把手一揮，說走。此時衆高人與月華等，已由林中把樺皮，取下，各乘一隻，紛紛入水，張道長仗劍殿後，俟衆人入了水，道長才來到水邊，張臂轉身，向群賊哈哈的一笑，隱身入水，分波踏浪，趕上衆人，引至船邊，遂一齊上船入艙，把雲霞居士放在竹床上，張道長給灌藥敷藥，放下救賊，命公冶修，與月華負看守之責，這才大家見禮，巴老俠打聽寶馬的消息，公冶老俠道我在賊窟這幾日，從未聞賊人有盜馬之事，想係貴處盜匪所爲，用移禍於也之計，衆高人齊稱

開船，衆水手搖櫓施槳，飄飄蕩蕩，直向多羅港口開來，行至中流，天已發曉，衆高人，開是，張道長笑道，請巴老俠客安心養殿，將來必設法我回寶馬，就是了，當時分咐坐在船頭，搖見晨曦初射，煙霧蒼茫，既而一輪紅日，由海中湧出，烘雲煥彩，光燄萬道，衆高人乘這一隻孤舟在道美景中鑽行，興緻怡然，竟忘了一夜勞乏，精神得無限安慰。轉眼船臨港口，衆高人棄舟登岸，此時雲霞居士，已復回原狀，巴老俠也能動轉自如，公冶修措着放震，衆高人在右擁護，行了一程，見前面有一處大鎮，鎮外梅樹成林，村中的炊煙縷縷，鐵冠道人道，咱們別往前鑽擾，就任前面鎮上打個早尖吧，張道長說，很好，再往前走，恐無姑頭，巴廣瑞見路旁，有一拾柴老翁，上前問道，前面那個村鎮，叫什麼名字，其中可有旅店，老翁遙指着說道，那個鎮店，名叫書梅鎮，其中不但有旅店，什麼買賣都有，是我們這裏有名的去處，巴廣瑞包拳稱謝，當在前面行走，衆人後隨，一逕來至青梅鎮，入了鎮口，倒在街心，見路北有一座大店房，門上懸扁一塊，上面刻有雲集店字樣，兩壁書有住官與台，安寓客商等字，巴廣瑞首先入到裏面，向店夥問道，可有上房，夥計回道，有有，請你老看一看，准保寬大潔淨，巴廣瑞把房間看好，復又出來迎入衆高人，讓至屋中，公冶修把教賊放在床上，夥計打淨面及漱口等水，衆人漱洗已畢，落座吃茶，茶罷吩咐預備酒飯，酒菜擺上，公冶修先與教

賊，幾盃酒喝，吃了菜飯，衆人圍坐飲宴，酒飯用罷，各自散坐吃茶，衆人因雲霞居士與巴老俠傷勢並未十分全愈，遂如雲集店，歇了一日，住了一宿，翌日用罷晨餐，算好飯帳，才起身趕程，仍是公冶修背着敖震，一路行路，鐵冠道人說道，那紅果峰，邀集各派的魁首，與我輩對抵，恐一時難以解決，雲霞居士說道，有一人足可制伏逆師弟開天觀主，並且此人眼界很廣，對於海上三仙山中的隱逸，互通聲氣，皆有來往，若得此人爲助，邀請名山高人，諒區々紅果峰，指日可事，張道長說，居士所說，莫非是泉州府所轄，錦屏山紅樹嶺相林谷如意出莊的，六然居士麼，雲霞居士笑道，正是此人，張道長說我與此人曾有一面之識，老居士可與他有深文麼，雲霞居士笑道，此人與我交稱道義，最爲莫逆，因雲山阻隔，不晤談已經屢易衣葛了，彼不但劍術精奇，人品更自高超，實有離塵出世之姿，瀟灑超凡之表，平居自謂，寡慾是養心法，謙退是保身法，安靜是處世法，涵養是待人法，自處超然，處人靄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故自號爲六然居士，鐵冠道人接言說道，此人我亦素知，他覆姓南宮名顛，膝下有六子，他即以超然，靄然，澄然，斬然，淡然，泰然爲名，號爲錦屏六傑，都有過人之技，劍術超凡入聖，彼他們父子爲助，何愁紅果峯不破，元化長老說道，此人貧僧亦深悉，有勇而性不燥，有才而性不急，以和氣迎人，以正氣接物，以浩氣臨事，以

靜氣養身。他這養氣之工，融化在靈術之內。所以他的劍術，不同凡響。其人古道熱腸，我們前去邀請，關我們的情面，決不能拒却。當時計議已定，遂取道向泉州行來。行未數里，忽見由林中撲出一人，口呼巴老伯父，叫小侄找的好苦。衆人都是一怔，細看這人，年約三十上下，面白神清，一身縞素。道長問道他是誰，巴老俠說：這就是程萬壽的侄子。程錦華，正是着已然來至進前，與巴老俠行禮。老俠按位都給引見了。程錦華見完了禮，起身向巴老俠問道：老人家與我兄長，怎麼得與衆位高人會合到一起。巴老俠嘆了口氣，敘說一遍。繼續問道：賢姪如何到此。程錦華說小姪因爲你老人家與我兄長，由我們家中走後，我甚不放心，隨後我到你老家中打聽。聽老人家說，你老與我兄長，去紅果峰找厲小侄放心不下，回期嬌母，連夜趕了下來，不料錯走行途。今日方才到此，打算在林中略歇一歇，再奔老羅港口。誰知恰好正遇見老人家。巴老俠笑道：幸虧我們要到泉州去，不然還遇不上了。遂合在一處，共往泉州而行。一路上曉行夜住，渴飲饑餐，這日到了泉州府，進至城內，到在鎮署。張道長向門官通了名姓，求見鎮台。門官一聽是張三峰來到，那敢怠慢，慌忙報入裏面。本府鎮台，皂袍將丁忠，聽說高人到此，吩咐大開儀門，整裝迎出，見了衆高人抱拳說道：那位是仙仙長爺，張道長上前說道：貧道便是。鎮台一躬到地，行了一禮，說道：請仙長恕卑鎮迎接來遲，萬

望原有。張道長說道大人不必過謙。有話裏面再談吧。鎮台把衆人請到大廳。張道長給按位一一指引，互相爲禮，謙讓落座。公冶修把教賊安置在竹床上。出落了坐，從人獻茶。鎮台吩咐預備酒席，不一時酒茶擺齊。異常豐盛。鎮台讓衆人入席，給斟了一輪酒，這才坐下陪飲。道長命人長了教賊酒飯。教賊倒是個硬漢，並不愁煩。態度自如，大吃大喝起來。鎮台一見不覺驚異，向張道長問道，此犯是誰。張道長笑道，此乃火山紅海峽的大寨主，赦震赦光烈，費了千心萬苦，方把此巨寇拿住，當將紅果峰之事。在席間。鼓說一遍。鎮台聽罷。眉飛色舞的說道，如此淋漓痛快之事。請仙長爺，誰能作的到。得此窮兇惡極之寇。見衆位高人，誰能收此奇功，令人聞之。當浮一大白。說着，舉起杯來。古都一聲。一飲而盡，衆人見鎮台如此豪邁，不由的也都各盡一杯。酒席前又論了些軍務政治。張道長也自歡喜。那鎮台是個幹才。直吃得月上梢。方始散席，散席吃茶。張道長命巴廣瑞。程錦華。公冶修等。輪流分殿看守教賊。鎮台陪着衆高人閑談。張道長說，請大人回內宅休歇吧。明日還得辦理公務哪。鎮台說，卑鎮慕衆位高人的大名，苦於無由得見，今駕降臨。豈可不請教益，以解茅塞。若不怕衆位勞乏，就是作長夜之談。卑鎮也不覺倦哪。道長見鎮台詞懇意思，只得爽直的暢談。所談無的非是技擊中的玄奧。鎮台心領神會的靜聽，直至將近三更，尙自暢談不林。道長談的津津有味。

味，鎮台聽的噴々稱妙，正在此時，忽有差人入廳報道，現有本城裘百萬家中的從人，來署報案，據稱他家的侍女不知因為甚事，把他家的夫人公子殺死，現在犯人尚未逃走，請大人派人火速捉拿等語，差人不敢擅專，特請大人定奪，鎮台一聽地面上出了人命案，幸兇手未逃，尚屬易辦，忙向差人說道，速傳我諭，令三班人役，前往拿凶犯，勿稍延緩，差人退下，傳知三班人役去了，張道長說，此是很覺蹊蹺，其中大有隱情，鎮台說仙長所料不差，俟人役把兇犯拿來，一訊便知分曉，等了不多時，差人又進來回報，說道，現在大班冠派人回署報稱，所有去的三班人役，與兇犯動起手來，那女兇犯兇頑異常，竟敢拒捕毆差，人役等刻已負傷的不少，尚在相持之際，請大人急速派人接應，鎮台一聽，很是訝異，心說就憑一個侍女，竟如此兇頑，其中更有原故，立時命人看軍刀伺候，少時從人拍過，對鋸齒飛錄奪，鎮台接奪在手，向衆高人說道，請諸位稍候，我去去便來，張道長說道，且慢，待我等與大人同往，看一看究竟是怎麼一個女子，以便解決此事，鎮台笑道，如衆位前去，此事更易辦矣，但是如此勞動，殊抱不安，張道長說，大人不必客氣，我們就趕快前去吧，當時託巴老俠與雲霞居士，帶公冶修等，看守放震，餘者隨鎮台，離鎮署，穿大街越小巷，來至裘百萬的門首，一直進到裏面，到在內宅，將越過穿堂，見一裏侍女，年約已十上下的歲數，一身血污，手持一對七

首刀，與二班頭，在當院拚命的厮鬪，帶傷的人役，都退在過試的廊下站着，不敢向前，鎮台一見大怒，方要上前，那二班頭畧一遲慢，被那女子用々馬刺中肩窩，翻身栽倒，鎮台更怒不可遏，分一對飛鏢奪，要搶上前去，張道長說，待貧道上前去問個究竟再說，鎮台止步，道長上前，說道，那一女子，暫且住手，貧道有話來問，那女子見是一位道長，服裝雖然邈邈，神采却是奕々，不由的敬心油然而生，遂說道，請道長把尊號示知，再問話不遲，張道長細看那女子，雖是面上籠罩着一層凶氣，但是掩不住他那美容，由美麗中含有一種嚴正色，不覺納罕，當即答道，我乃邈邈道人張三峯的便是，我看你並不是平庸女子，如何作出殺人流血的慘事，其中的隱情，不妨對我說明，我必設法解脫你的罪惡，那女子本是個走江湖賣藥的，豈有不知張道長之名，忙拋匕首，跪倒在地，把已往的詳情，含着慟淚身抽述着縷述一番，道長一聽，不禁點頭贊嘆，替那女子傷感不已，究竟是什麼事呢，原來是在這泉州府臨郡，漳州城內，有一備富甲一城的大富翁，他姓傅名大業，所有的財產，是他白手造成，在本城開設一座典當舖，兼放貸款，字號是萬利全，在漳泉兩郡，一帶地方，是首屈一指的大買賣，這老兒現年五十餘歲，妻韓氏，與他年紀相若，膝下一子，名喚長發年方二十八歲，娶妻白氏，過門三載，因病而歿，現尙未有繼室，因長發兒女情深，不忍再娶，且他心性豁達，急公好義，

可算是硬財仗義，周急濟困的君子，但是傳大業與他兒子，是天不相，他是視財如命，恨不能把天下金錢，聚於一家，所以性情是異常鄙吝。雖富如百崇，不肯安心受用，還是終日孜孜，爲利是圖。他對衣食上，不肯浪費一文。可是因性慾的鼓盪，倒肯破鈔，故不惜重資，金屋藏嬌。他所藏的嬌，柳氏垂金，二十年華，異常風騷。老兒被色所迷，愛而不知其惡，寵信倍加。沉醉在這溫柔鄉裏。長發雖不滿他父親的行爲，無奈作兒子的，也勸阻不了。只是腹中而已。這一日長發覺着心中煩悶，信步走出家門。在街頭徘徊多時，覺着口中燥渴。見眼前一座茶樓，字號是如雲軒，來到裏面。一看茶座很多，高談闊論之風。翁々震耳。茶役見長發進來，認職是本地的財主，忙陪笑臉，說道：公子爺請裏面坐吧，裏面有潔淨的雅座。長發來到雅座，落了座。茶役擦抹掉案，烹上一壺香茶，長發一邊飲着茶，一邊聽那些茶座講話。有的談張家長李家短，有的談某也是某也非。還有談古論今的，說的津津有味。長發不由的暗笑道：這可謂之群盲談古了，聽來倒也有趣，要是在家中待着，那聽那些齊東之語去，市井中的人，俗的可笑。却也可憐，這邊看起來，從市井中覓知音，等於海裏摸針了。他正在慨嘆之際，忽見由外面進來一老嫗，帶着兩個少女，一個是年已及笄，一個是十三四歲，都長的秦香娥眉，艷如桃李。細一比較，更以小的爲最，嬌少玲瓏，楚楚動人。但是他那面龐兒雖飽，可是

冷如冰霜。且含有無限的愁容。那年紀長些的，則不然了。他是眉目含情。異常嫵媚。兩邊秋水的眼睛。左顧右盼。令人顛倒。勾人魂魄。在這像形之下。邪正立辨矣。每人跨花鼓一面。老嫗提着手鑼。按座讓着聽唱。說也可怪。自這兩個唱鳳陽歌真花頭進來。那些茶座頓時鴉雀無聲。都是斜頭歪項。直睜呆眼的看視。一個個垂涎欲滴。神搖意亂。長發在旁觀着。竊自好笑。心說這些東西遇見這麼兩個女子。就現了原形。醜態百出。要是西子降臨。恐怕連姓都忘了。既而一想。子與氏有言。食色性也。又何怪乎彼輩。那老嫗讓了半天。也沒有見一個出錢聽唱。長發一想。我看那年紀小的女子。必有隱憂。着實可憐。我何不借聽唱爲由。周濟他們些個錢。想到此處。命茶役把寶湯的叫過。茶役忙向老嫗招手。說道公子爺要聽你們唱。趕快過來。老嫗連答應。帶着那兩個少女。來到雅座之中。都向長發行了禮。老嫗見長發服裝闊綽。氣度軒昂。就知道是富家子弟。那雞皮的面目上。立刻現出諛笑。說道公子爺喜歡聽什麼玩藝。好叫他們孝敬您老人家。長發說不論什麼都行。但是要俗不傷雅。詞句動聽的就行。老嫗吩咐那年的女子先唱。當時手羅打起。花鼓敲動。走開身段。如弱柳臨。展開喉韻。響遏入雲。令人聽之。繞梁三日。其詞說。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簾色寒。孤燈不閉風欲絕。卷惜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霧。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綠水之

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長發聽他唱這一段李謫仙的長相思，慕然想起故去的髮妻，心說我這思才長哪，覺着心中一酸，淚珠兒轉了轉，幾乎落了下來，積世的虔婆，如何看不出來，罵道小蹄子，怎麼不唱那好曲子，使公子高興，反惹公子傷情，真是該死。長發攔道，媽，不要說他，曲子是好曲子，無非我心中另有感觸，於他無干，可以叫這位小姑娘唱一闕我聽，老嫗速稱是。向那小女子說道，快給公子唱一個有興味的，不要那悲調，長發說，不對，曲子是越悲越的越動聽，要是不含有悲悽，那就味同餿臘了，老嫗說，公子說的是，要不怎麼念書的人，都是另一個胸襟呢。長發笑了笑說道，你這媽媽，休要多說，趕緊叫那小姑娘唱吧。老嫗說是，公子說的是，當即吩咐那小女子唱起，那小女子輕打花鼓，款轉金蓮，顰眉起齒，唱道，吁噫戲，我心寒，孤女無依任催殘，家鄉不知何處所，爹娘不見幾多年，十三學得跑解藝，隨師奔走江湖間，博來纏頭不知數，我師仍未解心顏，滿腕酸苦無訴處，當人歡喜背人煩，天下多少兒和女，誰似濃伶何孤苦，少人憐，吁噫戲，我心寒，唱的音韻淒楚，令人聞之酸鼻。長發看那女子唱罷，着實的憐憫，當着老嫗，不便深問，由囊中掬紋銀十兩，交與老嫗說道，把這塊銀子拿去，且作纏頭之資吧，老嫗一見銀子，笑的面上皺紋都開了，說道，趕快謝公子賞吧，兩個女子謝了賞，退在一旁，老嫗笑道，我

們是精益馬戲班的，因為戲棚還沒搭齊，我才帶他們出來賣唱，公子得暇，等棚搭好了，看看馬戲去吧，長發點了點頭，說好吧，老嫗又萬福了萬，這才擺呀擺呀的帶那兩個少女去了，長發又喝了兩碗茶，開發了茶資，離了茶肆，回至家中，到在自己的書房，心中暗想那少年女子，必有隱憂，聽其所歌。可知梗概，我們如此富有，若不行些善舉，豈非富而不仁了，這個女子，我不遇上倒也罷了，既然遇上，必從風塵中，把他救出，使他得有歸宿，我心方能安貼，偶然想起老嫗說搭戲棚的話來，當時打定主意，等着演馬戲時，先前往看一看去。慢慢的遇機，再想辦法吧，想罷，吩咐家人預備晚餐，不一時酒菜擺好，自斟飲的喝了起來，喝的略有酒意，停杯罷飲，用完了飯，漱口擦臉，起身出書房，順着遊廊，走過屏風門，來至內院，進入上房，與父母問了晚安，傅大業見他兒子進來，責道，你終日無所正事，也可以分分心，幫着我料理管家務，可到好，就會充公子爺，什麼事不管，就叫我一人像牛馬似的苦幹，你心安嗎，長發笑道，兒子並不是對家事不過問，想咱們家，富已超過百萬，何必再孜孜爲利，應該把這利心歇一歇，作些義舉吧，古語說積金玉不如積德，又道是刻簿成家，理無久享，父親天天勸勞，是怕家業敗落，據兒子想積功累德，便無失敗之虞，若是百般算計，適是成敗家之道，祈父親審之，傅大業聽子他兒子這片言詞，直氣的渾身亂顫，說好孩子，好孩子，

我爲你費盡心血，造成這大家業，反責我不是了。着實可惱。畜生畜生，你真要把我氣死。其妾柳氏聞聲趕了過來，問道：老爺子爲什麼跟公子生這麼大的氣呀？得啦，聽奴家吧，別生氣啦。老兒見柳氏進來解勸，那氣當時化入烏有之鄉。笑着答道：並不是我生氣，我是恨長發這孩子不長進。一天到晚除了走，就是逛。什麼事也不替我經點心。柳氏說：人家不是有當公子的命嗎？誰像你這老不歇心的糊塗虫啊。韓氏一聽，心說：你這是來解勸嗎，簡直的是給加鹽哪，遂向長發使眼色，表示放他退出。長發遂即退出房來，回自己的臥室去了。柳氏見長發走出，在老兒的肩上拍了一掌，說別瞎生氣啦，到我那屋歇息歇息去。老兒那敢違背，俯首貼耳的隨柳氏去了。韓老夫人見他們走後，又替兒子難過，又是生氣，心說家中有這麼一個狐貓精，將來不定出什麼禍事，不由的落了些傷心淚。當時命春梅丫環，把長發叫了過來。長發問道：母親呼喚，有甚吩咐。韓老夫人含着眼淚說道：兒啊，你父親說什麼，你不要分辯，省得這狐狸精，乘機挑發事非，傷你們父子之情，也免得爲娘傷心。現在你還不覺悟嗎？你父親心目中只有那狐狸精了。咱們親子，他已看成眼中釘子。長發以往，還能好的了嗎？長發苦笑說道：母親放心，以後父親說什麼，孩兒決不分辯就是了。至於姨娘那一層，母親也不要生氣。兒心方安。韓老夫人說道：直要你聽我的話，我是再喜歡的沒有。對於他們

我犯不上生那閒氣，說着由懷中掏出三百餘兩銀子，交與長發說道：你拿去作個零花用，不必到帳房支使，省得你父親查帳，又嫌你花多了，長發接過銀子，心中不覺感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說道：母親千萬別替兒子憂心，凡事往開了想些吧，老夫人點了點頭，說道：兒啊，在家裏悶的慌，可這到外面消遣消遣去，不要在屋中淨看書，要知學問要緊，身體更要緊，有多好的學問，沒有健康的身體，那學問也就不能運用了，長發連稱是，退了出去，來到自己書房，心中難過了會子，換了新衣，離了家門，打算到馬戲棚去看一看，正往前行走，忽聽後面有人平道：公子何往，長發扭頭一看，乃是本州衙中刑房貼寫先生，賈昌齡，忙止步笑道：我是閒走，老先生到那裏去，賈昌齡說：我今天沒有什麼事，打算看看馬戲去，長發笑道：咱們是不約而同了，我也是要到馬戲棚去，可是不知道棚搭好了沒有，賈昌齡說搭好了，今天是頭一天打砲，長發說這纔咱們就一同而行吧，穿街越巷，不一時來至切近，見這馬戲棚正搭在空場地方，週圍約佔有十餘丈的圓徑，圍着藩牆，當中搭着藩門樓，門前懸着彩綢，鼓樂喧天，在席棚外，有許多小販，趕台子，遊逛的人，往來如蟻，熱鬧非常，長發與賈昌齡擠到戲棚前，見棚門前掛着許多畫片，上面畫的都是他們各種的武技形像，又畫着幾條怪蟒，兩隻黑熊一以作吸引觀衆之用，上面橫掛着一塊緞匾，繡着精益馬戲班字樣，左右兩旁，

懸着若干帳子，也有寫着技藝神化的，也有寫着神乎其技的，等等不一。藩門外站着幾個人，托着玻璃，口中喊道或十錢一位，十文錢一位呀，長發搶着擲在坡羅裏二十文錢，同着賈昌齡來到裏面，一看已竟有不少人圍了一大圈子，企足伸頸的望裏看哪。長發等齊至裏面，見場子當中豎着一個大桿子，長自數丈，拉着牽繩，大桿子上端，綁着一把椅子，椅子繫一橫棍，橫棍一端掛着軸棍，一端掛着一個破柳灌。被風吹的擺搖。場子裏面放着一張油桌，地下鋪着一塊毯子，毯旁放車輪子，甕一，桌後豎着刀槍把子，察的爭光雪亮，桌旁椿厥上拴着兩隻黑熊，蹲在這裏吃食，有一個人拿着勺子的喂他，兩個馬夫每人牽着幾匹馬，在場子裏繩着留，大桿下放着幾條長凳，有三二十賣解的男女不等，前天賣唱的那老嫗與那兩個女子，也在其中，正看之間，忽聽羅鼓起處，班主來至當場，說道，敝班來到貴寶地，多蒙老鄉親們關照，學徒是感激不盡，學徒到此人地兩生，有個拜謁不週之處，還得求老鄉親們多加原諒，說着作了一個羅圈揖。長發見這班主年自五十左右，高挽髮纂，身穿青綢靠襖，下身穿青綢棍跨，腰繫藍綢抄包，膝中打着花綳腿，足登魚鱗酒鞋，粗眉大目，蒜頭鼻子，大咀盆，一臉橫肉須長發就知是個惡徒，又聽那班主繼續說道，我們到貴處來獻技，宗旨是以武會友，必，叫他們盡力去練，以副諸位老鄉親們的厚意，學徒現把話交代完了，諸位就上看罷，

說畢，又作了一個羅圈揖，退了下去，換上一個人來，在當場練了一回拳，然後又練了一套，單掌開石的工夫。練完抱拳而退，緊接着上來兩個女子，每人接過一匹馬來，飛身而上，先在場子裏跑了一個圈，越跑越緊，越緊越快，如老馳電掣的一般。在這迅疾之間，那兩個女子，忽然不見，細一看，原來已貼於登下，名曰登裏翻身。既而翻身上馬，一按鐵過梁，拿起一把大頂來，由大頂又變換左右的順風旗，長發看的不禁喝彩不絕，徑聲未歇，那兩個女子坐腰，由馬後躍下，那兩匹還是往前跑着，兩個女子施展八步趕產的工夫。縱上為背，衆人的彩聲大起，兩個女子，慢慢勒住馬，翻身跳下，馬夫把馬按了過去，兩個女子躬身退回，繼續又練了幾場。什兩太陽擗磚，鐵尺排筋，胸前掛印，贊刀山，要飛又等等工夫。臨完兩個人抬着一條大蟒，在場子裏走了一個圈，又要了一回黑熊，方見昨日年長些賣唱的女子上場，後面跟着一個小孩，那女子來到當場，站在占子上，兩隻乍而且小的金蓮並齊，雙腿一屈，仰面倒在占上，頭枕着一個小枕頭，將兩腿登起，旁有兩個人，把地下放的甕，台了起來，擱在女子雙足掌上，兩個人退下，女子把甕登動，那小孩攀着女子的腿，進入甕中，女子把甕登的旋轉如飛，小孩在裏面探出頭來，觀衆又喝起彩來，及至登完，小孩由甕中贊出，爬至甕上，倒豎一把大頂，把頂拿完，勇身躍下，早有兩個人過來，把甕台了下來，那女子一個鮮魚打挺，

站起來，退了回去，又練一場採軟繩，登車輪等藝術。始見帶着賣唱的老嫗，與那少女款款來至大杆下。那老嫗短衣禁，小打扮，腰紮汗巾，穿着大紅小鞋子，那少女不施脂粉，淡掃蛾眉，身穿粉綵繡襖，葱心綠的中衣，軟底弓鞋，上繡蝴蝶，腰紮湖色汗巾，頭上望藍綢泡頭，那老嫗緣杆而上，形若狸貓，快似猿猴，展眼爬到杆上，那少女也隨後繼上，老嫗登着橫杆而立，少女到上面，在那杆子上，練了幾段工夫，然後登着橫杆，來到軸棍上盤旋着練了半響，探身伸臂，把那掛的披柳灌將過來，身子一橫，將頭子入柳灌中，兩腿搭在軸棍上，身子空懸，橫着搖擺，衆人仰面看着，都替那女子掐一把汗，那柳灌繩被搖拽的，忽然折斷，那少女身子倒垂下來，吓的長發大吃一驚。及至細看，那女子倒掛在軸棍上，並未落了下來，心說好險，好險，那女子懸了一會，翻身坐在軸棍一旁，那老嫗由橫杆下來，上了軸棍，坐在上面，由懷中掏出一條繩子，繫在那少女腰間，在後腰留有尺許繩子頭兒，老嫗雙腿掛住軸棍，把身子垂下，少女順着老嫗的蓉背翻身而下，老嫗雙手接住，用口咬住那女子腰際繩子頭。那女子整個的身子，垂了下來，懸於空中，長發一見，心說這老家火真可以的，您兩腳掛着軸棍，垂下身子，口中還要刁着一個人，他這兩頭的力量，真不小哇，正自尋想，偶一台頭，那女子不但淨懸道，原來這橫着轉了起來，如風車般的快，那老嫗用雙手，在那女子身上撥動，

越轉越快，越快越轉，此時彩驛大起，鼓掌如雷，長發正自目不轉睛的望着，猛見那女子飄然由上面直落下來，不由的失聲道：「愛呀，奮不顧身的，搶上前去，張臂去接，那女子正落在他的懷中，把他磕了一個仰面朝天，栽倒在地，那女子也準於地上。班主這一驚，吃個不小，跑至長發近前，用手才扶，細看頭部手部，都率破了，忙給敷藥，用布纏好。長發心神已定，忙說不要緊。先醫一看你們的人去吧。班主到在那少女身旁，搗了兩腳說道：「該殺的，怎麼囑咐你，你也是不小心哪，頭一天就磕了，真給我撤人。此時賈昌齡已趕了過來，搓着傳長發，轉頭向班主說道：「他已昏迷過去，你怎麼還搗他呀，那班主一見，認識是本地刑房的先生，忙陪笑道：「不是我煩他，這孩子實在可恨，長發說可恨不可恨，你倒是把他懺呼過來呀。班主連連稱是，衆人七手八腳過去厥叫，那老嫗早已由桿上下來，趕至近前，但那少女捶背拂胸，漸漸的享享出來，仔細查看，已把右臂掣折，長發見那女子緩了過來，扶着賈昌齡要走，班主說道：「我派人給你老送了回去吧。賈昌齡說不必理，我把公子送回去就成啦。班主千恩萬謝的，把傳長發等，送出戲棚，回去收拾場子，歸下處去了。賈昌齡慘着長發，一直送至他的家中，來至書房，賈昌齡轉身再告辭。長發攔道：「老先生別走，我有面商之件，賈昌齡一聽有事商急，也就止步不走了。在椅子上落坐，從人獻上茶來，長長分斟擺酒，少時酒菜擺齊，二人對

坐飲酒，長發說道：你老知道我到戲棚去作甚，賈昌齡笑道無非消遣去罷了，長發搖頭道：不是，皆因昨日，閒着無事，遇到茶肆品茗，見有一老嫗帶有兩個花頭，入茶肆賣唱，我見那少女，面含無限愁情，遂以聽唱爲名，偵察那少女的情形，及至一聽他唱，料定必是那老嫗的養女，素受虐待，後來聽那老嫗說，他們是馬戲棚子的，來至此處演戲，我是掛念那個少女，所以才去觀看，不期與老先生相遇，賈昌齡問道：公子所見的是那一個少女呢，長發說就是適才由杆上落下那一個，賈昌齡說：公子不曾援救他身，今先救他一命，也是功德無量啊，那個少女着實可憐，公子所見不差，長發忙問道：老先生何以得知呢，賈昌齡說：皆因他們的下處，與舍下是近隣，他們的黑暗的内幕，我已盡悉，長發說：那就請老先生不妨詳細說知，賈昌齡說道：那個班主聽說姓皮名叫必顯，外號滿天飛，全班男角有二十名，女角有十五名，那老嫗是他的妻室，男女角都是他的徒弟，可是他對於這些女徒弟，他是任意蹂躪，惟有公子所見的少女，是堅意不從，那厮懷恨於心，百般虐待，稍有小失，即加以痛責，他們般中人，都替那少女不平，但是敢怒不敢言罷了，長發問道：可是你老先生，知道那女子叫什麼名字否，賈昌齡說道：聽說叫他小芬，姓是當然隨他的姓了，那女子聽說是自小被人拐出，賣在他的般中，可憐他連自己的姓，及父母之名，與家鄉住處，都茫然不知，長發說：怪不得他那唱

詞中，有家鄉不知何處所之句呢，可憐可憐，這件事我就託付老先生吧。打聽打聽那女子身價若干。我情願倍贖之。賈昌齡說道：「好吧，三天之內，公子聽我的信就是了。」當時酒飯用罷，賈昌齡起身告辭，長發說所戀之事，萬望在心。賈昌齡笑道：「公子放心，此事保管在我身上辦成。」說罷拱手而去。第二日賈昌齡前來過訪，長發命從人讓入書房，互相抱拳，謙讓入座。長發問道：「老先生所打聽之事如何？」賈昌齡嘆道：「唉，那小芬的命算苦到極點了，自從那天牽折胳膊之後，回到下處，那班主滿天飛皮必顯，並不給那小芬治傷，還倒罷了，反給賣在桃花巷蓮香書館行院之中，聽說身價銀是八十兩，現已立了字據，把人接去，這小芬真是出了火叉跳了坑。可謂之紅顏薄命了哇，說着不住嘆息。賈昌齡說這到好辦了，當命從人速到蓮香書館，把他們的頭子找來，就提我有話說，從人去不多時，回來報說：「他們那裏很忙，沒有工夫前來，請公子可以到他們那裏去談。」長發聽罷，向賈昌齡說道：「那麼咱們一全到那裏去一回吧。」賈昌齡說道：「可以，可以，二人當時起身出了宅門，逕向桃花巷而來，時已過午，冷遊的往來甚夥。來到蓮香書館前，二人進至裏面，夥計上前招待。賈昌齡說道：「現在傅公子找你們掌班的，有事相商，夥計一聽，是本城的首戶，傅公子到來，那敢怠慢，忙着說道：「既然公子不是來消遣，暫請到櫃房座吧。」說完話頭前引路，讓到櫃房落座，夥計出去把拿班的找了過來，

掌班的笑道。傅公子爺與賈老爺，怎麼這等閑在。賈昌齡說。適才公子，打發人請你們掌櫃的，怎麼不去呀，掌班的說道。唉，別提啦。這朝天忙的一點閑暇沒有，實在分身不得，請公子多加原諒吧。說罷，給倒過茶來。長發說道。請問媽，你們近日由馬戲班買個粉頭吧。掌班的說，可不是嗎，現在身上帶着傷，不能過來伺候公子。長發說，但不知身價銀多少，掌班的說。身價銀子倒不多。八十兩，連中人花費算上，才百十來兩。花費雖然不多，但是這孩子性格，甚是特別，自接來之後，不吃不喝，每日啼哭。經我百般勸解，也是不行。你老說够多煩惱人，長發嘆道。那個女子，既然如此決心，倘一旦疎神，他要尋了短見，不但媽，人財兩空，恐怕還得吃官司，不如媽，趕快把他賣出，豈不省心，掌班的說。話雖如此，一時那能有相當的買主。即便有買主，也不肯多出金錢哪，長發說，假如有人肯多出金錢，媽，能允許贖他的身嗎。掌班的說。聽公子的話音，是有心替他贖身吧，長發笑了笑說道。媽，真猜個正着，不知得須若干身價，掌班的笑道。公子是豪富之家，還能苦了我們嗎。你老看着怎辦。公子說。這麼辦吧，照他的原身價，我多給三倍。餘外我多給六十兩花用，總共紋銀三百兩。你樂意不樂意，掌班一聽，一過手就賺二百餘兩，長發樂意，遂即笑道，就照這辦吧。長發一見掌班的應允，當時求賈昌齡代筆，立了字據，長發把字據看了一遍，放在桌

上，起身說道，請老先生在此稍候。我去一去就來。說着，離了行院，來到萬利全典當舖支了三百兩紋銀，回至行院，人錢兩交，帶好了字據，向賈昌齡說道，我想把此女先帶至老先生家中，不知意下如何，賈昌齡說，那有何妨，那時公子覓妥房子，再接出不遲。長發笑了一笑，命人僱了一輛車子，把小芬揹到車中，長發與賈昌齡後隨，直至賈昌齡家中，把小芬揹下車來，一同來到裏面，進入屋中，賈昌齡向老伴兒，說明經過原由，那老婆忙趕過來接待小芬，把他讓到床上坐下，此時小芬並不哭叫了，皆因他見是救他的恩人。去贖他的身，表面雅未表示歡喜，心中切自慶幸，所以就止住悲泣了。長發落了坐，向賈昌齡笑道，老先生試猜我把小芬送至府上，是甚麼用意，賈昌齡笑道，大概是公子要收作繼室，恐令尊不允，暫寄居在老朽的家中，不知是名不是。長發搖頭說道，不是，不是，我是打算永久的叫他在你老先生這裏存住。賈昌齡說，原來公子要立外室，那也可以，我給收拾出兩間房子來，長發笑道，老先生錯疑了哇，要照那樣辦，我成甚等人了，再說他的年紀尚幼，與我相差十餘歲，怎能配合，便是配合，我也不能乘人之危，以金錢壓迫呀，我若收在身旁，其人謂我何，賈昌齡道，雖然公子義鳳可欽，不肯收為妻室，可是此女安歸呢，淨在我這裏住着，也不是個歸宿哇，長發笑道，在你老這裏住着，正是我替他謀定的相宜歸宿，賈昌齡說，公子所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長發笑道：你們老夫妻，膝下並無一兒半女，我想此女舉娘無親，令他給你們老夫妻作個義女，承歡膝下，以娛晚年，來給他覓一佳婿，你們老夫妻終身也有靠了。賈昌讓感激不盡的說道：這如何使得，公子費許多苦心，救這女子，我憑空的白得一個女兒，於心何安。長發說道：不然，此是一舉兩得的事，使那女子無親而有親，你們老夫妻，無子而得女，其便誰甚。望老先生勿辭。賈昌齡說道：公子此舉，我是萬分感激，但不曉那女子能否樂意。長發說：待我來與他商議，說着起身來至裏屋，站在床前，向小芬說道：我在外屋為你終身所得的計劃，大概也都聽明白了，我也不用細細說，你給他們老夫妻作個義女，不知你樂意否。小芬泣道：公子所謀，真是無數不至，雖女無不依，不從請問恩人貴姓高名，難女雖不敢言報，亦當名刻五中，俾長發說，我姓傅名長發，你既依從，俟你傷好，擇吉日再拜認義父義母罷，小芬說是是，你老想我有傷，不能行大禮了，長發說不要客氣，說着退至當屋，那老婆追出來，稱謝不已，賈昌齡命人預備酒菜，少時酒菜擺了上來，二人對坐飲酒，老婆也慇懃勸酒，長發說道：小芬的名字，殊覺不雅，我想另給他起一個名字吧，賈昌齡說道：那太好啦，長發想了一想，說道：就叫耐霜吧。賈昌齡說好好，恰合小芬的百折不撓的節操，酒飯已畢，長發由兜中把他母親給他那二十兩銀子掏出來，遞與賈昌齡說道：請你老拿這銀子，給他調治傷痕。

吧。賈島齡笑道：公子可謂救人救撒了，當把銀子接過來，交與老伴兒，老婆子一邊接
做得一邊說道：那我這樣好人去，嘖嘖，真是難得的很哪。長發起身作別，回至家中
，來到書房，從人烹了壺香茶水，自己坐在樓得上，心中非常高興，覺着舒暢的很。正
喝着茶，忽見僕婦由外面走進來，說道：公子爺呀，你上那裏去了。老太爺子打發我找
了你幾回啦，也不知因為什麼生氣哪。你趕緊過去見一見吧。長發忙站起身來，隨着
僕婦來到裏面，進了上房，見他父親厥着胡子，鼓着腮幫子，正生氣哪，忙陪笑問道：
父親喚速何事，老兒傳大業一見兒子進來，生氣更大啦。喝問道：好奴才，竟敢背着我在
櫃上，支了三百銀子，你：你：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你支那些銀兒，作什麼用
了，快說快說，長發見問，那裏敢說實話，遂答道：孩兒因還一筆幾條，才在櫃上支了
三百銀子，老兒吧的把桌按一拍，喝道：不缺你吃，不缺你穿，不缺你用錢，你怎麼會
有了幾條，想必是你這東西，不定怎麼胡花浪費了，您可要知道。那白花々三百兩，那
四錢哪，我一輩子也沒花過三百兩啊。你可倒好，一天的工夫，就揮霍了，真是把我活
活的氣死啊。韓老夫人在旁聽着不敢作聲，柳氏插言道：公子花這麼幾個錢，你老何必
生這麼大的氣，誰叫你老能掙呢，就難怪人家能花，要都像您老似的，那還有個窮了嗎
。老兒一聽他說這片話，氣更大啦，說對呀，我那錢就爲別人花哪。好好好，找着

呼窮。那還不容易。又向長發說道：「倘後你就任意的花吧，我是決不再管你就是了，反正享福受罪，在你自己吧。」長發不敢分辯，退了出去。老兒生了會子悶氣，出門經理一切的事務去了。長發經他父親鬧了兩回，從此並不出門，埋頭在書房讀書。他父見他終日用功，漸漸的感德也恢復了許多，家庭相安無事，過着快樂的日子。柳垂金雖有心挑撥是非，他是無隙可乘，只得假充好人，曲意周旋於其父，夫妻之間，韓老夫人向歷是相濡待人，寬容爲懷，更感反目之事。如是者轉眼過了數月，這一日長發正在書房看書，從人進來回稟說：「州理的賈師爺前來過訪，長發說請進來吧。」從人退出，把賈昌讓至書房。長發起身讓坐，說道：「今天老先生怎道般閉門，賈昌齡笑道：「現在耐霜的傷痕全愈，並沒落了殘廢，擇於明日，打收養女之禮，粗拾杯酌，請公子台駕光臨，長發樂道：「當然要給你們二老賀喜去。」說了些閒話，賈昌齡辭去，翌日長發起身離家門，直向賈昌齡家中而來。及至來到賈昌齡迎入裏面，謙讓入坐，耐霜隨着賈婆，拜見長發之後，獻上茶來，待了一會，親友們鋪上紅毡子，賈老夫婦，先焚香拜過了祖，然後命賈耐霜姑娘，也拜了祖，這才與賈老夫婦，行過了禮，只樂得賈老夫婦，那雞皮臉上，笑容可掬，樂不可支，忙命耐霜，長發叩頭，長發一再的攔阻，那怎能攔得住，姑娘飄飄的拜了幾拜，長發還了半禮，又與賈老夫婦道了喜，賈昌齡吩咐擺上酒席，衆

親友陪看長發，圍坐飲酒，歡呼暢飲，熱鬧非常。這一席酒，直吃了個盡性而撤。長發國家，仍是閉門讀書調養心性，倏忽過了三年之久。這日忽有從人，進來回稟說道：現有泉州裘公子前來望看。長發一聽，絕了紀眉，只得出來迎接。原來這裘公子名叫若虛，是泉州首戶。他父名叫求囊，也是個刻薄成家之輩，坐擁厚資，實有百萬之富。滿城人呼爲求百萬。這個求若虛性情卑鄙，而且吝嗇，並好風流，是個偷情的能手。生處的能牙利齒，他父與傅大業，是道同志合的通家之好，所以他每年必來漳州一次。京一回說得住個三兩個月，仗着他那兩片子嘴，把傅大業哄的非常信任他。喜歡他，他每回前來，傅大業是不放他回去，但是長發很鄙薄他的人品，水火不合，無非表面上，不得不虛與委蛇。今聽家人回報，只得迎接，相見之下，互道寒溫。從人把馬匹接了過去，行囊物品，台到裏面。長發陪看求若虛，來到內院七房之中。老兒傅大業見求若虛來到，滿臉堆笑的問道：賢侄從那裏來呀？求若虛一邊行禮，一邊答道：是奉親命前來望伯父。又給韓老夫人行過了禮。此時柳垂金聽說有遠客來到，也趕了過來。韓老夫人給引見，這是你伯父的側室，在今年春才立的。求若虛忙上上見禮，偷眼見柳氏美而且媚，妖顏畏常，不覺心旌搖々，魂靈兒飛去半邊天。柳氏還了禮，見求若虛瀟灑風流，也不由的芳心一動，暗想看他這樣，必是個情種，掩口笑着說道：公子請坐吧，求若虛落了坐。

丫環獻茶，大業分啣擺酒，酒卒擺齊，入坐飲酒，叙談舊雨，長發迫不得已的一旁飲酒，略週旋了幾話，自己退歸書房去了，柳氏見長發同去，他忙着過來慇懃的招待，大業老兒是個不學無術的人，他那曉得防微杜漸，看着柳氏這種慇懃，很是喜歡，韓老夫人是個誠實之人，也不理會，他一人眉目遞情，任意挑逗，酒飯用罷，散坐吃茶，就在上房的西裏間，今求若虛居住，老兒大業，他是不時常在家，每天不是出去監視各處，思想房屋的工程，便是經理各處的買賣，忙個不休，長發是不時常到內院去，就只韓老夫人與幾個僕婢，詭管得其事，這一來不要緊，可給求若虛與柳氏的機會了，日久天長，發生了肉體的關係，究覺紙裏難包火，沒有不透風的籬笆，這事漸々被長發聞之，他不得實據，不敢對父親去說，況且那兩個無耻的男女，又是他父親最信任的人，恐說出來，不但下憑信，反得受申斥，只得隱忍在心，暗地留意，這天由書房出來，信步來至內院，至上房屋中，見母親正睡午覺，丫環在旁給垂腿哪，也不敢驚動，到在西裏間，一看求若虛，並未在屋中，忙問婆子道，象公子那裏去了，婆子道大概到後花園遊玩去了，長發一聽忙向後花園而來，過了月亮門，順着花徑尋來，行過小溪的板橋，忽聽柳架處，有男女喜笑之聲，心中已料定是求若虛與柳氏，忙如柳林，見求若虛與柳氏，坐在竹椅之上，正盡情的說笑哪，長發沉着臉，負手一站，吓的柳氏含羞逸去，求若虛此

時舞地自容，面紅耳赤，默默無言，長發冷笑了笑，哼了一聲，責道：你們作的好事，想你父與我父，真乃多年之交，索爲通家之好，我父視你如子，你你你怎麼這種傷心病狂，寡廉鮮恥，污辱你我兩家的清白，你不但對我父親敢起，你都對不起你父親哪，我把你這衣冠中的禽獸，你有何顏面好於人世，我都替你愧殺，此事我也不便聲張，你趕快給我滾了出去吧，求若虛那裏敢作聲，只得索身出林，來至前廳，打點行囊，備上馬匹，不辭而別返回泉州去了，長發回至書房，將此事壓下，並沒對父親說知，惟有暗自生氣而已，事隔多日，漸漸的也就忘了，這日長發幫着父親，清算一切的出入的流水帳目哪，忽有從人氣急敗壞的進來回道：員外爺呀，大事不好，現在州衙中，派許多三班差役，把我們的宅院，困了個水洩不通，大班頭帶人，眼着就抄查到內院，請員外定奪，老兒大業這一驚，非同小事，兢兢戰戰的說道：這這這這確是所因何故呢，怎好，怎好，艾呀，我：我：我沒作犯法的事啊，長發說，父親不要驚慌，待孩兒出去看，看，說着，起身出來，將及屏邊，大班頭已帶人進來，不容分說，命人把長發網上，擁至裏面，到了上房之中，也把老兒大業網了一個結實，人役們翻箱倒櫃亂搜一陣，下的韓老夫人担作一團，大班頭命人前後仔細搜查，當由柳氏屋中，搜出許多珍珠仔細軟綾羅彩緞，內中還藏有卸任官的關防路引文憑等項，大班頭押着傅大業，把些贓物起出

問道：這些東西，你是由那裏得來。老兒大業一見嚇的靈魂出殼，那裏還的出話來，叫苦陣迭。大班頭說道：贖證俱明，論你到衙中，打官司去明。當時把全家人等，都網至衙中。聽候審訊。那傳大業纔然是刻薄的人，但是從未作過賊。那贖物是由那裏所得呢，原來求若虛這個東西，自從被長發趕了出來，他不如自責已體，反恨恨不已，心說長發呀長發，遇機會我要不把你們全家害死，我枉爲人也。含着滿腔的恨怨，垂馬返回泉州。走出將及百里，天色已暮，紅日西沉，遙見林表間炊煙聳直縷縷上升，料着不是村莊，便是集鎮。催馬越過樹林，前面果然是一所小鎮店，到在切近，翻身下馬，牽着絲韁，入了鎮中。見路北向南，有坐大店，字號是通達老店，進入裏面，夥計一面叫人接過馬去，一面把求若虛讓至上房之中，釋去了塵污，漱口淨面吃茶，要了酒飯，自斟自飲。暗自盤算報復之策，終未得相當的辦法，忽聽外面一陣聲喧，不如甚事，忙起探望。原來是泉州衙中的大班頭，帶着三班人役，有三十多名，各持軍刀花槍，勾桿鐵尺，押着兩輛大車，上面坐着五六名盜犯，還裝載着不少贖物，進入店中，把犯人拉下車來，卸下贖物，就在求若虛隔壁，幾間房中住下。犯人贖物，押在房中，大班頭隨後也進入裏面去了。求若虛一見，忽將計上心頭，暗道：我何不如此道般的辦法，想到此處，候了一會，起身來到隔壁房中，說道：辛苦諸位，班頭在那屋哪，差役一見認識是

求公子，忙說道：「在裏面休息哪，你老候一候，我給言語一聲去。」說罷向裏去了。少時大班頭出來，說道：「求公子怎麼會到此，裘若虛說我要返回泉州，路過此處，在這個店住下。」後見班頭率人押差來到，故此過來相見。班頭笑道：「我不知道公子在此，不然我早過去會見你老啦。」求若虛說：「這裏人多，何不到我房中一談。」班頭說：「好吧。」到你老那裏去坐會兒吧。」說着二人一同來到這邊屋中，落了坐。求若虛命店夥撤去殘菜，添上杯筷，又另要酒上來，復命店夥給那邊屋裏開幾棹酒菜，完了由這邊一總兒的清算。夥計預備去了，裘若虛笑問這班頭這是由那處辦來的案哪，此番必得重獎啊。大班頭說：「唉，別提啦，這回是徼倖成功，差一點，沒把命搭上啊。原來在這章州南，約二百餘里地，有一所賊窟，名叫康家營子，賊首叫康虎外號坐地砲，手下有五七個夥計，專劫來往客商。這日探盤天的小賊報稱，現有一卸任的官府，由此經過，車輛駝子不少。請寨主定奪，坐地砲康虎，立時拿了一把鬼頭刀，率着七八個從賊，順着大道迎將上來。一聲斷喝道：「前面駝子站住，轎夫兒有劫道的，忙放下轎子，撒開脚往回就跑。趕駝子也隨着逃去，只苦了這位卸任官與卷屬，康虎令人裹着轎子，趕着駝子，入了莊中，把卸任官及眷屬，惟至後院，土井邊，一刀一個，盡皆殺死，死屍於土井之中，把賊物匿在暗室，轎子打壞，作爲燒柴，所有馬匹，派人牽至荒野，趕的不知去向，惡賊

等已有這案作的嚴密，誰知轎夫等連夜跑至章州州衙告發。知州一聽是打劫的重案，那敢怠慢，立時命大般頭等到康家營子，訪拿賊人，三般人役，各帶軍刀，隨着大般頭，不分晝夜，趕至賊窟左近，隱於林中，候至天黑，大般頭將人役率至賊窟外，撥一半人，在外埋伏，帶一半人跳進牆去，一直撲到賊人的住房，大班頭在前面先行，不訪由屋中飛出一隻暗箭，未打在大班頭眉頭之上，翻身栽倒，人役們過去救起，就見由屋中，縱出六七個人，爲首一人，手拿大斫刀，闖上前來。二班頭率人把幾個賊人困住，戰了多時，賊人寡不敵衆，盡皆被獲，起出賊物，就本地地方要了車輛，載着賊人，返回州城。中途打店，巧遇裘若虛，大般頭把經過說明，裘若虛笑道：「都頭雖然受驚，把賊人拿住，立此奇功，可喜可賀，我這一席泡，是給都般賀喜了，說罷哈哈大笑，大班頭說道：『謝謝公子盛意。』可是，公子這是到那裏去呢？裘若虛說：『唉，別提啦，我奉父命，到傅大業那裏去看望。』他父子不但薄待於我，那老兒反把我定妥之妄奪去，你說令人可恨也不，說着故作咬牙切齒之狀，班頭說那老兒見財如命，一毛不拔，他那兒子長發，雖比他強些，可是對於我們黑門坎的人，是瞧不起的，不想他們對於公子，也如此無禮，真是太不相當。裘若虛說：『此仇我非報不可，要有人與我出一良策，我不惜以千金爲，班頭一聽裘若虛，說出重謝來，帶笑說道：『公子打算把他們制到什麼地眼，方才如

頭呢。求若虛說道：「我麼，把牙咬了一咬，繼續說道：『要不將他們，全家害死，難消我胸中惡道。』」般頭笑道：「這有何難，只要公子能化用錢子，我自妙計，可是千數八百兩，那是不行，裘若虛說，依都頭說，得用銀若干，般頭伸了一指說道：『得一萬兩不可。』」裘若虛只要辨到，區區萬兩，又何足惜，班頭一聽裘若虛能出金錢，這萬惡的般頭，被金錢所誘，立時天良泯滅，獻計道：「公子既然不惜使用金錢，何不買盜攀賊，管教他父子一個也活不成。」裘若虛悄聲說道：「此計與我暗合，但不知怎麼個進行法。」請都頭代爲計劃。班頭笑道：「現放的這幾名盜寇，將他們買囑通了，到堂上咬定他父子坐地分贓，虛知賊咬一口，入骨三分，任他渾身是口，也分辯不得。」裘若虛說：「若無賊證，恐怕不妥吧。」班頭說：「這有何難，我結識一個賣花婆子，他現在是狠跟我要好，將給那些金錢，串通了公子那位被奪的如夫人，暗暗地先栽了賊，大事妥矣，但不知是那位如夫人，尙鍾情於公子否。」求若虛忙說道：「他確是以我一心，決無二意。」班頭賣花婆去時，我寫封信拿去便了。」般頭說道：「這樣更好辦了，但是一切用款，必須是現的才成啊。」求若虛笑道：「那有何難，寧州城寶升錢號，與萬順糧棧，跟我自己開的一樣，每家挪借個五千六千的，一句話就成。」般頭說：「得啦，這就算妥了，明天你老跟我一同返回寧州吧，好個淫徒求若虛，平日吝嗇無恥，今爲一個婦人，竟不惜巨款，造此大孽，可謂之罪大惡

極了。次日天明，求若虛跟着差事車，返回章州城，一路上這個般頭就將賊首坐地砲康虎買囑好了。一則咬出傅大業父子，他等打個從賊的罪名，能以滅罪。二則有人出錢給打鮎官司，能以受不了罪，三則他等索知傅大業爲富不仁，早有覬覦之心，未能得手，咬他一口，解一解心恨。有此三則，賊等是欣然應允。走了一天，至晚已頭章州。求若虛在州牙，找店住下，般子等回牙交差。賊人丁獠入獄，聽候審訊。大般頭找出些要緊的物，竟至求若虛的店中寄放，留着給傅大業栽贓。他諸事辦完，出去把買花的候婆尋着，帶至店中，商議栽贓之事。候婆笑道：「此事下係非淺，不敢依從。」求若虛說道：「媽媽放心，有鄰頭給你作去，還有什麼關係，此事辦妥，必有重謝，望媽媽勿辭。」候婆搖頭道：「辦這種事，我真沒經過，實在不敢應承。」般頭從旁說道：「誰又常辦這種事，無非因公子的情面重，不能不盡心爲。」你放心准苦不了你就是了，候婆子說道：「怎麼個苦不了我呢，咱們當面言明，以免後來麻煩，我這個人，辦什麼事，都講痛快，不能拍泥帶水。」求若虛說道：「你如辦成此事，我敬謝紋銀百兩，不知你意下如何，候婆冷笑道：「辨這麼大鈞事，担天大的干係，紋錢百兩，要犯了事，還不够我飯官司的呢。」實再與子說，我有些賣不着哇。」般頭在旁邊說道：「多少你才賣的着呢，你何妨直戴了當的說說。」候婆斜視了般頭一眼，說道：「咱們打開閉塞說亮話罷，非五百兩不可，不然就作爲罷。」

論。班頭說就由着你，還不成嗎。說着看了求若虛一眼。求若虛說：都頭不必看我，你老看着怎辦？是班頭向侯婆使了使眼色說道：公子已然應允，你還有何說？侯婆說道：別的說項我是沒有，得先錢後酒，這個事兒，不能除着。班頭連說：行，行，轉項向求若虛說道：公子手底下有錢也撫，要是有先給他拿去，求若虛笑道：多了沒有？五七百兩，還到現成，遂由行囊中，取出五封銀子，放在桌上，說道：這是百兩一封，共五封。媽，拿了去罷。侯婆將銀子，裝於花箱中說道：我先回去，一會我取贖物來。求若虛說：媽，快點回來，別誤了事。侯婆答道：受人所託，即須終人之事。那有個誤哇。說着抗起花箱，壓的他一溜歪斜的，出店去了。班頭說公子急速籌備款項，我好給你打點一切。現在我暫時先回衙署，少時便來。求若虛說班頭送走之後，他到寶升銀號與萬順糧棧，借妥銀款，命權夥運送店中。他跟回來把款放於床上。打發送款的人走了，與店中要了紙筆，寫了一封信。諸事已畢，侯婆與班頭先後回來。班頭將寄放的贖物，交與侯婆說道：這件事就憑你辦了。侯婆笑道：你放心，管保沒錯。求若虛說道：這裏有一封信，內中將所有的情形，都寫明白，請媽，交與柳氏娘子便了。侯婆接過書信，笑道：拿着這封書，公子也得花個三頭二百的，傳書遞來的事，我可真沒少作。那一回子，我都沒中得錢哪。班頭說：得拉，得拉，別貪而無厭啦。這並不是情書，你要的是那一

門子錢，要沒有這封書，那個事你能辦哪？僕婆說，你可不要這麼說，沒這封書，你試看我辦的好辦不好，班頭說，別磨煩啦，趕緊去辦正事吧，當時婆子把贓物放在箱裏，一逕去了，少時回來報稱，柳氏娘子，見了公子的下信，非常喜歡，看明白了之後，立時就用火燒了，把贓物放在床上，並令老身代達公子爺急速進行，俾早日團聚，求若虛一聽此言，喜不自勝，把所借之款，點交與班頭，班頭賊款運到他的家中，用三分之一，把衙中上下人等，刑房，皂班，牢班，獄卒等都打點安當，第二天，知州升堂，提出賊犯，當堂審訊，按名審了一番，賊人等一口咬定，傅大業與伊子傅長發，是坐地分贓的賊首，所得贓物，都送到他家窩匿，這位知州本是損班出身，那曉得聽訟之事，對於署中人役，也不加以審查，所以司員人役，隨便舞弊，任意徇私，他令一聽賊人所供，不辨真假，立時命人，把傅大業金家拿到，捕差呈上抄出的贓物，知州一見大怒，即命帶傅大業，堂前聽審，少時帶到，兩邊人役，喊喝堂威，下面跪的可是傅大業麼，傅大業傳口稱是小民，州說道，你竟敢坐地分贓，命黨羽劫殺卸任的官員，快將經過的情形，逐一招來，免得本州用刑，傅大業戰戰兢兢的流淚說道，大人明鏡高懸，小民素守本分，不知道什麼坐地分贓，劫殺官府之事，望大人開天地之恩，與民辦冤，知州喝道，我把你這狹滑惡賊，我既然餘主使羽黨，劫殺官府，怎麼那被害官府的文憑路引，在

你家中搜出。請 傅大業說小人也是不得而知，請大人替罪民詳查。知州大怒分咐拉下去打，差役七手八腳，把傅大業按倒就打，直打的皮開肉綻，血染衣袴。傅大業那裏禁受得起，喊道，有招哇有招，慢叻。請大人寬刑與，知州命住刑，復反帶至堂前，喝道，你速々招來，傅大業呻吟着說道，罷了哇罷了，這就是我的情屈命不屈，小民確實坐地分贓，劫殺卸任官府。也是小民主便，那位知州見他招了，也不再問，當時叫他畫了供，分咐帶下去，又命人把傅長發，帶了上來，喝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傅長發回道，罪民叫傅長發，知州說你父子所作之事，快快實說，以免皮肉受苦，長發叩頭答道，罪民父子，係安善良民，並無犯法之事，請大人明鑑，知州怒道，你父已竟招出，你還要抵賴嗎，長發說我父受刑不過，屈打成招，我實對你說，我頭可斷，情不可屈，知州大怒，傳諭加重責打，長發把心一橫，閉口無言，直打的昏了過去，也是無招，知州命人暫且帶下，把韓氏帶到堂上，問了一遍，韓氏只是痛哭呼冤，知州無法，帶過柳氏，問道，傅大業父子的行爲，你可知曉，柳氏假意啼哭，碰頭說道，他們父子，時常深夜與些個形狀怪異的人，在暗室密談，小婦人雖看着可疑，可不知道是什麼事，又時常往家裏運送金銀細軟之物，也不知是那裏得來的，前些日子，我們老當家的，在我床底下，放了好些東西，我問他是誰的，他說是朋友寄存的，小婦人也並沒理會，那知

還是贓物呢。還是以往實情。請大人開恩。知州會他畫供退下。一面派人去抄傅大業的家。一面命將一千人犯分開了。監押起來。這才退堂。連審多日。只有長發。毫無口供。身上已無完膚。氣息只剩奄奄。可憐他全家被屈含冤。冤沉海底。幸賴賈昌齡暗地竭力斡旋。尚未斷了飲食。裝若虛在店等了多日。案情未定。深恐日久翻了案。豈不自費心機。遂又把班販。找至店中。密相合計。班頭說道。公子不必驚愁。我無法令牢卒。給他們飯中下些毒藥。把他毒死。隔完許報病死。拉出掩埋。也就完了。裝若虛笑道。此計甚妙。請趕緊辦。班頭離店回衙。與牢頭商議。牢頭伴為允許。暗中即來實行。皆因牢頭已受了賈昌齡的囑託。未忍下此毒手。只是敷衍而已。誰知過了些日。監中起了牢瘟。犯人相繼而亡。日有死傷。不獨傅大業與韓氏。也染上牢瘟。不幾日雙雙故去。傅長發慟心切切。病不起的不久者。追隨父母埋地去了。牢頭報了上去。發下三口薄皮材。搭出埋於荒郊。裝若虛得了此信。心中大喜。又使用了金錢。把韓氏弄到手中。携着回泉州去了。賈昌齡找着傅大業的從人。另備三口棺木。把他們的屍首取出。從新裝殮。葬於傅氏祖塋之中。弔祭一番。痛哭一場。反回家中。心中盡帶煩惱。命耐霜姑娘。給預備酒菜。自己坐在床頭。淺斟慢飲。以塊愁情。誰知越喝越愁。無限傷感。兀繞心頭。那淚珠兒一對一對的。滴了下來。姑娘耐霜。在旁伺候。一見父親傷心。

摸不著頭惱，也不敢多問。賈老婆問道：「我看這些日子，你總是愁眉不展，唉聲嘆氣，也不知因為什麼。今日回家索性傷起心來，家中沒有惹你心煩的地方啊，即便有什麼不相當，你可以明說呀。何必這般樣子，長了給你愁壞了，給我們娘兒兩，也敞悶懷。」

說，莫不是衙門裏有什麼不順心。賈昌齡說衙門個，也有什麼不順心，無非世途之險惡。人心之區測，實會我恢退的很哪。老婆又問道：「此話何由那起，令人聽之不盡。」賈老婆拭了拭淚說道：「想我一生，在公門作事，並不敢作孽，所謂公門中好修行，但是免不了有時分些贓錢。這是我內歎的事，我之乏于絕嗣，亦必因此，我不敢為惡，倘受此報應，照他們那樣賊貪言法，將來不知作何結局哪。竟敢陷害無辜，真是喪盡天良，究其原因，是被那萬惡的金錢超使，甘心作孽，屈害了好人。你道世途的危險，可怕不怕，老婆又說：「你說這些話，我更聽不明白啦，耐霜說道：「娘啊，還有什麼不明白，一定是衙門裏有了屈情的事，他老人家，看着不忍，有所感觸，才發這片勞騷。賈老婆苦笑，笑道：「還是女兒明白，真洞燭我心。姑娘笑道：「既然猜透你老人家的心事，請你老人家把事實說明，我們娘兒兩聽，你老心裏也痛快痛快，我們也明白明白不好嗎。賈昌齡點了點頭，未曾說話，那淚珠兒，又渡了下來，泣道：「姑娘啊，救你那恩，傅公子

全家已究負屈身死，若大的家業，瓦碎水消，家敗人亡了哇。姑娘一聽柳眉豎了一豎，鬮問：不知被何人所害，請父親把詳細情形示知。賈老兒忍泣把經過詳情，縷述一遍。姑娘聽罷，暗自傷慘，並未形諸於外，勸道：父親已把他們父子，葬於祖塋，也算報了他的大恩，事已如此，徒傷會子心，也是無益。賈昌齡說，話雖如此，我沒有力量，救出他們，心中總覺不平安，姑娘說道：凡事心盡到了，也就沒有什麼不安。成敗乃是天命，請父親少喝兩盃，吃點什麼歇息罷。天已竟不早啦，賈昌齡點了點頭，用了既飯，這才各自安歇。姑娘耐霜，躺在床上，暗自尋思：那傅公子於茶肆聽昌時，就看出我的苦情，爲我去馬戲棚看戲，又救我一個死，旋文由行院中，慷慨仗義，把我救出苦海，幾番再造之恩，尙未圖報，不想竟遭橫禍，我若不替報此仇恨，何以爲人，想到此處，把報仇的主意拿定，偷了些銀錢，帶在身上，由褥中取出兩把匕首，暗柳腰間，偷的出了房門，竄房越脊，跳至外面，一直來到城下，順馬道上城，由城上爬下，越過護城壕，認大道連夜回泉州而來，皆因他在馬戲般，闖走江湖，所以道路很熟，連宵隔皮的趕至泉州，進入城中，打聽裘百萬的住宅，有人指引明白，他來到門首，哭着叨念道：小女子是外來人，不幸父母雙亡，拋下小女子零丁無依，計要至此，賣身投靠，若有仁人君子收留，身價不計多少，願作使女，但是不能作妾，他這們一叨念，招了一團

子人。裘若虛聽說，門外有個女子，要賣身投靠，他忙着出來觀看，進了人群，一見耐霜，長的美艷無雙，不由魂搖魄散。上前說道：「那一女子不要啼哭，我情願收留於你，作個使女。」耐霜問道：「公子貴姓？」裘若虛說：「我姓裘，是本地財主，在此門裏居住。」耐霜暗喜，忙說道：「既蒙公子收留，身價在所不計。」裘若虛把他帶入宅中，問了姓名籍貫，耐霜假報了一回。裘若虛把他送至柳垂金的屋中，給柳氏作個丫環，耐霜諸事殷勤，小心伺候，很得柳氏的歡心。每遇裘若虛用話挑逗，如鸞似鵲，故作未聞，展眼過了匝月有餘，姑娘把裘宅的情形，體查明白。因為他宅有一名教師，姓賀名春，外號八臂鎮江湖神刀無敵將，他在宅中一年充教師，一半護院，究其實他娘借此棲身，要暗傳白蓮教，他乃是徐鴻儒的弟子白鶴真人白嘯長的門徒。姑娘得知底細，故不敢冒昧從事。這一日裘若虛與賀春練完工夫，一時高興命人擺上一桌酒席，與賀春對飲。二人在席前談論些拳棒武術，賀春樂機說道：「公子練武是為鍛練身體，可是必須要節慾呀。練武最怕花練，不但無蓋，而且有傷。」裘若虛笑道：「我是與齊宣王一樣啊。」賀春笑道：「公子又對我拉典啦，我還粗人可那裏懂得。」裘若虛笑道：「這有什麼不懂得，我是又好勇天好色，那樣也離不開呀。」賀春答道：「這也不難，我聽說白蓮教有一種道法，能够探陰補陽，長生不老，公子要入這個教，管護趁公子的心懷。」盡其所好，裘若虛一聽喜上眉梢，說道：

。如能入此教，我願足矣。惜不得其門而入。也是茫然，賀春說道有何難，不滿公子說。我便是白蓮教的人。公子若肯入教，有我介紹，那是太容易啦，裘若虛大喜，極力的一勸酒。這個賊很爲得意，盡量狂飲起來。直吃的更深漏殘，惡賊秀然醉倒，裘若虛命人把他摻至他的臥室去睡。這才退歸後面，也是有些醉意，浪踏入室，柳垂金忙上前接扶，說道，約，公子跟誰飲酒來着。裘若虛迷喜々笑道，與教師共飲來着，你以爲我醉啦，教師還醉了個人事不醒哪。而霜在旁一聽，心說這可該着，我有機可乘了，把裘若虛與柳氏伺候睡了。回到自己屋中，暗將一對七首取出，略候了一會兒，所有上下等人，均入了睡鄉，輕輕的來至屋外，見院中異常寂靜，天上的星輝一閃一閃的，好像祝德成功似的。獐身上房，到在前院，教師的臥房，聽裏呼聲如雷，暗用七首，將得戶柳開，飛身躍入，見賀春仰面朝天而睡，滿室酒臭薰鼻，潛至切近，手施用力，把鋒銳的七首刀，在惡賊脖子上一抹，撲赤一聲，惡賊的頭，當時與脖子宣告脫離關係，姑娘把賊人殺死，由窗縫出，站院中暗想道，此賊已死，我無懼矣。勇身上房，返回內宅，至裘若虛的臥室窗下，聽了聽裏面並無動靜，姑娘仍然用七首柳窗，不想卒索之聲，被裘若虛聽見，忙穿上中衣，繫上腰帶，由帳桿上掣出寶劍，此時窗已支開，姑娘躍入，見淫徒持劍出帳，撲上前去，左手七首格劍，右手七首分心便刺，裘若虛側身躲過，揮劍還

招，就在屋中斷殺起來。把個淫婦柳氏吓的縮作一團。那敢作聲。姑娘與跳開了半響，暗想房中不得施展手脚。不知誘他出去再說，想罷，虛恍一招，擦身由窗中躍出，如飛燕一般，落到當院。裘若虛那裏肯捨。隨後追了出來，舉劍就砍。姑娘側身躲過。回手用七首便刺，裘若虛雖有幾手劍法，怎奈身體虛弱，沒有幾個照面，就吁々喘喘。姑娘把一對七首一施展開了，如兩點電閃，叫形走開，似一團旋風，把淫徒逼的手忙脚亂。這一招淫毒的劍分心刺到，姑娘用七首掃開，進身就是一腿，把淫徒掃了一個跟頭，倒在地上掙扎不起。俠娘那肯容情，飛身縱至近前，咬呀照淫徒胸前便托，就聽嘩嘩的一聲，淫徒的心胸可開堂了，當時丁帳，姑娘又把他的人頭割下，棄於屍旁，復反躍入窗中。到在床前，掀起帳簾，向被窩中把柳氏提出，實於地上。這柳氏一絲未掛，赤條條跪在平地，叩頭不已。姑娘冷笑道：「由你一人所起，害了多少好人，你還想偷生人世嗎，請你把這個念頭打斷吧。」實對你說：「我在此奴顏婢膝的，就為與傅姓報仇，說罷，拍腿一脚，把柳氏揚的仰倒於地，兩霜姑娘用右手七首，照心窩刺入，往下一勒，其腔大開，眉跟動顫一陣，絕氣身亡。當時人頭割下，竄出窗外，到在院中，飛身上房，來至中院上房，揣開門，進入裏面，裘若虛的父親裘囊，未與寢妻，並頭而睡，忽聽有搥門聲音，都驚醒爬了起來。姑娘已至近前，當時把裘囊刺死。裘囊的老伴，跳下床來，往

出就跑，姑娘追了出來，喝道休跑，趕上前去，殺死在外屋門內，姑娘見殺了個痛快淋漓，心滿意足，所有僕婦從人，已都驚醒，慌忙出去，到府衙報案，姑娘並無走意，握着匕首，站在廳前等候，少時差人來到，打算過去把姑娘鎖去帶走，姑娘那能受這個辱，叫動起手來，把差刺傷，幾個班頭也帶了傷，忙命人回去報信，鎮台丁忠與衆高人趕到，及至張道長，上前說出名名，姑娘知是世外高人，這才纓前情，張道長聞聽贊嘆道，長發不愧爲義男，你不愧爲俠女，不想風塵中，有此義男俠女，你今已替傅長發，把大仇是報，可以自行投首打官司，不要妄傷差人，貧道必給你設法，減輕罪名就是了，姑娘泣道，謝謝仙長的厚意，小女子心愿已遂，何須苟延人世，說畢，猛然用匕首在喉間一刺，張道長救之不及，當時香消玉碎，死屍倒於血泊中，道長不覺失聲道，唉，真烈女也，衆高人都贊嘆不絕，鎮台率人到各處驗看，填好了屍格，命裘家從人把屍首盛殮起，派差人在此看守，與衆高人回歸鎮署，由官中發給俠女一口棺木，裝殮抬埋，立了碑諱，申報上司，完結此案，上司見了詳文，提拿漳州一班賣法之人與賈花婆，依法懲辦，奏參知州，解京問罪，張道長等歇了兩日，帶着叛賊，起身離鎮署，逕奔錦屏山紅樹嶺如意山莊而來，不一日來至錦屏山，順山往入山，進至山中，行了數里，峯迴路轉，現出一道小溪，兩岸垂楊成行，一段板橋橫臥，過了板橋，遙見紅柏遮籬，樹

隱芽茨，知是離如意山莊不遠，行至切近，有茅屋數間，竹籬環繞，簷前紅溜纍纍，廡後綠竹依依，竿扉上有橫匾一塊，上刻如意山莊四個字，衆高人贊道，竹籬茅舍自甘心，可爲此老詠之，到此門前，張道長手扣門環多時，裏面並無人出來應門，雲霞居士笑道，可謂十扣柴扉九不開了，又扣了半天，方見由裏間，出來一個童子，困眼朦朦的問道，諸位找誰呀，道長始知叫門不開，那童子原睡午覺哪，遂即答道，我們特意來訪六然居士，可不知他老先生在莊否，童子說道，諸位來的不巧，我師父前些日子外出訪友，後來回莊，立命我六個師兄，收拾軍刃馬匹，行囊包裹，不知什麼事，匆匆率着六個師兄，出門下山而去，看那個意思，是有遠行，歸期不定，張道長等聞言怔然，那六然居士，乃是隱逸清高之人，怎麼率着六個兒子，棄馬遠行呢，原來老居士，終日靜觀山水，笑談清風，一塵不染，萬慮皆空，優遊歲月，享自然之樂趣，忽然久靜思動，想到蒼松嶺滴翠華竹溪別墅，去訪滌塵野叟岑適岑方平，當時背劍下山，直向竹溪別墅而來，相離二三百里路，老居士飄揚闊袖，在平川大路上，施展輕工，一日而至，進山行來，日已西沉，暮謁蒼茫中，炊煙四起，濛濛疎林裏，倦鳥歸巢，老居士一邊玩賞風景，一邊往前行走，行至竹溪別墅前，見柴扉半掩，邁步進至裏面，忽聽草閣中有人吟詠道，少年十五二十歲，步行奪得敵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業下黃須兒，一身轉戰三千

里一劍會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敵驕奔騰畏疾黎，術青不敢由天幸，幸廣無功緣數奇。六然至閣前笑道，滌塵兄與會也苦，故人遠道來防，兄怎還高踞閣中，裏面請雙頓止。鼓掌笑着迎了出來，說道：六然弟甚風吹到，想殺兄也。當下各道寒溫，叙了契闊，讓入了閣中，童子獻上茶來，茶水已畢，滌塵叟吩咐預備酒菜，少時擺了上來，無非是山獐野菜而已，兩位高人，把酒倚窗，暢談舊雨，童兒點上蠟燭，閉了閣窗，六然笑道：兄何故想起吟王維的老驄行來呢，滌塵老叟嘆了口氣道：唉，我是心有所感，老居士問道：兄有何所感，請道其詳，滌塵叟說道：我近聞白蓮教匪猖獗，遍燒淫窟，現在雲南省城，被毒風小白蓮寺的兇僧經廣，勾結綽索嶺毒煙洞主哈哈赤龍，與滿洞西首威威罕，及苗洞西長又多扎克賽等，圍困起來，涼國公已身負重傷，我聽了這個消息，欲前往破賊，奈獨力難支，且年老無能，故吟此詩，以消愁悶而已。不想被賢弟聽去，六然居士聞聽太驚道：省城險急，我們在野之人，亦當前往去敵，須知我們得享清福者，也是國家所賜，國家多事，我們焉能安，此真報國時也。兄何以老自餒，請兄與第同費匹夫之責，去救省城之險，滌塵笑道：弟有過國之心，兄豈無忠君之志，但賢弟父子前去破賊足矣，如弟厥功難奏，兄必繼弟於後就是了。當經計議已定，次日趨同如意山莊，命六個兒子，收拾好了馬匹軍月，一齊起行，直向雲南省城而來，非放一日

已然來至切近，就見城下，兵屯如義，槍戟如林，環城仗朋無數，旗旗開空，再看城上，守兵往來，如穿梭的一般，火箭火箭移排於女兒牆上，兩下對崎，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老居士立馬看了多時，見西南角上的是，苗也的旗幟，當即催馬率六子，繞到苗人的營前，爺幾個下馬，牽着至營門外，苗兵喝這，那裏來的，快通名姓，老居士說道，我乃錦屏山六然居士南宮顯是也，特來見你們大王，趕緊去通稟，原來老居士早年曾在苗搖地帶棲居，傳授苗搖人等的武術，苗搖的尊長，曾以師待之，也與老居士學武，老居士威名，苗搖人甚是欽仰，今苗兵一聽是老居士到來，那敢怠慢，忙入營回稟，苗王南多扎克賽，聞老居士到來，親身出營迎接，一同入帳，分賓主落坐，苗王問道，老居士率令郎稱刺來，莫與我助戰麼，老居士笑道，老夫此來，並非助戰，給是與大王也無益處，苗王道，不知有何益處，敢請說明，老居士說道，請問大王，那白蓮教，與明軍，誰此誰邪，苗王南多扎克賽沉思半天，說道，明軍固然較白蓮教爲正，但是向來對我們毫無恩惠，且地欺騙，故今協助白蓮教，與明軍決戰，老居士笑道，既然大王分出邪正，反倒助邪至惡，豈非是敢滅亡之道，現在明主神武英明，將士用命，施仁布德，對於你們苗搖也是一視同仁，無分畛域，豈似前元之欺壓行耶，請大王自識清些，不要一概而論，我實大王說吧，我父子是特來替國家效力，平潔白蓮教匪，國以小玉素有關

生樣誼，不忍在軍前，以白刀相見，尤不忍大王受白蓮教之愚弄，究竟大王必欲協助邪教，老夫亦有相當對策，那時恐大王追悔莫及，大王要順王化，其利有三，一，可是皇封，名正言順，二，與明軍合作，可得庇護，苗族水固，三，破了邪教，你們苗族免受他等的蠱惑，無內亂之虞，我的意思，是爲你我設想，不知大王意以爲何如，苗王說這，老居士的意思，莫非令我反幫助明軍麼，老居士笑道，明軍無須乎你們幫助，祇要你們退避三舍，作壁上觀足矣，苗土說老居士所說，不爲無理，俟我邀集豬洞主，與毒煙洞主，共同商議妥了，當有以報命，老居士說，此事不可久延，是時是利害的關頭，切須要早決定，我父子先入城一行，明天再來聽信，洞主肯放我通過否，苗主知道他們父子，都是來無踪，去無影的工夫，是阻當不住的，不如賣個人情，倒覺好看，忙笑着答道，別處我不敢說，在我這汛地通過，那不是太行了麼，當時傳令，放老居士父子氏營而過，老居士率六子乘馬穿營來至西城門下，仰馬向城上說道，快些開城，我乃錦屏山如意山莊南宮顯是也，特來助戰，守城軍士，不敢自專，忙入敵樓，報與經略使神喊無敵賽廉頗皇甫旭知曉，皇甫旭聞報大喜，忙出敵樓，手按護心板，向城下觀看，果然是六然居士來到，忙命軍士放下吊橋，開放城門，提黨下城，跨戰馬出城迎接，老居士見吊橋放下，率子催馬過橋，將及門洞，皇甫旭迎了上來，在馬上互相抱拳爲禮，一同入

城。至帥府下馬。謙讓至帥府，分賓主落坐。差人獻上茶來，皇甫旭問道，老居士如何到此，六然居士笑道，近由友處，聞知省城被困，恐有疎失，故率子連夜趕來，佐助大帥。破此邪匪，皇甫旭笑道，得公來助，不啻旱苗得雨。此城無虞矣。六然居士問道，聞藍大將軍負傷，不知全愈否，皇甫旭說道，幸經張三峰道長趕到，用藥給醫治好了，六然居士忙道，張道長現在那裏，請來相見，以便共議成機，皇培旭說道，張道長等衆高人，追拿那窮兇極惡的敖光烈去了，不然賊軍也不敢進兵困城，六然居士又問道藍大將軍何在，敢請一見。皇甫旭說道，大將軍現在東門，督軍防守，大概是不知老居士駕到。不然早來相會了。說着，立命差人，前往去請，不一時藍大將軍來至帥廳，皇甫旭起身彼此給指引了，互相爲禮，謙讓入座，藍大將軍笑向老居士說道，高人到此必有以教我等，老居士笑道，將軍太謙，老朽本着忠君愛國之精神，盡匹夫之責任，前來效命，以備前驅，大將軍抱拳說道，老先生無乃太客氣。皇甫旭插言道，請老居士出一良策，我等願聽指揮，老居士笑道，據老朽測度敵情，那毒風小白蓮寺的軍馬，不足爲慮，無非烏合之衆，打勝不打敗，所可慮者苗搖等，幾路軍馬，來等性野不馴，且恃勇好鬪，那些苗搖之兵，都是如虎似狼，生成的蠻力無窮，身體矯健，他們的軍器，異常鋒利，每一作戰，有進無退，銳不可當，雖無相當的訓練，可是萬衆一心，須以攻心之法勝

之。皇甫旭說道，老居士所說攻心之法，莫不是用擒縱之策嗎？老居士笑道，若用擒縱之策，豈不延遲時日。邪敵當前，那有那個工夫。藍大將軍問道，究竟老先生這個攻心法，是怎麼進行呢？老居士微笑道，不瞞二公說，我此來已把苗人說的話有些歸服至化之意了。皇甫旭與藍大將軍齊問道，老居士怎能說服於他呢？老居士笑道，早年老朽好奇心勝，所有名山大川，無不遊歷。後來遊至苗疆地帶，那些苗疆之族，以我爲好細，欲意加害，殺老朽把他等擊退。事被苗疆兩洞主聞知，延我爲上賓，求我傳授他們擊之體。我在他們那裏一住數載，很有些苗疆各族的人，信仰於我，他們兩洞主，也待我如雙，因爲有這段關係，所以我前來。先到苗營去了，我向他曉以大義，他也有些覺悟。我兩日前去一回，便能得有成效。把苗疆各族安撫住了，破小白蓮寺豈不易如反掌。皇甫旭與藍大將軍一齊鼓掌說道，老居士未用一兵一卒，竟能平定三路強敵，真神人也。老居士笑道，二公休得過獎。待明日我去苗營回來，再議破邪敵之策不遲。當時議定，次日晚，老居士單身越牆而出，真至苗營，使燕子鑽雲的工夫，來至裏面，站在帳前，向苗兵說道，通報你們大王一聲，就提我來求見。苗兵認識是老居士，忙入帳通稟。苗子聞報，派人把老居士迎入帳中，謙讓入坐。老居士詢道，不知大王與各洞主商議的如何？苗子說道，我們已商議好了，也不助明軍，也不助白蓮教，明軍勝了之後，若

給我們各洞請封。只要皇帝降下，我們是年年進貢，歲歲奉朝，決不復反矣。老居士笑道：我再給你們一個便宜，明軍把那殺殺收後，所以輕重馬匹器械等項，任你們所取，明軍決不要一草一芥。苗王大喜。當時立了盟約。老居士歸至城中去了，這苗黨等人，怎麼被老居士一寥寥談話，就說服了呢。原來他們也有一種心理，頭一次老居士入城之後，苗黨洞主，就秘密遣人把搖洞洞主與毒煙洞主，請至營中，當將老居士之言，陳說一番。瑞主說道：弄六然居士，來助明軍，恐白蓮教不易取勝了哇。不如咱們就照他話行。袖手旁觀，明軍若敗，我們便助白蓮教。白蓮教若敗我們就助明軍。令他們互爭。我們坐收漁利。這個辦法，再好沒有。等明天老居士來，就向他說，各洞主都按兵不動，就是了。所以苗主才向老居士，互立盟約。老居士並不是不明其意，好歹把他們安穩住了。以便一查去談白蓮教。老居士回至城中，向苗甫旭等說明一切。藍大將軍問道：苗黨既定，白蓮教如何破法呢。請老居士明以教我。六然居士說道：小白蓮等都是一些技擊之術，與他等開兵交戰，恐我軍不濟。明日晚我父子，進入他營，與他等一戰。如見敵營火起，請老居士與大將軍，分兵兩路，由左右抄殺上去，管教他片甲不回。但是城中，須要留強兵把守，以防苗人背盟。皇爺駕稱遲遲稱是。次日晚，老居士與長次二子南宮超然，南宮鶴然說道：弟二人向賊左營闖入，殺他的賊首，把左營的賊首殺

了之後，便向賊的中營殺去，二子連很領命，復向三子南宮登然，四子南宮軒然說道：你二人入賊的右營，把賊人殺敗後，也向中營殺去。二子稱是，遂對五子南宮淡然，六子南宮泰然說道：你兩隨我殺奔賊的中營，我把經廣殺退之後，你兩便放信火，千萬勿誤。二子稱是。老居士分派已畢，用了酒飯，候至仞更，父子爺兒六個，都收拾緊趁利落，各背寶劍，出離帥廳，爺六個縱身上房，一躍而逝，至城下由馬道上城，老居士遙望賊營，各處燈火，如萬點辰星，按了按劍把，率六子由城上跳下，縱過城壕，施展飛騰術，轉眼至敵營切近，聽了聽裏面除更鼓之聲，別無動靜，老居士把手一揮，超然，驚然等，向左殺去，登然泰然，向右殺去，老居士等他四人去後，這才帶淡然，泰然，進入中營，幾道黑線相似，縱至中軍帳前，此時經廣與群賊商義破敵之策哪，老居士，在外面大喝一聲，兇僧快快出來領死，現有錦屏山公然居士來也，經廣大吃一驚，忙率衆賊出帳，見帳外站一老叟，頭戴葛巾，身穿靠襖，腰繫絲條，高腰過膝白襪，穿着薄底雲履，背背一口寶劍，劍穗飄於肩頭，壽眉，朗目，鼻如懸胆，唇如丹珠，銀髯飄酒，精神百倍，左右各站一中年人物，都是英氣勃勃，各拿一把七星長虹寶劍，經廣枚九耳八環方便產，喝問道，老兒可是南宮顛麼，老居士笑道，是也，你既知我名，還不過來領死，經廣大怒方要上前，早有駁電金剛蓮楚，舉一條毒龍杖，跳至當場，一言不發。

，輪杖就打，南宮泰然上前接住斯殺，戰約兩三個照面，被淡然一劍，揮爲兩段，怒惱排雲金剛蓮和，分一對短把追風莊葉蓮花產，撲過來向淡然頭頂就劈，淡然說聲來得好，斜身繞步，捧劍進招，他七子的劍法，同凡向，把追魂取命風雲連環劍法，施展開了，如風雨驟至，波濤洶湧，殺的賊人，眼光繚亂，手足失指，微一疎神不要緊，劍過處，人頭擦出多遠，死屍倒於塵埃，淡然捧劍，向群賊嘿々的笑道，那個頸子發癢的，速々過來，嘗時有飛天羅漢蓮靜，挺一棒渾鐵禪杖，搶上前來，攔腰便打，淡然着實了得，用臥看巧雲的姿勢，躲過杖去，反背撩陰劍，兜當便撩，惡僧用旋風腳的工夫，躲過劍去，隨驟隨論就抽，淡然歲頭縮頸，把杖躲過，橫仁掃月的招數，劍向惡僧雙腿便掃，就聽略噠一聲，惡僧的雙腿折斷，慘吼一聲，摔倒於地，惡僧不用說飛天哪，這回連上路也不用了，淡然也真狠，一個箭步，竄至切近，手起劍落，把惡僧殺死，怒惱了賊群中的，白面大歲秦太和，提劍尖壓把燕令刀，跳了過來，將要動手，南宮泰然，迎了上來，說道五哥退後，呀小弟也開一棚張吧，淡然說道，老六哇，漂亮點兒，別怯手哇，秦太和一聽，心說，你們跑這裏去當學啦，不由大怒，舉刀就劈，秦然一面躲閃，一面還招，賊人的刀法，甚是奧妙，無奈怎抵秦然的劍法厲害，也就五七個照面，被秦然把刀彈開，使一招白蛇吐信，正刺中賊人的咽喉，寶劍一出，屍身倒地，惱了通臂

猿猴秋心，分一對判官筆，縱至雲梯，舉筆便扎。秦然滴溜一轉身形，繞到賊人身後，捧劍向後心就扎。賊人翻身躲劍，往裏進招，戰約數合。賊人雙筆舉齊，向二目扎來，秦然縮頸躲筆，臥腰橫劍一掃，把賊人掃了一個，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將要縱起，秦然的劍，已刺在心窩之上，嗚呼！惡賊咧一咧嘴，一命嗚呼。經廣一見，折了許多人，大喝一聲，殺！擺八環盾，搶了過來。老居士這才探臂回手，套挽手，按劍發，把秋深寒光劍，由背上抽出，教正經廣，此時羣賊一擁齊上，與淡然秦然混殺在一起，老居士在賊群賊中，與經廣拚命廝殺。把一口寶劍舞的如疾風厲閃，真可謂霍如羿射九日落，矮如帝慘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混如江海凝青光。只殺真天地為之底昂。群賊神色沮喪，父子爺三，三口寶劍，殺了個落花流水，痛快淋漓，群賊中死傷者，已有大半。多虧經廣的八環盾，救住老居士。不然早已戰敗。又苦鬥了多時，忽左側竄過兩個人，每人一口寶劍，如生龍，似活虎，把賊人殺的紛紛倒退。老居士一看大喜，原來是趙方與雷方哥兩個趕到。皆因他兩個奉父命，進入賊的右營，到至帳外，見有兩個賊人，在帳中對坐閒談，哥兩個用燕子穿簾的工夫，先後飛入帳中，手起劍落，把二賊殺死。嘍兵一見大亂，將要圍裏上來，哥兩的舞動寶劍，如削瓜似切菜，亂殺嘍嘍。殺了一陣，兩軍一躍，縱圍出外。疾如驟隼，向中軍殺來。正趕老居士與群賊混戰，二人加入戰

殺。口中喊道。賊的左軍頭領。已被我等刺殺了哇。老居士說。好。算你兩奇功一件。離廣聞聽叫苦不迭。只得捨命相拚。正在不得開交。忽由右側又縱過兩人。口中喝道。群賊聽真。汝等右軍已破。還不束手就縛。說話者。正是澄然斬然兩。原來他們哥爾。縱入賊的右軍中。恰遇上右營頭領。鎮海獸朱橫。穿天瘟神雷霸。各提軍刃。出來巡營。見有兩條黑影。喝道。什麼人。敢入營窺探。話言未了。澄然斬然已至切近。一語不發。舉劍就劈。二賊躲劍還招。殺在一處。澄然戰住朱橫。斬然戰住雷霸。兩個人捉對兒厮殺。戰約數十回合。澄然把寶劍招數一變。撥開賊人的軍刃。用一招力剪華山勢。把賊殺死。雷霸一見朱橫被殺。心一發慌。被斬然劍探兩節。嘍兵大亂。紛紛逃竄。澄然哥兒兩個。趕殺一陣。向中軍殺來。來至前。加入戰中。賊人漸々支持不住。經廣又急又氣。把禪搖動如飛。捨命抵抗。老居士忙命淡然等。速放信號。當時信號點着。飛向空中。如金陀鑽天相似。信號起去之後。城中連珠砲。震天價向。藍大將軍率軍抄殺上來。賊人此時勢已危急。經廣情知不妙。將要逃走。忽見山寨外。飛進一人。不覺喜出望外。忙叫部傳快。助戰。原來來者。乃是樂佛通靈。自中狹起風誘敵之計後。退回太行山玄天寨。料着此寨難守。當時值火英燒。率衆人逃入太行山叢山通天寨內。藏鋒養銳。希圖再舉。奈人數不足。他據返極樂山林。把所有弟子調集於此。遂命人安

爲防守山寨。又遣人去招集各路賊匪，分派已畢，遂下山逕向極樂禪林而來。這日晚正行至雲南省城外，見信火高飄，聽殺聲一片，知道是他徒弟經廣與明軍廝殺。忙掣縱雙如意，來至毒風小白蓮寺的大營外，回見城中明軍，如潮湧的一般，衝殺出來。急出身躍入寨中，見經廣等已漸夕不及，這才大叫一聲，躍至當場，向經廣說道：汝速去督飾嘜兵，抵當官軍，待爲師收復等，經廣帶一撥人，竄出城外，整頓嘜兵，堵繫官軍，將出得營來，官軍已然殺到，披水勢把賊寨圍住，爲首一騎馬，上面騎定一人，手托大槍，正是涼國公藍大將軍，數員副將，勒馬分列兩旁。藍大將軍知道惡僧等的暗器厲害，不背令衆將與之白刃相接，把大槍探，火箭手，火噴隊，衝了上來，一齊向衆賊施放，火弩齊發，如飛星，似聚雨，燒射過來，賊兵猝不及防，立時傷亡一片。經廣見不是頭路，勢難抵抗，急命衆賊圍着他，爬伏就地，施展陀術，往前爬行，及至爬至火噴隊的切近，噉的一聲，聳身躍起，竄殺一陣，火噴隊，火箭手，萬沒想賊人有此一招，火噴筒與火箭，失了效力，只得紛紛倒退，藍大將軍見賊人闖了上來，一擡大槍，截着廝殺。那幾員戰將，也是各擺軍刀，捨命的爭鬪。官軍與嘜兵，攪作一團。真就是白刃接兮寶刀折，兩軍陣兮生死定。屍填壕內，血流漂杵，直殺的鬼哭神豪。天悲地慘，藍大將軍一見戰將，被惡僧等逼的，堪夕不支，在這危急之際，忽見一人，飛入陣

口中喊道，惡賊休要猖獗，現有張三峰在此，真是先聲奪人。經廣竟下的倒退幾步，橫產觀瞧，不是張三峯是誰，正自吃驚，更々々，又縱入數人，乃是无化高僧，與雲霞居士，及巴氏父子程錦華等，各擺軍刃，搶上前來，這幾位是由那裏來哪，原來衆高人到在如意山莊，去訪穴然居士，一聽說他們父子遠出，歸期不定，只依然出山，到在一個村鎮，小店住下，張三峰向大家說道，既然訪他不遇，我們趕緊回省城吧，那裏的軍事，也甚吃緊，別再延遲呀，衆人齊稱，是是，翌日晨，趕奔雲南省城而來，這日晚來到省城切近，聽人聲鼎沸，叫殺不絕，張道長說道，諸位聽，官軍與賊兵交上戰了，我們速去接應，當命月華與公冶修與公冶老俠，把賊賊藏於林中，妥爲看守，餘也都隨着道長直殺上來，適值監將軍，有些不支，當即一聲大叱，跳入陣中，繼續着衆高人，也闖至近前，經廣雖然胆怯，但處此生死之際，硬冶頭皮，來戰道長，舉起八環連，嘩楞々，當頭劈下，道長陳虛境招，打在一起，衆高人與群賊亂戰亂殺，巴氏父子兩條鞭，舞動如飛，把群賊的軍刃，磕的亂飛，雲霞居士與元化長老，更是談笑殺賊，毫不費力，衆惡賊好容易闖散火噴隊，已爲得了手，誰知又來了，這麼幾位，忌惡如仇的高人，霎時殺傷了一片，盤大將軍趁治這的工夫，率衆戰將，督飾官軍，截殺嘍兵，這些嘍兵那有紀律，各不相顧的敗了下去，經廣見嘍兵潰散，大勢已去，不敢戀戰，率々

手下黨羽，拚命殺出，落荒而逃。張道長將要追趕，忽見由暗管中，跑出一撥賊人，道長等截殺一陣，賊人鳥飛獸散，鼠竄而逃，最後一人，倒托雙如意，跳了出來，細看乃是極樂佛通靈。後面追出的乃是六然居士父子，心中大喜，不暇接談，只把兇僧截住。原來六然居士正與經廣等接戰，忽見通靈上前，把經廣替換下去，不由勃然大怒，掉秋水寒光劍，向通靈就扎。通靈咬牙切齒，梁劍還招，那哥六個逼住群賊，老居士勳着拳見經廣舉一技人，抵當官軍去了，心中甚是着急。恐官軍非其敵手，一時又脫不開身，通靈的一雙如意，着實了得，急切難分勝負。老居士把平生的絕技八法神劍施展出來，拚命的苦鬥，戰約百餘合，通靈聽管外殺聲震耳，料經廣未能得手，喝聲走，衆賊紛紛往用逃奔。他倒托如意在後，及至闖出管來，便被張道長截住。凶僧那敢動手向刺斜身便逃，與經廣及衆賊，會合一處，帶着些殘廢兵，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住下苦奔，正跑着忽聽一聲砲響，苗豬等的軍馬橫殺過來，大刀闊斧，亂殺亂劈，嘍兵又死傷無數，通靈等捧死忘生，闖了過去。這連戰爭，把賊人傷的胆破魂飛，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樣子，逃回毒風小白蓮寺去了，苗豬等得了若許輕重與刀矛器械，他們，慾壑已滿，飽戴而歸的去了。藍大將軍傳令，焚燒了賊人的寨壘，命人掩埋屍體，此時天已大亮，整頓隊伍，會合衆高人，公冶老俠率月華與公冶修帶着放賊，也

趕到了，一同入城，皇甫旭迎接出來，入了帥府，這何互相見禮，差人倒過漱口，盥面水。衆人漱洗畢，落坐吃茶。藍大將軍發放軍情，命人張貼告示，安定人心，諸事就緒。這切與衆高人，大擺酒筵，暢飲開懷。在席前張道長向六然居士說道：「我們曾到貴莊造訪，不想老居士先我等來此，真是高，行徑，非我等所能料及。」六然居士笑道：「恕我父子失迎之罪，不知仙長等到敝莊何事。」張道長說道：「皆因盤蛇亂果峯，太上真君，聚集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各派頭腦，要大勦干戈，妄起殺機，助白蓮教，對抗官軍。我等想此事，若不把老居士請出，恐難解決。」六然居士笑道：「除非我父子無聞，既然知曉，何待衆位柱駕去請，今日之戰，就是我父子大開殺戒之日。」諸位既有忠君報國之熱忱，我父子當追隨於後。」衆人聞聽鼓掌說道：「老居士真慷慨人也。」我等浮一大白。」老居士笑着說道：「諸公過獎了。」藍大將軍向張道長問道：「仙長與衆高人把放賊由何處擊住的呢？」張道長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藍大將軍與皇甫旭聞聽，不覺向公冶修起敬，齊說道：「我明軍得這些磊落奇偉之士協助，自蓮教何愁不滅。」元化長老拈鬚道：「語雖如此說，也殊非容易呀。該教匪蔓延遍天下，有顧此失彼，不暇兼顧之虞，一言以蔽之，天數使然。豈人方所能爲。」張道長嘗說：「自有定數，實至言也。」雲霞居士嘆道：「邪教方與未艾，恐非短期間所能肅清。」你只有抱定百折不回的宗旨，盡天下安危匹夫有責的義意，也就

是了。巴老俠哈哈笑道：聽諸公妙論，我父子寧可不要寶馬，也得殺賊報國，解不再爲一己私事爲急務了。公冶老俠笑道：巴老俠客直人說直話。今我精神一振，鐵冠道人笑道：諸公所言，各盡其妙。總之都不外志義二字，以此忠義二字爲懷，便是殺賊的利器。衆人齊笑道：仙長之論，真是別有見地，令人曷勝欽佩。談論多時，席散各自休息。歇了一日。第二天，藍大將軍與皇甫見略使，與衆高人商議道：那毒風小白蓮寺，實心腹大患，若不乘此逾期，恐將來更不易除根了。張三峰遇六然居士齊說道：二公之言是也。請事不宜遲，調集軍馬，兵取毒風小白蓮寺。我等願爲二公共破此山。當時議決，立即調動軍馬，同衆高人，殺向小白蓮寺而來。及至切近，藍大將軍令軍士，環山圍困，佈置妥當，一探號砲，傳令進攻。衆軍士蜂擁而上，攀籐附葛，登崖越壑，極力進攻，怎奈山勢險峻，防守甚嚴，攻了多時，山上灰瓶砲子，滾木擋石，紛紛砸打下來，官軍傷亡一片，不能得手。藍大將軍見傷兵力難得進展，只得傳令停止進攻，休息兵力。次日又攻了一次，也未得絲毫便宜。藍大將軍回帳，向衆高人說道：賊人據險以守，殊不易破。不知衆位高人有何妙策，請代爲一辦。俾免耗我兵力。張道長道：此山以賊人巢穴，自然要死命盡全力防守，若徒以兵力奪取，是不易收全功。我有一計，請大將軍分兵一半，撥歸我等率領，繞至後山，竟先攻取極樂禪林，後山一破，小白蓮寺垂手

可得矣。藍大將軍說道，那極樂禪林，恐較小白蓮寺破之尤難。張道長笑道，用兵之道，先難後易，先急後緩，由難就易，由急就緩，何愁不迎刃而解。藍大將軍笑道，仙長所謀，量必無失，明日與仙長分兵一半，聽候指示機宜可也。次日藍大將軍，挑選精銳七卒，告訴了一番，撥與張道長統帶，張道長命多預備火噴子、火箭，以便臨期應用。是日晚張道長命藍大將軍，只取圍困之勢，如見山頭信號一起，便率軍由盤道攻殺上去，切勿稍緩。吩咐已畢，令士兵隨着衆高人入了大帳，商議入山之策。六然居士說道，這極樂禪林之中，非彼等閑，其中除去消息，便是埋伏，圍着廟宇，方圓一里之內，便令夫寸步難行。佈滿了鋪地錦，梅花坑，陷井，翻板各種埋伏，這類埋伏，固然嚇我等不住，但是一步比一步利害，裏面伏弩四設，窩刀，攙輪，翻天印，攔門關，自行人，不行犬，銅絲網，神火罩，串地龍，轉心亭等等精巧埋伏，實在數不勝數，任你大陸金仙，一經觸動機關，是難逃活命，彼等慘敗而歸，前山特兵力防守，後山必仗埋伏抵禦，若在平時，乘彼等不防，未撥動機關，尚可前往一行，今值緊急之時，他等必時時刻刻撥動機關，我們若不有相當的計畫前去，恐必中彼計中。張道長等笑道，素知老兄對於消息一道，是個熟手，區區極樂禪林，兄何特重之甚，六然居士道，道兄但知其一，不

知其二，此處埋伏與八卦蓮花島先天觀的埋伏，是出一人手所造成，其中奧妙，與先天觀可衆伯仲，張道長笑問道，老兄台何由得知道此詳情，六然居士道，這還是早年聽我學消息的師兄，妙手無雙，瞥目神尼普化大師所講論，張道長說，我風聞此位高僧，已覓圓寂了哇，六然居士笑道，沒有，有有，現在隱隱在深山古剎之中，只不得詳細地點說是人，此人已得禪機三昧，雖不能開泥丸，運神離舍，亦已練成不壞之身，實勝我輩一等，雲霞居士，接口道，老居士既然聽高尼，請講過，定能有法破他的消息了，六然居士說道，對於破此消息，我實不敢確定準有把握，咱們先預定一個計畫，臨時再見機而作，或能有成，鐵冠道人笑道，那就請老居士，給計畫個妥當辦法罷，老居士說道，他那裏的消息埋伏，雖然層出不窮，究其實各種機軸，總歸一弦，這總弦約畧在東南坤爲地那邊，有五間八角亭內，總弦是三環套月的形勢，其中係吉樂佛通靈的師弟通化率兩個弟子，經修靜守，專司撥動機關之務，且兼防護之責，在那八角亭外，滿佈潛息埋伏，較他處尤爲厲害，亭內除着守人，所佔之一席之地外，餘者人都是險地，這個地方的消息，擾上決無活命，因爲是總弦所在，所以異常險惡，咱們要把這總弦壞了，各處消息，便完全失了効力，長軀直入，以走平地了哇，張道長問道，這總弦應以何法之，老居士笑道，那可得到達那裏，臨機設法，此將定法不是法呀，咱們明晚一齊前往

，斟小兒女攀，也開一開眼界去，當時議定，各自歇息，次日天晚，張道長命衆軍，預備火噴子火箭，沿山防堵，似遇賊人竄至近前，即加以迎頭射燒，勿得有悞，囑咐已畢，衆高人率着小女兒們，擁展輕工入山，此時一勾新月，掛在天邊，衆高人借着月色，攀藤幕附，直上山頭，六然居士說道，諸位留神，再往前行，步步埋伏，處處的是消息了，咱們須魚貫而行，說着在前行，一邊走着，一邊用劍試探好在廟外院見平些當能消息，瞞不住衆高人的眼目，展眼來至吉樂禪林切近，仔細觀着，好一座廟宇，聽了聽並無動靜，只有那言前鐵馬，被風吹的華楞華楞的響亮，衆高人鹿伏鶴行的，繞到廟後，六然居士首先縱身而入，腳尋實地，打暗號衆人紛紛跳入，直向坤爲地方向而來，隱隱約約有五六丈，見有一座八角亭，老居士與衆人伏在地上看視，遙見亭中，橫三豎四的，都是機竅，秘似織網，旋々轉轉，鋸齒式的小輪子，交錯着懸於中間，有三個開輪，式似三環套月，三根總竅，通於亭的上端，二個僧人，各把一輪，每僧身旁，放着一對降魔杵，六然居士向張道長悄聲說道，仙長請看當中那個僧人，便是吉樂佛迦靈的師弟通化，左首那僧便是精修，右首那僧便是精靜，張道長說道，究竟此絃怎坡矣，六然居士說道請仙長勿忙，待我來查看明白，再動也不晚，說着站起身來，仔細查看多時，見當中薩爾丈餘遠，有一樁樞，統共有三個樁厥，再看左邊也是那樣，右邊也是這樣，再看

那三個僧人兩耳都安有聽音的機關，老居士看罷，問衆高人說道：「諸位請看，那幾個樁概沒有，衆人說已竟看見，老居士說道：『那便是出入之路。』請仙長與雲霞老居士，與我分三路登樁而入。但是亭裏無處不是埋伏，只有那二個僧人所立之地，決無險惡，我們登樁跳入，須落在僧人身上，運用罡氣的內工採山法，把三個僧人採倒，用劍先把僧人刺，然後斫斷總弦，則大功成矣。可是請鐵冠道兄，率他們小弟兄，在遠遠的詐作指揮入廟的動靜，引這三個僧人的心神。注在那裏，我們趁機關跳入裏面，萬不可稍緩。不然惡僧一發機關，我等休矣。切要切要。當時計義停當。鐵冠道人，率着公冶修等，奔東西方，故意把脚步放重了些，鐵冠道人又把聲音放高了些說道：『我們可由此而行吧。』此時那三個看陣弦的僧人，已由聽音的機關中，聽見聲音，聚精會神的傾聽，預備發動機關。六然居士與張道長及雲霞居士，見三僧凝神，那敢怠慢，一齊施展燕子三操水的工夫，由莊概上跳至亭中，其快即風，同時落在三個僧人的肩上，運用採山法，把三個僧人，採堆蘇了，目努口張，閉過氣去，三位高人，手起劍落，把三個僧人殺死。這才倉郎略查，把輪盤與總絃，用劍斫壞，那些小輪略支的亂轉一陣，當時名處的消息，完全壞了，三高人縱出亭外，會合鐵冠道人等，向藉經樓而來，不想吉樂已得着了信，率帶十二個弟子，迎將上來，撞個正着，極樂佛咬牙切齒的喝道：『大胆的張三峰，敢膽來

破我的消息，與您鬥勢不兩立。張道長笑道：通靈啊，你的大事已去，莫不成你還作困獸之鬪麼？通靈怒道：休要賣狂，快快過來一決雌雄。張道長將要過去，程錦華一擺軍刃，早跳至當場。當有經明上前舉儒意便打，程錦華舉軍刃還招，兩個人戰在一起。通靈命衆弟子一擁齊上，公冶修、月華、巴廣瑞、及南宮弟兄，抵住群僧。六然居士與張道長等，群戰通靈。通靈此時眼都紅了，把一雙儒意舞動似飛，捨命相爭，衆高人也是極力進擊，苦鬪多時。通靈見衆弟子，帶傷的不少，己有不支之勢。自己也有些抵抗不住，料着不能佔上風，呼哨一聲，縱出圈外，率着衆弟子，紛紛的逃出廟外。公冶修等要追，張道長當即喝住，六然居士說道：諸公隨我來，說着，在頭前先走。衆人珍隨，直向賊經樓而來，進至裏面，見西北牆角，有一鐵櫃，挨着樓口甚近，櫃蓋已然大開，皆因是總絃一破，櫃的消息失效，暗廣崩開，鐵櫃的蓋，遂掀了起來。衆高人來至切近，往裏一看，正是地道口。六然居士首先縱入，衆人繼進，順着梯子，到在下面，衆高人魚貫而行，在地道中往前奔，行了多時，到在盡頭，仔細一看，乃是一個山穴，有鐵板托着，看不見穴底。衆高人登鐵板縱出穴口，細看正是毒風前山。六然居士等，一齊來至山邊，見無數戛兵，在要隘把守。當即上前趕殺戛兵與賊寇，跑過要寨，放起信火，藍大將軍，見山頭信火突起，知道衆高人，業已得手，急揮動步軍，由三環套

月溝，搶上山寨，進圍小白蓮寺，將至廟外，經廣已率群賊迎殺出來，張道長仗劍截住，泥殺趕出，藍大將軍督身攻打守廟的婁兵，公然居士與六子潛至裏面，放起一把火，復又縱出廟外，向衆寇抄殺上來，經廣正與衆人苦鬥，忽見廟中火起，又見六然父子殺至，把脚一頓，說道：罷了，罷了，咱們後會有期吧，遂率群賊，縱出圈外，逃向山下去了。衆高人追了一程，因在晝夜，又兼山間蒿草叢生，轉眼不見經廣等的踪跡，只得來至山上會合藍大將軍，向後山搜查一番，越過煙瘴嶺，至強樂禪林，放火焚燒，頓成灰燼，藍大將軍率軍，由後山而下，衆高人殿後，來至下面，把火噴，火箭隊，聚集一處，凱旋首城，藍大將軍來至帥廳，把軍情發給完了，分咐擺酒，與衆高人酬勞，少時酒筵擺齊，藍大將軍與皇甫經畧使，陪着衆高人飯宴，少時東方發曉，天已大明，酒飯用罷，衆人散坐吃茶，張道長，說道：汴洛一帶，徐鴻儒率衆擾亂，湘潭等處也甚吃緊，今雲南已算平定，我等須分班前往，那兩處接應，把內地肅清，海外何愁不平，衆人齊說仙長言之有理，我等畧事休息，便分撥前往，正商議間，忽有差人進來回報道：外面現有一老婦携一少女，要求見張道長，與巴老俠客，自稱是性程，巴老俠與程錦華，大吃一驚，忙來至畧外，一看乃是樊老夫人，樊儒梅姑娘，各牽着一匹馬，在轅門外竊立，巴老俠忙問道：你們娘兒倆，儒何來至此處，樊氏與姑娘眼含痛恨的說道：一言難

靈 咱們到裏面再說吧。程錦華上前與樊老夫人行過了禮，命差人把馬接了過去，一詞

來至裏面，進入帥廳。巴老俠按次都給引見完了，落一座位。張道長笑問道：「你們母女

到此必有其事吧。」樊老夫人把前後的事情說了一遍，原來他們母女，闖出賊群，逃至

巴老俠的莊中，娘娘把樊老夫人安置在巴家。起身至紫陽村探視。來頃一看，施大莊院

已變成一片灰燼，旋家從人把施老俠由森林中尋得，抬至火場前，圍着痛哭哪，姑娘

忙至近前，細看施老俠已奄奄一息，忙向從人問道：「你們哭會子，是無益，趕快把他

老人家先抬到巴家去再說吧。」從人等只得打起老俠，隨着姑娘，來至巴老俠的莊中，巴

家人等忙請找藥，與施老俠及樊老夫人敷上，誰知施老俠傷勢太重，至翌日早，便一命

嗚呼，儒梅姑娘，給覓了口棺木，命兩家從人，把施老俠的屍身盛殮起來，暫且昔意村

外，俟拿作仇人，程錦華回來，再行開吊正式安葬，姑娘將埋妥當，又扶侍母親的傷痕

，樊老夫人因為受傷不重，不幾日病已全愈，姑娘又到自己家中看了一遍，也是與施家

無異。燒的房倒屋傷，牆頽壁陷，姑娘看着傷感，無限憤恨，幾名家人，在後園草房裏

存身哪，見姑娘來到，每出來時見，姑娘問道：「婆子丫環們，都那裏去了，從人們問道

，丫環們都到婆子們家中寄居去了，姑娘點了點頭說道：「你等暫且在此住着，吃燒零用

，可去巴家那裏索取，等你們少莊主回來，再重整門庭吧。」姑娘囑咐完了，返回巴家，

沒敢把詳情對老夫人說知，恐怕老人家傷心，轉眼過了些日，忽有由雲南道上回來的，傳說巴氏父子與祥錦華，都在雲南省城哪，這個信息，傳到姑娘耳中，姑娘向老夫人商議道，母親哪，咱們在這裏住着，終不是了局，何不去到雲南省城，去找我巴老伯父與我哥哥，商議報仇之策。倘遇與匪交戰，也可幫助我哥哥。在軍前立功。老夫人說，你怎麼知道，你巴老伯父與哥哥等，在雲南省城呢，姑娘說有由雲南那裏回來的人，見着他們爺幾個了，樊老夫人道，那麼咱們娘兒倆就趕緊前去吧。計議已定，與巴家借了兩匹快馬，娘兩個各乘一匹，越裝就道，向雲南省城而來，及至來到，經巴老俠等迎入帥聽，衆高人一聽姑娘叙明了經過，都氣的須眉倒豎。巴老俠崩起來道，我中賊人之計也。張道長問道，老俠客此言怎講。巴老俠客聽我侄女所說，我那匹馬一定是千秋嶺盜去，僞稱紅果山所爲，把我父子誘出，他們始敢大肆殺燒，這這這一定是這變回事了，可惜我見不及此，竟中了他們的奸計，我就此對諸公告辭，去與我那拜弟們報仇。張道長攔道，老俠俠且勿急，要去大家一同去。巴老俠說道，諸公正辦理邪教之事，何暇及此，且亦不可因私廢公，張道長說道，老俠客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千秋嶺也是與邪教鼻息的通，除千秋嶺，正是除邪教，把千秋嶺滅了，不但與得施二老俠報仇，而且與地方除害，清斜教之羽黨，豈不是公私委盡，一舉兩得，然後再去援洛水救湘。

潭也還不遲。衆人齊說張道長所言，甚是相宜，望巴老俠客就這麼辦吧。巴老俠只得聽從，暫忍惡氣。此時如梅姑娘與月華俠女，二人雖是初會，有如舊識，親密異常，談個不住。樊老夫人，拉着月華的手，也不住問長問短，娘兒三個，越談越投機，竟似異姓骨肉，歇了一天，第二日張道長把赦震交與皇甫旭，寄押在監，遂同衆人起身離省城，直向程巴堡子至來。這日來到，衆人未及休息，先到程家莊火場看視一番，程錦華一見這種慘狀，當時氣昏過去，巴氏父子的暴跳如雷，忙的衆人勸解巴家父子，厥叫程錦華，程錦華緩醒過來，衆高人隨着如梅姑娘，來到村外，吊祭了程老俠的亡靈，巴老俠大哭失聲，說道：兄弟呀，我要不與你報仇，誓不爲人，衆人也都不禁傷感，一同來至巴老俠的莊中，巴老俠命人，打洗臉水，漱口水，大衆人漱洗已畢，從人獻上茶來，茶擺閣盞，酒開了上來，樊老夫人與月華如梅共桌而飲，小弟兒們另圍坐一桌，衆高人單坐一桌，巴老俠主位相陪，大家因目擊此種慘況，都無心暢飲，略飲幾杯，便用飯食，少時吃喝已畢，散座吃茶，天色已然昏黑，從人掌上燈火，巴老俠向張道長說道：既蒙仙長等仗義協助前來報仇，就請仙長指示報仇之策，我父子願遵照而行，張道長說道：老俠客何必大謙，我們計議而行就是了，正說着從人進來回道：如梅小姐與一位姑娘出莊去了，那樣子好像似向千秋嶺行去，巴老俠聞聽，說道一定是到那裏

去了。我們趕緊去接應吧。原來如梅女子與月華姑娘。兩個人聽高人胆大。私下裏商議。背着衆高人。瞞着老夫人。悄悄的潛出大廳。離了莊院。從人見了問。這姑娘何往。俠女把手。攔腰。揮舞月華。施展輕功。直向千秋嶺而來。到在水邊。只見風平浪靜。水波不興。黑壓壓蘆葦叢生。靜寂。萬賴俱歇。二俠女挽着水篙。斜身入水。分波踏浪。浮水渡過彼岸。來到山坡。順着山麓。繞至後山。由亂山叢莽中。向裏行來。行至裏面。賊寨有萬峯阻路。二俠女各施所能。登崖躍澗。攀援而上。到在巔巔上。聽森林中。鳴。作響。乃是白楊葉兒。被風吹的聲音。加上瀑布流泉。激湍的怪聲。要是平常人。早已吓破了。二俠女當此反以爲別有興趣。飛身下了山峰。奔賊人的內寨而來。越過寨。進入內寨。裏有五間上房。兩邊是走廊。南房是過廳。直通前寨的索路。月華向如梅說道。俟與賊人動手之時。妹不切切守住過廳。便使賊人到前面報信。倘是妹與賊人動手。我便守住過廳。反正們准有一個人在那裏把守就是了。商議妥當。來至後窗外。月華姑娘用舌尖銜破窗紙。向裏窺視。見屋中坐着一中年婦人。兩旁坐着兩個妙齡的女子。看他們長的都有幾分姿容。但是眉梢眼角。隱有幽悲。地下站着兩個丫環。僕。那中年婦人乃是赤髮魔君朝雲海馬神機。圓開泰之妻。滾揀無雙女寶金鳳。那兩個少女。乃是圓開泰之女。長的勾魂神女圓玉嬌。次的叫動魄魔女圓翠嬌。就聽那婦人向丫

賽說道，天已這麼晚，大概寨主是又不過後而來，你們去把二寨主擒來，與三寨主奶
奶請過來，我們開個夜宴吧，了環遵命去了，少時見由外面幾隻咯咯，說笑着進來兩個
婦人，頭前走的，年紀二十七八歲，長的雖不俊，却也不醜，是中人之姿，後面跟着的
，年紀二十上下，長的眉禿目斜，唇掀齒缺，身高八尺餘，肚大腰圓，但是醜人不知自
醜，他還要重施脂粉，淡點珠唇，兩隻蓮船盆尺，還要穿一雙紅繡花鞋，原來頭裏走的
，乃是尤龍化的媳婦，後面隨的，正是尤龍起的愛妻，二婦來至裏面，那個大寨主奶
起身相迎，就聽那醜婦笑着說道，大寨主不回來，我子要拿我們打掃子啊，那大寨
主奶笑罵道，你這個東西，狗嘴裏總吐不出象牙，當時落了座，了環獻上茶，少時婆
子們端上酒菜，調開桌椅，三婦兩女，共坐暢飲起來，月華退下來，何如梅說道，現在他
們喝酒哪，妹妹可到南邊廳，當住他們，別放他們往前面去，我去與他等一戰，如梅
說，好姐姐，讓我殺他們一陣，解一解恨吧，月華只得讓給如梅，去戰敵人，自己由走
廊繞至過廳，雙身縱到上面，伏在天溝裏，如梅抖出毒龍軟棒，站在宮院大廳，賊
婆娘等快刀出來受死，屋裏聽見外面有人斷喝，忙把燈燭熄滅，各抽軍刀，縱出房來，
黃金鳳喝道，那個不要命的，跑這裏討野火吃，如梅俠女咬牙說道，現有你家姑祖宗前
來取你們的狗命，黃金鳳將要上前，早有醜婦擺一條竹節鋼鞭，來至近前，列大咀問道，

你這丫頭是誰，報上名來。寨主奶々，好要你的狗命，姑娘說道，我乃是程巴堡子的如梅俠之女，特意前來報仇，你這醜婦叫什麼名字，醜婦一聽管他叫醜婦，他是打心裏不愛聽，把眼一睜，兩道肉崗子的眉尾一擰，說道，約，我把你這咀損的了頭，我那一點醜哇，我告訴你說，我叫閉月羞花畢媚娘，如梅姑娘羞沒樂了，說你還叫閉月羞花哪，簡直是個怪物，這句話他聽着更刺心，把鞭一擺，兜頭便打，姑娘往旁一躲，抖軟棒就纏，醜婦往起一縱身，翻回棒來，把醜婦頸子纏住，往前一帶，醜婦摔了一個嘴啃地，把門牙又率掉一個，順嘴直流血，醜婦將要爬起，那姑娘抖棒就抽又給抽了一個前爬，再後一棒，把劣婦頭顱打個粉碎，二寨主的妻子，何佩蘭，擺刀向前，當頭便劈，姑娘斜身繞步，抖棒向脇下便點，賊婆撒刀，往外一封，姑娘撒前手，調後手，用棒後鏗，向太陽上就抽，賊婆子縮頸躲過姑娘抬腿一脚，正踢在賊婆子下顎之上，吧的一聲，把賊婆踢了個，仰面朝天，倒在地，姑娘垂棒向心窩刺去，嘖嘖一聲，給賊婆扎了一個透心涼，黃金鳳氣的直翻白眼，把手中一對護手勾，槍將上來，罵道，好了頭，老娘跟你拚了吧，前手勾向頸項就勾，後手勾向腿肚勾去，姑娘縮頸抽腿，躲開勾，輪棒就打，黃金風格開棒，棒勾進招，兩個打在一處，鬪了十幾個照面，姑娘托棒就走，黃金鳳擺勾就追，敵難見他追至切近，翻身車輪棒，把黃金鳳打倒在地，上前又是一棒，賊

婦當時了帳。此時姑娘兇神附體一樣，把那幾個丫環婆子，一棒一個盡皆打死。月華姑娘也由廳上，跳了下來，如梅說道，怎麼不見那兩個賊女，月華笑指道，那不是在那裏爬着哪媽。如梅一見，方知兩個賊女。被月華用飛劍擊死在過廳之下，皆因那兩個賊女要到前面去送信，不防由廳上飛下兩枝飛劍，遂昏中劍身死，月華當即放起一把火來。方同如梅俠女，竄房越脊的來至前寨，及至到在賊的大廳上一看，見程錦華單劍鬪群賊，正殺的難解難分，原來程錦華與衆高人回到家。一見莊院已成灰燼，心中如刀刺胸，不好催促衆人即時入山報仇，急不能待，便獨身出莊，向千秋嶺而來。渡過水去，入山耀過寨牆，直至大寨，爬在房上，往大廳中觀看，見裏面燈燭輝煌，寨老君聶萬魁與圖開泰等，正願談闊論哪，不由的氣沖牛斗，按掩不住，回手由背後，倉啣啣把寶劍抽出，飄身墜至下面，大罵萬惡的群賊。速速把人頭都給我獻出，萬事皆休。如若不然，我就把你們碎屍萬段，衆寇一聽，各抄軍刃，縱出廳外，與開泰橫劈水雙龍鉞，舉目細看，只是一個青年人，在當場捧劍發威。扭頭向寨老君問道，聶寨主可知此人是誰，聶萬魁說道，此子便是程老兒的侄子程錦華，與開泰點了點頭說道，察算胆子不小哇，誰人前去，把他擊住，以除禍害，當有何武霸仗劈水八卦叉，竄至當場，罵道，該死的奴才，敢到千秋嶺撒野，別走看叉，說道分心便刺，程錦華是紅了眼啦，那肯容情。一斜身

鏢又頭。寶劍壓住又汗，往裏便掃，喝道：「撒手。」賊人原打算不撒，無奈兩手手指被劍掃落，不由他不撒手。倉郎夕八卦又，落於地上。賊人掙身出圈，輪着兩手，嘔々直叫：「程錦華一個箭步，縱至近前。」喝道：「休走。」用一招白鶴亮翅，劍尖直扎在賊人的咽喉之上。寶劍抽回，死屍栽倒。何文端一見，怒氣滿胸，縱至當場，舉又便砸。程錦華用海底撈月的招數，往上一撩，賊人的叉就被了起來。程錦華跳起來就是一脚，在賊人的胸前踢個正着。此招名曰胸前掛印。賊人那裏禁受得起。哼的一聲，退出好幾步，仰面率倒。該着賊人倒霉，後腦海正準在一個石頭尖子上，撲哧一聲，腦漿崩裂。當時身死，展天雄一分分水鵝眉刺，槍至近前，穿核刺。連環刺到。程錦華用劍來回一格。倉郎，倉郎把刺格開，用一招白蛇吐信，向賊人分心扎到。賊人把雙刺交搭來鎖寶劍。程錦華故意叫他鎖住，單臂用力，猛然往裏便扎。哧楞一聲，寶劍順着勾扎了進去。賊人見鎖不住寶劍，摘刺斜身，被劍鋒在胸前划了一道血。程錦華翻手貼着他的胸前，用劍往上便撩，劍刀正在下顎上，竟撩下半片之臉來，吧破人臉片子落在地上，沒臉的死屍栽倒塵埃。程錦華罵道：「我將你這惡賊假面具，摘了去。看你還逞不。氣的展華雄狂吼如雷，跳過來提劍就扎。程錦華斜身繞步，躲過刺，捧劍照賊人臨下就扎。賊人用左手刺崩劍，右手刺向面門扎來。程錦華抽劍躲刺，繞到賊人身後，用劍向臂間便扎劍尖方扎

上，賊人覺發痛疼，往前一竄，回轉身軀，程錦華已跟身上前，撩陰劍向賊人當中便擡，賊人想躲，那焉得能够，慘吼一聲，翻身率倒。程錦華撒劍，站在當場待戰，當有三寨主金頭鐵背水旱蛟尤龍起，趕至當場，舉一對鋸齒釘，分水棒，一語不發，當頭打下，程錦華躲棒還招，兩個入打在一處，往來約有三十餘個回合，勝負難分，又戰了數十個回合，程錦華的鼻窪鬚角，津々見汗，口中氣喘噓々，偶一疎神被尤龍起踢倒於地，尤龍起趕上前去舉棒就打，此時月華等正穩身在大過廳上觀看哪，一見程錦華被踢倒，如梅姑娘方要跳下去救，忽由寨外，疾，鷹隼似的，飛進一人，喝道，賊寇休要猖獗，張三峰來也，下的尤龍起倒退數步，程錦華乘趁勢縱了起來，原來巴老俠一聽從人報稱如梅姑娘，月華俠女，往千秋嶺去了，巴老俠一聽抄鞭就要前往，張道長說道，且慢，咱們須有計劃，再去不遲，此時巴廣瑞由外面進來說道，我哥，程錦華也不見了，大概也是上千秋嶺啦，張道長說道，不妨事，咱們討議好了，隨後接應他們就是了，巴老俠問道，怎麼個計劃呢，張道長說道，巴小俠客入山之後，諸事不必管，可專司奪馬之責，南宮氏弟兄，有事趕殺嘍兵，公冶祖孫搶奪賊人的船隻，鐵冠道兄看守堡，以防賊人才，分派已畢，即時起身，直奔千秋嶺而來，渡過水去，衆人接着張道長的計，分頭入山，各幹事，張道長與六然雲霞居士二位及巴老俠，施展輕工，先後飛身入寨，南宮氏

弟兄分三路去趕殺嘍兵，張道長音先縱入寨中，殺了程錦華，捧劍站在當場，赤髮厲君朝雲海馬神機更圖開泰，擺一八卦劈水雙龍鉞迎將上來，喝道，張三峰啊，我與你風馬無關，你爲何到此與我作對，張道長笑道，程施兩姓與你何仇，你爲何用詭計，盜寶馬，誘走巴氏父子，乘之危，幸黨羽前往紫陽村與程巴堡子，大肆燒殺，却是何說，圖開泰說道，九轉玉女峰風雲堡賽老君與他們何仇，竟給破了，他等既不念往日交情，我還管什麼義不義呢，再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之燒殺程巴堡及紫陽，乃理之當然，未能殺個盡斷，尚已爲恨事，本寨主這還是沒背下機情哪，張道長喝問道，下絕情又該怎樣，圖開泰說道，下絕，啊，我連巴家莊也燒氣一個乾淨，你今前來替他們報復，好了，省得寨主爺前去尋你，趁此把你驅除，與白蓮教去一心腹之患，張道長聞言大怒，罵道，我把你這狂賊，着實可惡，說着電光一閃，分心便刺，惡賊輪一對八卦劈水雙龍鉞，躲劍還招，殺在一起，劍起處，白光閃閃，冷氣森森，鉞舞動，涼風陣陣，驟雨紛紛，真就是各盡其妙，互展所長，在此不得開交之時，巴老俠由寨外縱入，橫鞭跳至當場，厲聲喝道，群賊納命來，老俠客此時目皆欲裂，鬚髮皆張，令人懼之生長，當有興波鼓浪錦鱗蛟尤龍化，擺一對鋸齒釘釘分水棒，槍，近前喝道，老匹夫休要撒野，現有你家二寨主追你老命，說道舉棒就打，巴老俠說聲來的好，單臂用力，提轉往棒上就揮

，當即一聲鞭與棒撞在一處，震的賊人膀臂發麻，倒退好幾步。老俠客也覺虎口有些疼痛，把牙一咬，撲過去用泰山壓頂式，當頭便打，賊人不敢用棒去架，忙閃身躲鞭，舉棒還招，尤龍起，怨他哥々有失，輪棒上前，竟欲助戰。不想由寨外，又縱進一人，捧秋水寒光劍，抵住尤龍起，來者正是六然居士南宮顯，把寶劍舞動如飛，裏住賊人，緊跟着又縱進一人，乃是雲霞居士，仗俠來至當場，大喝道那個不想活着的，趕快上前就死，賽老君一見是仇人來到，另外眼紅輪軍刃縱過來，一語不發照頭就打，老居士冷笑了笑，遞劍還招殺在一處八個人捉對廝殺如走馬燈相似，來回旋轉戰了多時勝負未分，如梅看了半向由房上竄下，舞動軍刃，與何勇霸，展雲雄等，殺在一處，此時後面的火光大起，滾滾黑煙，直沖霄漢，圍開泰一見，知道大勢已去，將要逃達，由四外縱進六個人，正是南宮氏弟兄，他們六人，分散開了，把婁兵殺的鳥飛獸散，東奔西逃。這才會合一起，殺入寨中，把展雲雄等，殺的落花流水，亂跑亂竄，髻鬚沒頭的蒼蠅一樣，俱皆膝頭轉向，圍開泰更不敢戀戰了，虛幌一鉞，竄出圈外，飛身逃走。賽老君隨後也逃了出去，尤龍化抹身要走，巴老俠趕上前去，手起鞭落，把賊人頭顱打成疆粉，死屍栽倒塵埃，尤龍起縱身出圈，擰腰躍上聽雙腳將一找瓦墻，由後坡越過一人，抬腿把賊人踢下房去，六然居士過去一劍把賊人劈死，大聽前橫倒空臥，死屍一片，大聽上的人

原來還是公冶修。他同老俠把賊人縛隻繫下，死死賊人。老俠守住船隻，命公冶修入山接夜。公冶修來到裏面，由後面縱上大廳，恰值尤龍起，逃上房來。冷不防一脚把賊人踢下，隨後也跳了下來。與六然居士及巴爺俠月華如梅南宮弟兄等，會在一起。再找張道長與雲霞居士，不見踪跡，火勢已延燒過來。只得一回縱出寨外，來到山下。公冶修頭前行走，衆人後隨。至岸旁，此時公冶老俠與巴廣瑞坐在船頭，正往山裏黃看那火勢哪。見六然等來到，忙起身相迎。衆人縱至船上，公冶老俠問道：雲霞居士與張道長，怎麼沒有回來。六然說道：大概追下群賊去了。巴老俠向巴廣瑞問道：寶馬得回也未。巴廣瑞笑道：業已得回，現在船上，原來巴廣瑞入山之後，妻兵已被南宮弟兄殺散。他如入無人之境，尋着馬棚，牽出寶馬。那馬見小主人來到，灰灰亂叫，表示歡喜的意思。巴廣瑞一手牽馬，一手持鞭，來至寨外，至岸邊，找着公冶老俠，把馬牽至船上，拴好。公冶老俠坐在船頭，相待衆高人，及至衆高人來到，見無張道長與雲霞居士，候了多時，仍不見來到，只得開船來至對岸。衆人棄船登陸，巴廣瑞牽着寶馬，一直回至程巴堡子。巴老俠把衆人讓至廳中，命從人烹茶，預備酒飯。巴廣瑞把馬牽至棚中，衆人來至大廳，招待衆高人用酒。如梅向程錦華問道：哥，入山的時候，我們也去啦，怎麼沒遇上你呢。程錦華說：我是由前山進去，你們是由後山進去，那怎麼遇上。幸張仙長

趕至，不然竟遭賊人毒手，說來會我慚愧，巴老俠說道，我本來就是個鹵莽的人，想道你們比我還鹵莽，嗣後不準再有這種獨斷專行的事情，不然的話，我是不答應的。鐵冠道人笑道巴老俠客爽快人說爽快話，確實他們去的有些冒昧，凡事都由好謀而成，不是任意的，月華呀，你比如梅年紀長，月歷深，怎麼也這麼率然從事呢，月華忙站起說不，徒弟因為恨賊人當是毒狠，故未暇思索，遂冒然前往，鐵冠道人把臉一沉說道，以後無論甚事，須先稟明我再行，月華連稱是，是，鐵冠道人見他不再辯前，也就沒有氣了，說道你坐下吧，月華歸坐，樊氏老夫人，過來與衆人道勞，然後陪看月華飲酒，酒至半部，天已將明，忽見張道長與雲霞居士，掀簾而入，衆人齊起身讓座，二高人落了座位，巴老俠忙問道，二公怎麼此時方歸，張道長說道，我與老居士追下圖開泰與聶萬魁去，追了多時，見賊人進一片叢山去了，及至我們到在裏面，賊人等已不知去向，細看那個地勢，是千秋嶺的支脈，群峰聳天，餘甚險峻，看那各峰巒，都有瞭望台上，面遍插白蓮教的旗幟，本擬前去探視一番，因天時不早，遂同老居士，由原路而返，渡水回歸，不知此山何名，內係何人盤踞，巴老俠道，那裏是叫萬家山，其中乃是一座廟宇名曰妙蓮菴上院，有二尼住那裏住持，一個叫大怒大悲雌雄佛妙慧，一個叫大慈大悲牝牡佛妙聰，兩個乃是三人妖中，第一妖，第二妖，白蓮教九尼中，第二尼，第三尼，他

們每人手下各有十個男弟子，十個女弟子，還招集了許多綠林賊匪，聚了有千餘募兵是白蓮教的信徒，那圖開泰等一定逃往那裏去了，鐵冠道人笑道，他們的下院，已被我與雲霞居士率月華破了，那妖尼妙蓮，一定也逃在此處酒居，我們既然知曉他們的老巢，更須前往剿除，不知張道兄，應以何策破人，張道長笑道，區區妖尼，何用計爲，我等且歇息一天，今晚便去除他，借拿圖開泰等，計議停當，酒飯用罷，各自歇息，至晚衆高人嗽洗畢，用過晚餐，從人掌上燈燭，猶上茶水，張道長說道，巴老俠與巴廣瑞，請看守莊院，月華如梅也不必前往，只有我們幾個人去，便能成功，巴老俠說道，諸公爲我們的事情，我們父子反倒坐在家中不去，這道理恐說不下去，我父子決難從命，張道長笑道，棋走不顧家必輸，請老俠客父子在家坐守，也是要緊之事，倘貴堡空虛，再被賊人乘虛而入，饒着失事，還得笑我等無謀，請老俠客不要拘於已見，巴老俠一聽張道長說道很有理，也不再相強，如梅與月華說道，既然有巴老伯守莊，我們還時隨着前去吧，張道長說道，那裏乃是污穢之地，你們潔白如玉的女子，不要前去，月華等只得諾々而退，張道長等這才與衆高人率衆小俠，起身離莊，直向萬笏山而來，相離不過數十里，展眼來到，渡過水去，由後山而入，在裏面，躍入山後寨門，站在山坡上仔細觀看，好大一坐廟宇，張道長會六然居士由左而入，會雲霞居士，由右而入，會鐵冠道人由

前面而入，會公治老俠奉公治修，埋伏在廟外，會南宮弟兄與程錦華聽廟中動起手來，入廟抵當妖尼的弟子，分派已畢，衆人分頭去說，張道長來至廟後牆外，見裏面着松古柏，勢如虬龍，浮屠聳然直如華立，飄身而入，窺房越脊，由塔院直奔禪堂，伏在殿上窺視，目禪堂裏，明燭輝煌，有三個老尼正與圖開泰飲酒暢談哪，男女弟子殿列兩廂，還有許多神頭鬼臉的賊人，一間聚飲，就聽當中那老尼說道，不但你門二位，受張三峰一黨的害，我三師弟也吃了他們的大虧，廟宇也破了，此仇我非報不可，養老君說，我料張三峰等，不日必要跟踪追到此處，望師兄多加小心，老尼哈哈大笑說道，他等不來，那是他們的便宜，倘若來時，管叫他等一個也回去不得，張三峰聽到此處，不由不怒，飛身縱下，抽出寶劍，大喝道，妖尼休發狂言，張三峰來也，當時禪堂燈光息滅，妖尼與惡賊等，縱出禪堂，各捧軍刀，立於廊下，張道長捧劍喝道，妖尼上前領死，賊中有個不知死的鬼兒吳常壽提一條夫槍，跳過來便扎，道長將住槍往前一帶，這個賊嘴畏地，爬在連上，道爺一見他這種能耐，也敢過來動手，未免有氣，用牆山法在賊人脊背上就登，就聽嘔的一聲，賊人來個兩頭昌，立時身死，賊的兄弟吳常道，捧刀縱了過來，兜頭便劈，道長斜身躲過，一掌給賊人劈個滿臉花，當時鼻梁打塌，兩個眼珠兒隨着血逆出，牙齒紛紛遂落，立時身死，倒於地上，三個尼妖見此情形，知道旁人上

前是白黨命。遂一齊舞動水磨禪杖，會戰道長。道長把寶劍一擺，戰在一處。三修禪杖如三條怪蟒弄鳳，一把寶劍如一條銀龍藏水，一道戰三尼。殺了個難解又難分。正在不得開交，忽由左邊殿上，六然居士縱了上來。右邊殿上，雲霞居士跳了下來，鐵冠道人，不由前面趕到，圍開泰與聶萬魁，抵住三位高人欺殺。妖尼的男女徒衆，將要上前助戰。南宮弟兄與程錦華，竄至裏面，與男女徒衆爭殺起來。戰了約有頓飯之功。圍開泰與聶萬魁見事不妙，縱身出圍，竄牆而逃。雲霞居士等隨後追出。聶萬魁與圍開泰分頭逃走。該着圍開泰倒碇，正跑在公冶修的埋伏所在。被公冶修一金光槊打倒在地。上前纏上。聶萬魁鑽入叢林中逃去。六然居士等復反入廟。此時三妖尼被張道長殺敗，出廟逃走。張道長追了一程，把三尼追散了。方才轉回廟中。那些男女徒弟與群賊，被南宮弟兄等殺的死的死，逃的逃，鳥飛獸散。衆人會合在一處，把廟用火焚燒，遂帶着圍開泰，下得山來。渡水回歸程巴堡子，及至來到天已大亮。巴氏父子迎出莊來，讓入大廳。衆人落坐吃茶。把經過戰妖尼及捉拿圍開泰的情形，說了一遍。巴老俠小勝欣喜。當時把圍開泰拉至拖老挾的靈前，給亂刀分了屍。然後把屍首掩埋。衆人回至聽中，大排酒筵，歡呼暢飲。巴老俠說道，諸公把我輩的私仇已報，我無恩可報，情願與諸公共破白蓮教，以報皇王傾蓋之恩。不知諸公能提攜否。張道長笑道，老俠肯以平民身分

而報國真義人也。何言提攜二字。我等是專賴臂助。現在湘潭軍事吃緊。落水被兵。我們趕緊前往解決一切。就請老俠客父子一同前去吧。巴老俠客說道：我父子當然要隨雷公之後。歇了一日。次日晨衆高人與衆小俠及二俠女。起身登程。雖然雨。直奔湖廣。短日行至中途。天昏日晚。來到一坐大鎮店。覓了一所客棧住下。衆人嗽洗畢。要了酒。茶。圍坐共飲。正飲酒中間。忽見。由外面進來。口中說道：諸公別來無恙。不圖在此邂逅相遇。說罷哈哈大笑。張道長聞言舉頭觀看。忙起身笑說：任老先生如何到此。忙與不相識的人給引見一番。一同歸座。來者非別。乃是追風兪鬼任霸。張道長問道：任老先生這是由何處而來。任霸答道：我由幽舟起身至湖廣潭州。山潭州欲尋仙長。不想在此相遇。真是巧的很哪。張道長忙問道：先生可知潭州現在的軍情如何。任霸笑道：先仙長放心。潭州現已安定了。張道長與元化長老齊問道：這是何人如此大智大勇。破陣強敵。保全城池。任霸道：破敵的人麼。乃是個手無縛雞之力文人墨客。憑三寸不爛之舌。兩行伶俐之齒。談笑破強敵。恢復了南蒙廣武二郡。張道長搖頭說道：如此入必非尋常。白。噲文咋家之墨客。一定是胸有經綸之賢士。任霸笑道：他長所猜不盡。元化從旁忙問道：究竟此人是誰。任霸說道：乃是施耐庵老先生。元化鼓掌笑道：若非他老夫子。請能有此奇才。任霸感頌說說。諸公聽潭州平定是個快事。衆人齊稱。

我啊，任霸繼續說道，唉，唉，還有件大不快的事哪，衆高人一齊問道，又有什麼技節盤生了呢，任霸答道，那施老先生竟被賊人，夜入潭州，給盜走了，爾已不知去向，橫此來就爲找諸公商計搭救之策，衆人齊道，請老先生把始末情形，詳細說明，俾定進是之策，任霸遂詳細說了一遍，原來是施耐庵老先生，在少林寺與少林方丈，終日若桓，着棋飲酒爲樂，每日除賞林間的清風，與山間的明月，修養學問，陶融性情，倒也舒適，這日聽由遠方前來掛香行脚僧說，南蒙與廣武已歸白蓮教，潭州甚是吃緊，施老先生聽了這個消息，暗想道，那潭州的總鎮姚文俊，與廣武副指揮使求紹祖，及南蒙副指揮使祝清平，同是初蒙的窗友，後來各分西東，回憶往昔，他們三人的品行，却也端正，抱負亦都不凡，怎麼他們現在會歸順白蓮教呢，或者姚文俊尚不至如此，惟祝清平與求紹祖二人，恐被外物所誘，迷了心性，一時把握不定，難免悞入歧途，我何不如此如此，把他們迷關打破，提醒他們的迷夢，助成他們爲忠義之士，濟了白蓮教，豈不公私兩盡，想到此處，辭了方丈，起身離廟，逕向湖廣而來，這日來到南蒙縣，覓店住下，第二日在城中遊玩了一番，見城上遍插白蓮教的旗幟，所有軍士，都是白蓮教的號衣，若先生點了點頭，暗道，果不出我所料，祝清平等悞入事途矣，當時在街市中，買了一塊說平詞所用的醒木，又買了一把扇子，到在鬧市雜耍場中，找了二個搗子，與場

子的主人說明，是說不詞。報子可寫。施渡講演魯論奇譚字樣，定於明日開演。場子的主人，給預備桌橙茶壺等項去了。應老先生這才回客寓，次日將及午老，向場子裏而來。及至來到，見牌上貼了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場特約施渡准演魯論奇譚。風雨勿阻等字樣。施耐菴進入場中，來到桌後，坐橙子上，由腰中把手巾，扇子，醒木掏出來。老先生把手巾摺疊一個長方形，拿着那塊醒木，在手巾裏回的擦拭。此時場中人已圍了一圈。老先生舉目向西邊看了一看，見羣中，去農工商耕界的人都有，並且還有若干的軍士，坐在橙上，等候聽書。老先生慢條斯理的站了起來，右手拉着扇子，左手把醒木一拍，吧的一聲，當時聽衆的人聲頓止。老先生口中念道：別夢依稀到謝家，小圃廊合而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念到此處，又把醒木一搖，拍罷，繼續念道：猶爲離人照落花。這四句開場詞念完了之後，遂說道：幾句詩詞念罷，下演一部魯論奇談，學徒初次到寶寶地，說的好說不好，諸位多包涵些，平詞不外古串今說，爲諸公消遣，但是其中很含有勸導向善，移風易俗的意思，却是有裨世道人心，諸位作玩聽亦可，作晨鐘暮鼓聽亦無不可，那麼自三皇五帝迄今有的是熱鬧佳話，你怎麼說裏魯論奇談呢，皆因這部魯論奇談，較之任何書，都及這部書有滋味的，那麼這部書怎麼叫魯論奇談呢，就是四書中的論語，論語有二，孔子在魯國作的一部，名曰魯論，在齊國作的那一部，名曰

齊論。魯論傳遍天下，齊論只有少數人讀過，所以學徒孝敬諸位這部魯論，這奇談二字是學徒添的，因為評書行中，沒有說這部書的，只有學徒會說，在諸公前抖胆說吧，學保並無二份，這部書的主人，不用學徒說，大概諸位也都知道，是孔子嘖，但是孔子怎麼就成了聖人，為歷代帝王的師呢，也不是她能令人認識字，能作文章，便成了聖人，他老夫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身作則，使天下後世，都要遵他的道去行，所以成爲至聖，他的道是什麼道，就是韓昌黎所說的博愛人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謂之謂道，行乎已無君於外之謂德，總而言之，後是仁義道德，閑言少叙，今天這段節目是顏子四歲，未說四歲，學徒先給顏子表一表，這位顏子，名回字子淵，是孔夫子最得意的門徒，這一日他問孔子爲仁的條目，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說道，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從此顏子終身奉行，名曰顏子四歲，這四歲人人准要都能遵守，天下必能太平，可是又有幾個對於視，聽，言，動，都不非禮的呢，我想現在只有瞎子，管保能非禮勿視，聾子管保能非禮勿聽，啞吧管保能非禮勿言，癡子管保能非禮不動，除這四種人外，是很不多見了，現時邪說大興，因爲什麼就受了他們的蠱惑呢，無非於視，聽，言，動，不能約之以禮，所以易爲引誘，程明道夫子曾作四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

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由程子這視箴來看，是我們心中，操之無要，一視非禮，則心性遷變，現在的邪道旁門，我們無制外安內的工夫，所以易爲誘惑。其聽箴曰：入有乘奔，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正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以此聽箴來看，人的天性是正的，不知防閑邪說，聽入耳中，遂把自然正大的天性喪失，爲外物所誘，不辨是非邪正了，所以要誠存於胸，勿然，非禮之說，什麼是非禮之說哪。凡無父無君，滅理亂倫不經之談，都時非禮，切勿去聽。以保持正大的天性。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宜。發禁噪妄，內斯靜專。吉凶榮辱，惟其所召。非違不道，欽哉訓語。以此言箴來看，所言非禮，是他的心不知禮呀，若欲非禮勿言，必先把心靜專，方不發噪妄之言，這說話是很有關係。吉凶榮辱，都是他所召來，所以不合乎法的話，切勿出口。什麼是非法的言語呢，就是大無邪說，亂人聞聽，蠱惑人心。言不忠信，語不及義，妄談道水，妖言誘衆，這都是非禮之言，若不加檢點，隨便云云，恐身敗名劣。凶莫大焉，其勸箴把。哲人知機，誠之於思，志士勸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則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由這勸箴來看，較那視、聽、言，更爲要緊，古人講突明哲保身，什麼事都要慎行，不能爲所欲爲，所作的事，無不順乎理，所以能裕而且充，若水久保持非禮勿動，便

是聖賢了，什麼是非禮之動呢，凡作不法的事，如殺人越貨，傾害良民，這都是非禮之動，諸位請想，照這種舉動，能有好結局嗎，故曰從欲則危，實是至言，學徒今天說的這四箴，未必完善，祈諸公多加指導，說着把醒木一拍，說拏起錢篋羅來，圍着打了一回錢，回至台上，把錢倒在一個木匣裏，坐在凳上，久了碗茶，略事休息，又把醒木一拍，起身說道：這回學徒至誠孝敬諸公一段，孔夫子與門人問答的節目，孔夫子的門人有個姓仲名由字子路的，其人天性好勇，這天他問孔夫子道：君子尚勇乎，孔夫子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這節書說的是義以為尚，則勇也大矣，子路好勇，夫子以此救其失也，現在作強盜的，要是沒有勇，他決不敢作強盜，可是要是沒有義呢，叫他作強盜他也不作了，惜乎不知道義，要是明於義，那若失身為盜，這義字的講法，就是為所當為便是義，現在不顧五倫，不遵八德的人，甘心為盜，試想那是當為嗎，恐於這義字講不下去吧，但是要把這義字背了，學徒敢斷定，終不能有好下場頭，所以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凡人都州着這個宗旨去行，無往不利了，說到此處，把醒木一拍，拱了拱手，說謝友主道，衆人散去，施老先生，把錢數了數，給了場子錢，餘者帶在腰中，拿着應用的物件，一搖三擺的回歸客寓，歇了歇，用酒用飯，天晚安寢，翌日午時，又來到場子，所講的都是規正人心

辯駁之說，劇中攻擊白蓮教的嚴詞，老先生並不憚煩，反復申說，舌榮蓮花，大有高僧說法，天花攪紛的功能，連講了兩日。在聽者中，有祝清平的兩個偏將，聽的有些徹悟。但與白蓮教殊有不利，不得不報明祝清平，祝清平一聽，事有蹊蹺，恰裘紹祖也由廣武到此，習日祝清平遂邀裘紹祖，一同前往，進入場中，坐在凳上。此時施耐菴還沒到哪，候了片時，方才來到，上得台去。老先生用目巡視，見祝清平與裘紹祖前來，心中暗喜，趕情祝清平等與施耐菴分手多年，他們竟不認識是施耐菴了。因為他們決想不到，施耐菴淪落江湖，說評詞，且耐菴的鬚鬚蒼白，一時那能認的出。施老先生是特意前來訪他們，早就留著心，他們的鬚鬚未變，容顏尚易辯認。故此耐菴認識他們，他們認識耐菴不得，耐菴雖然認出，故作不識，正重其事的，站立起來，把醒木一拍，照例再念了四句引場詞，說道，昨天的書交代至君子義以爲上一節，今天的節目是君子有三畏，既然是君子，當要坦蕩々了，怎麼還有三畏呢，皆因這三畏，是人人所當畏，可看都畏什麼呢，孟子說是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因爲天命是天所賦的正理，知其可畏，自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與聖人之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大人與聖言矣。孔子又說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他怎麼就不畏哪，因爲小人他不識義理，

不識義理，便是不知天命，不知天命，把有什麼忌憚，波有忌憚，自然就要妄爲，就以那漢朝的赤眉銅馬賊與黃巾賊等來這吧，他們要知天命，就不能惑衆造反，殺人擄地，自無善上了，再說唐朝的黃巢那個賊，殺人入百萬，血流三千里，他算殘暴到極點了，他莫不成不是人嗎，究竟他也是父母所生的人，無非他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聖人之言，那位說，根本那黃巢他就不懂聖人之言，所以他也不知畏呀，這話不對，那黃巢他是飽讀詩書的人，他怎麼會不知聖人之言，他比誰都知道，比誰都明白，無奈他不畏懼，不知畏懼，那還能遵行嗎，所以才毫無忌憚的，大造其反，背了天命，狸火人，侮以人之言，總而言之，如赤眉銅馬黃巾黃巢這些賊，簡直就是禽獸，那位說你這話未免過甚，老鄉親們哪，實在不甚，孟子曰無父無君如禽獸也，按這句話來證明，他們恐怕禽獸都不如，所以天理不容他，國法不許他，是聖門中的大罪人，結果怎麼樣，身受國法，萬世唾罵，要問怎樣才能做人，且聽下回分解。說着把醒木一拍，喝了碗茶，舉起波羅下來打錢，打至祝清平裘紹祖的面前，祝清平掏出一塊銀子，擲在波羅裏，施耐菴說謝，打完了錢，回至台上，將要喝茶，祝清平細尋繹所聽的評詞，很覺訝異，心說，這個說評詞的先生，決非泛泛，其中是有作出的，正在思想，忽聽吧的一聲，原來又開書了，施老先生站在台上說道，適才所說的，那些邪匪叛賊，是已過去的事了，那麼

現在要是悞入歧途的，若不知猛醒，也是與赤眉巾馬黃銅等的下場是一樣啊，可是要知改悔還不晚，所謂放下屠刀，立要成佛。孔子說過則勿憚改，要是打算改過，得不怕人說你過。子路那樣當大賢，人要告訴他過，他是非常的喜歡，大禹那樣的聖人，聽見善言，就立刻下拜，所以打算改過，就怕別人說，像我們街坊那個老二，他又賊嫖，又好賭，非偷則摸，有位老先夫，好多事，就勸了他幾句，他不喜也罷，不拜也罷，反給那位老先生兩個耳光子，諸位請想，那個老二，這樣的護短，他能改過嗎？我思他死了再托生也不會改過的。哇，再說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由他有犯的過，就能分出賊人壞人來，孔子說觀過知人，比方說有一個人，他媽有病，想吃燒鴉子，他本是個窮小子，那有錢去買，想了半天主意，偶然計上心頭，他趁隣居沒看見，把被褥拏出去當了，買了一隻燒鴉子，拏回來給他媽吃呀，他媽一吃着鴉子，病就好了，他媽的病雖然是好，他的病可犯啦，他什麼病呢，不用學徒說大概誰也能明白，是他偷被褥的病犯了，後來一聽也是為給他媽買燒鴉子，像東西情有可原，也就不追問了，又有一個人，迷戀了一個妓女，那個妓女非叫他給打的金釵不可，這小子不敢違背可是又沒銀錢，他急中生智，施展妙手空兒的身手，在夜間收拾緊褻利落，背插鋼刀一把，直奔金店來至切近，飛身躍入，就聽汪的一聲，這小子被人家的守夜犬，給咬爬下了，櫃上的夥計出來把他

網上。送至當官治罪去了。以這兩件事來着同是犯了偷盜的罪。可是一個是孝母。一個是戀妓。賢劣立分了。但是都不能說是無過。以小比大。那些教匪巨盜其中也有道不得已的。也有一時被外物所誘的。也有甘心去做的。這裏面也能分出好壞可是都不能不算。是賊。賊可是賊。要是立即改悔。還不失爲好人哪。說。把醒木。拍又說完了一回。祝清平等聽了這一句話。心中有些了悟。深悔一時失足。遂起身來至桌前說道先生啊。你講的實在不錯。不能再澈底的詳細講解講解呢。施耐菴冷笑了笑說道。將軍要講解麼。祝清平點頭說道。不錯請豈把說一說。以開茅塞。施耐菴說。將軍要我詳解。請先將繩鎖刀斧預備妥當。學徒再說不遲。祝清平一聽話裏有話。遂說道。既然先生不懼。我腹中刀斧鼎鑊無不俱佈。先生明天午時。敢去爲我一講解麼。施耐菴道。學徒海走天涯。專以口舌吃飯。蒙將軍不棄。寵招堂會。學徒求之不得。何懼之有。祝清平說道。好。明天就請駕臨爲荷。說着同裘紹祖帶軍健回府去了。施老先生收拾收拾回歸店中。用過了飯。喝了幾碗茶。這才安歇。次日用了早飯。等到天將午時。起身離店。打聽明白。副指揮使的府第。來至府前。見了那守門的軍士。道了辛苦。說明來意。軍士們回稟進去。少時出來把施耐菴讓至大廳。老先生進至廳中。見祝清平裘紹祖。列坐兩旁。當中坐定一人。而貌兇惡。料着必是兵馬指揮使么天佑。在正座兩旁。有員偏將分立。老先生

按拉行禮已畢，祝清平命人預備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命施耐庵落坐。差人們又給烹過一壺茶水，老先生把應用的東西拿出，喝了碗茶，起身把醒木一拍，念道：碧欄干外繡簾垂，猩色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褥，念到此處，又把醒木拍了一下，繼續念道：已涼天氣未寒時，念罷說道：適才學徒念這首引場詩，乃時唐人韓昌黎作的這末一句，很有深味，天氣已涼還沒寒冷，這時預備寒衣，尙不爲晚，就比方人要作錯了事，惡根未深，回頭不晚哪，閑言少叙，今天蒙將軍把學徒叫來，學徒一定要孝敬點兒熱鬧的節目，今天這節自是什麼呢，是君子匹惡，子貫有一天問孔子：君子亦有所憎惡嗎，孔子說：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誦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爲什麼孔子老夫專憎嫌這四樣呢，待學徒分晰說說，好說人惡處的人，他的心是一定沒有仁厚，所以可惡，居下位專誦怨在上位的，他絕無忠敬的心，所以可惡，好勇不知招，他的心是無所顧忌，難免作亂，所以可惡，有果敢心不通達，勢必要妄作胡行，所以可惡，徒前學徒，普了四個朋友，每人都犯了一種可惡的病，我們大爺好不論人，待着沒事張家長李家短，說個不休，這一天沒事，同着朋友治遊去，他就談論起來，某也好嫖，某也貪色，旁邊有位好說話的問道：人家都好嫖，貪色，那麼你到此作甚，把他問了一個張口結舌，他是老鴉落在猪身啦，竟看見人家，沒看見自己，這種人豈不可惡，我們老二

他在茶館提壺把子，只要一根人談起話來，就怨恨掌櫃的，不是這麼不好就是那麼不好。有位口直心快的問道，無非我們掌櫃的好壞，可是你吃着誰，喝着誰呢，把他問的閉口無言。這種吃誰恨誰的人，就是居下深而好訕上的人，豈不可惡。我們老三是個練家子，武術練的真有兩下子，練的太陽穴鼓着，眼睛努着，腮兒肉翻着，翅子肉橫着，他練的倒勇是有餘了，可惜學問不足，一肚子渾血，人禮不懂。說說就瞪眼，就是他爹把他惹翻了，也敢拉過來打一頓。這種人許掌大權，還不殺父殺君哪，所以孔子說勇而禮則亂，這類人變不盡禮。更是可會，我們老四倒是有胆，作事勇敢，就是不通情理，給他把刀，叫他殺人去，那也敢幹，什麼叫王法，什麼叫背理，他是不聽那一套。這種果敢而窒的人，你說可會不可會，我這四個朋友，還算好，每人都有一樣毛病，後來慢慢的被我勸化過來，還有這四種毛病，全部都犯的哪，那位說是誰把這四種毛病，都占了呢，哈哈，就是邪教的教匪們，他們不但犯這四種毛病，簡直的是喪心病狂，所犯的毛病擺髮難數，罪大惡極，十死不足以蔽其辜。說至此處，祝清平拍案喝道，都是你這斷句句排斥邪教，究竟何教爲邪，何教不爲邪。速速說來我聽施耐菴笑道，將軍要聽個詳細麼，請將刀斧鼎錢，安置齊了，我再說不遲。清平說，好，祝向左右說道，速將鼎錢備齊，刀斧手傳到，勿得有誤。少時軍士們抬來巨鍋一口，用磚支在大廳前，又搭來

兩筒香油，倒在鍋中，燒上炭火，結着劈柴，展時鍋熱油沸，油煙撲鼻，刀斧手來至大廳，分列兩旁，一個個青巾包頭，抄包繫腰，身穿靠襖，兜當昆袴，腿打花崩腿，足登大葉魚鱗酒鞋，一手捧斬馬刀，一手摺着腰，徒胸疊肚，昂然而立，那刀擦的異常光亮，奪目二目，祝清平見齊畢，向施菴微笑着說道：你來看現在按着你的請求安置好了，施擊邪則目略看了一看，冷笑道：這個小局勢，倒也安置的齊楚，好雖正司空見慣，但也未覺得怎變威嚴，祝清平喝道：費話少說，快說快說，施老先生，緩緩的把醒木拍，念道：天下何人是知音，對驢枉賦古瑤琴，唇焦只爲酬窗友，不負相交一片心，念罷說道：適才所說的邪教，並非其他，乃白蓮教也，祝清平喝道：住口，白蓮教邪在那裏，你若說的近理，倘可原有，否則，立時叫你化爲疆紛，施耐菴消閑自若，旁若無人的說道：那白蓮教妖言惑衆，是言邪也，燒死淫掠，是性邪也，肆行無忌，是念邪也不知忠義，是心邪也，大逆不道，是人邪也，納黨聚匪，是教邪也，總而言之，處處皆邪，所以是爲邪教，所謂不邪者，惟有聖人之教，教人待君以忠，待父母以孝，兄弟有序，朋友有信，夫婦有別，安老懷少，愛國澤民，如此教，真乃是忠恕之正道，光明如日月之在天，照及萬世，空前絕後之教也，較之白蓮教，邪正懸殊矣，父母生你七尺之軀，捨正路而不由，不啻出喬木而入幽谷，自甘下流，上何以對父母，下何以對妻子，又何以對

祖先，請看歷來害群之馬，害民之蠹，有幾個得好結果的。若去邪就正，遵孔道而行，不但光前欲復，且能流芳千古。不比爲匪作亂，遺臭萬年。強的，嗚，這一席話，說的祝清平俯首沉吟，默默無語。裘紹祖把案一拍，怒喝道，白蓮教應運而生，傳遍天下，取明室江山，易如反掌。所謂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是也。且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豈若容朱氏據爲己沒。今白蓮教天下已得其手，大功告成在即，成者即王侯，敗者便是賊寇。成功之後，以致傳民，使民得長生不老道，點石成金之術。有非雲霧氣之能，撒豆成兵之訣，人民若能如此，豈不做神仙世界。你怎敢目之爲難。施老先生說，真不經之談也。且聽我一言。今上以布衣起事，除前元之餘孽，平海內之盜賊，因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解除民倒懸之苦，使登於任席之上，所謂五百年必有主者與，正時也。今上奉天承運，天降大任之聖人，英武神明，肅清宇宙，創成樂土，大興王業，真應運之主也。白蓮匪教，無非是妖氣作祟，攪害地方，所應的無非是一場劫運，規連一終。白蓮教不除而日少矣。今上德配天地，行堯舜之道，人民繁壞，野無餓殍，君民一體，上下一心，真有道有德之君也。今蓮教何足與抗橫，跳梁小丑，何足以言德。雖然滋蔓各地，天兵一到，自不難解除，汝所說以教傳民，實惑民也。自古迄今，幾見有長生者，有生就有死，乃自然之理。長生不老無非是自欺，人之語。點石，排雲，

撒豆，這全是攻乎異端，厥害也矣。左道旁門，怎樣不謂之邪。邪道之中，又熟甚於道。裘紹祖聽了這片言誠，瞠目無語。作聲不得。么天佑大怒，說道：「你是何人。聽到此天下厥詞，你奉誰所使，假扮說評詞的前來，亂我軍心。快說快說，倘敢朦混，叫你死於此地。」麻耐菴冷笑道：「你問我嗎？我乃一芥良民，幼讀孔孟之書，長行孔孟之道。目擊邪教肆行，我被良心支使，到此要憑聖人之要道，產除邪氣，點醒愚頑，這就是我的來歷。」么天佑喝道：「你敢逞舌之能，惑我風聽。你要知道，我自蓮教是慣殺人者，施耐菴笑道：「你也知道殺人者人恒殺之。想昔日三教伏魔會，白蓮教，死亡無數，全都是枯惡不悛。解京問罪，曹鎮台悔過自新，現在仍任斯職。嵩山自蓮道院，無惡不作，終至土崩瓦解。賊等跳亡海外，依藥尙爲護符。天兵一到，迭遭潰敗，不死於兵，便死於水。市曹受戮者有之，軍前號令者有之，詭計陷俠劍，終成饕餮。進兵圍登州，無非送命，申琪被天譴，雷擊其身。藥尙難支，兵敗將亡，紅蓮教主，難免覆巢之禍，賽無之祈。怎逃破穴之虞。藥尙退兵於老巢，等於釜中之魚，救震亡命於海外，何異喪家之犬。九曲龍虎島，頓成焦土，萬丈金光寨，立見冰消。這都是慣殺人者的局式，某今到此，生死以置於度外，我報國之志已伸，雖死何恨。就怕我死不了，你的死期近矣。么天佑怒極反笑，道：「我把你這利口匹夫，我也不必多問，就請你入鼎吧，以解我心頭之恨。」

向刀斧手說道，把他網上，拋入鼎中，一迭連聲的催促，刀斧手過來把耐菴細好，攤出大廳，祝清平喝道，且慢，無我令不準煮，遂又向么天佑說道，咱們先擺上酒席，一邊飲酒一邊拷問他，追出實情，再烹不遲，也先叫他受些零碎罪，好消一消，咱們的惡氣，若立時叫他就死，豈不便宜他了，么天佑說道，此法甚善，就依此而行吧，祝清平分咐擺酒，差人們調開桌椅，酒宴擺好，祝清平讓么天佑首坐，自己與裘少祖，左右相陪，么天佑說道，我想這個奸細，必是潭州鎮台姚文俊進來的，祝清平看了裘少祖一眼說道，或者許是，也未可定，但是他所說的話，不知你若以為如何，么天佑咬牙道，完全是破壞我們白蓮教之言，排斥我們白蓮教之語，實在令人聽之好惱，你們聽之怎麼樣，祝清平說道，我們聽之啊，么天佑問道，怎麼樣，祝清平答道也是不愛聽不啦，么天佑說道，聽你這腔調，是有些愛聽吧，裘少祖說道，我們並不是愛聽，那先生所說的句句是道，條條是理，不由我們不聽，么天佑怒道，你們愛聽便怎麼辦，祝清平冷笑道，我們不怎麼樣，就是要改邪歸正，請君入鼎罷了，么天佑氣的怪叫如雷，抖手把桌案掀翻，縱至廳前，回手抽出佩劍，祝清平與裘少祖，一齊抄軍刀，趕將過來，戰在一處，爭戰多時，被祝清平一脚踢倒，喝令，網上，軍士們七手八腳，把么天佑捆好，這才命人把施老先生，繩兒解開，讓至廳中，延之上坐，復傳令速把么天佑，擲入鼎中煮了，

軍士們遵令，台着么天右，來至鼎前，往裏便扔，忙縱身竄出多遠，方免被油濺在身上，此時油正開的沸騰，么天右一入油中，煮得也狂豪亂叫，令人難聽，爭扎了一會兒，他的魂靈兒，已隨油煙子，漫散去了，屍身變成焦炭一般，拘曲在一塊兒了，軍士入廳回報，已把么天右炸完，祝清平擺手說道，撈出掩埋，撤去巨鼎，軍士遵令去了，祝清平分咐完了，笑向施老先生說道，蒙公苦口接心，喚醒我等迷夢，實在感激不盡，先生莫不是神佛化身，前來點化我等麼，施耐菴笑道，焉有是理，區區此事，神佛那能非臨，委少祖笑問道，那麼先生的尊姓大名，敢請示知，施耐菴笑道，你們，位是貴人多忘事啊，難道說就不認識故人了麼，祝清平，委少祖二人一聽，驚看多時，說道，究竟你老是誰，請恕我等眼拙，施耐菴哈哈笑道，愚兄便是施耐菴哪，二人又驚又喜，說道，艾呀，小弟等可真該萬死，請兄長寬宥，說罷，離坐，倒身納頭便拜，施耐菴忙還禮不迭，行禮已畢，落坐飲酒，祝清平說道，弟等與兄，自分別後，轉眼數十載，不想兄鬚髮蒼白矣，光陰似箭，可慨人也，我兄比來，不知奉何人所差，施耐菴嘆道，唉，爲兄潛居少林寺，聞知此處歸入白蓮教背叛朝廷，兄想此處，是二位賢弟，在此供職，料必受外物所誘，叫入歧途，所以特意前來，渡脫二人賢弟，但是二位賢弟，怎麼竟會入了白蓮教呢，祝清平，委少祖齊說道，我們因主將歸入邪教，難違其意，迫不得已，也就同

否合流了。施耐菴說道：「關乎一生英名，有辱祖宗的勾當，也是迫不得已作的嗎。大丈夫頭可斷，節操不可不守。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方是作人之道。望賢弟等以幾慎之，始不負愚兄此番苦心。」祝清平、裘少祖齊說道：「兄台金石良言，弟等謹當書紳銘之坐右。」施耐菴笑道：「只要弟等能知悔悟，後禍仍未艾也。作者不可揀，來者光可追。牛羊補牢，殊不爲晚。弟等以後好自爲之吧。」祝清平等說道：「謹遵兄教，絕不一悞再悞了。」施耐菴笑道：「這才是好兄弟，可是你們背叛的原因，請詳細說說，俾進行破賊之策。」祝清平等當時陳述一番。施耐菴聽罷，慨嘆不已，皆因是這湖廣洞庭申山，有一巨寇，乃是白蓮教的總教，姓喬雙名金豹，別號人稱老龍神，手下有兩千餘名婁兵，他有一個軍師，叫作袖裏乾坤機妙算許安成，此人精幹異常，奸詐無比，生來一張利口，善於詞令，差不多湘潭一帶的官民，都是他誘入白蓮教的。兩喬金豹倚爲左右手，作爲心腹。洞庭東山的寨主，叫作鐵甲翻江解興波，手下婁兵，約有十餘名，洞庭西山的寨主，叫作鎮江銅牛班沖，手下亦有婁兵千餘。這三處或爲鼎足之勢，全是白蓮教的信徒。許安成把廣武縣的兵馬指揮使苗得雨、南蒙縣的兵馬指揮使孟石，誘入白蓮教中。那祝清平等與裘少祖，也將隨着主將，入了邪途。許安成與苗得雨等，定規拜，待喬金豹的知會一到，即刻改換白蓮教的旗號，共取潭州城。許安成諸事安置已畢，返回洞庭報信。喬金

約聞報大喜，立把解輿波，班冲等，邀至大寨，商議舉事的日期，許安成說道：寨主且勿商議舉事，請先求鐵臂崑崙湖廣飛俠鎮長江萬順萬寶全老俠客允許了，再進行舉事這事吧，不然的話，他老人家，若是出來作對，我們那不是一點辦法沒有嗎。喬金豹說之，若非軍師提起，我倒忘記了，這是最要緊的事，我們趕快預備四色水禮，一探望他老人家爲名，婉轉週折的求他老人家允許才好，當時命人把水禮備妥，一同起身，向後山金橋嶺萬安山莊而來，順着曲徑，繞至後山，過了松林，來至莊門外，扣打竹扉，裏面從人出來，一見是喬金豹等，問道你們幾位，怎麼這等閒在，喬金豹陪笑說道：特意前來與老太爺子問安，不知他老人家在莊否，從人回道：現在草堂看書哪，等着我去給回一聲去，喬金豹說：有勢，有勞，說着與衆賊鵠立而待。這位萬老俠是何如人，竟令變野不馴的山寇邪匪，這麼敬佩呢，說來貫非等閒。這位萬老俠，不但武術絕倫，而且人望素著，幼年闖蕩江湖，行俠尚義，除霸安良，經困扶危，處正無私，慣使一對虬龍棒，善打各種暗器，中年時一生不爲己，只爲他人忙，晚年結居竹洞庭後山金橋嶺，命名爲萬安山莊，所以湖廣一帶的綠林賊人，均定若神明，沒不敢違抗的，所以喬金豹等不敢公然爲逆，怕老俠出頭干涉，今老俠聽從人回稟，說是喬金豹等前來問安，老俠客分嘴把他等讓進來，從人轉身出去，見群賊說道，請諸位裏面坐吧。喬金豹與衆賊先行，

嘜兵抬着禮物後隨，進入堂中，紛紛向老俠行禮。老俠欠身說道：「還願，勇膽，坐下說話。」喬金豹等起身說道：「小子等無物孝敬，特備些水禮，聊表寸心。」說着命嘜兵把禮物獻上。老俠命放在一邊。嘜兵退出，老俠笑道：「你們坐下，也好講話，衆賊落坐。」老俠笑問道：「我們前來，必有事故，何妨說來我聽。」喬金豹嗚嗚說道：「我們要辦一件事，特來取你老人家的同意。」老俠道：「凡是近乎情理的事我沒有不同意的，否則老夫是不許的，儘可說來我聽。」不要吞吞吐吐。」喬金豹說道：「我們入白蓮教的事，大概老太爺子也有耳聞了吧。」老俠客說：「是我所說的不錯。」老夫却也聽說，此是木已成舟，老夫也就不便再過問。可是入了白蓮教又怎樣呢？」喬金豹說：「現在總教主有轉牌來到，命我等兵取澧州，搶奪城池。不知此事，你老人家能允許我等作否？」老俠客撇髭鬚，笑道：「你們估山爲寇還不滿意，又入了邪教，入了邪教還不如心，還要作叛逆。你們是要找着不要腦袋呀。」喬金豹笑道：「我們山竟處到這騎虎的局勢，怎能說士不算來呢，我等對於官軍，並無所畏懼。所懼者就是你老人家。」老俠冷笑道：「你說什麼，不懼官軍，真是把事看易了，諒你等烏合之衆，何足他官軍對撼。」喬金豹陪着笑臉說道：「只要你老人家不管，我就有法破官兵。」佔城池。」老俠客看着說道：「不叫你們吃個大虧，你們也不信，好吧。三天之內，要能得過兩坐城池，我就認爲你們能抵官軍，倘三天之內做不

到時，你們趕快給我退回洞庭，脫離白蓮教。不然的話，好歹我要取你們項上的人頭。喬金豹等笑道：比方說我們要是一天的工夫，得取兩坐城池，老人家又當如何呢？老俠客說道：那就任你們所爲。我決不過問就是了。喬金豹說道：老人家說話果真麼？還沒客老俠客答言哪，要安成笑道：老太爺子說話還能不實嗎？老俠客瞪了他一眼，哼了一聲，說道：一言爲定，你們去吧，喬金豹等起身告辭，回至前山，入了大廳，落了座位，喬金豹向許安城說道：今既已把老俠客安置住了，你可去廣武南蒙雨縣，與么天佑，苗得兩等商議，今他等改換旗號，聚集軍馬，聽信兵取潭州，許安城遵命下山，乘船渡過湖去，乘舟登岸，逕向南蒙縣而來，到任指揮衙門，差人們回稟進去。么天佑吩咐差人把許安城，讓入廳中，互相見禮，落了座位。差人獻上茶來。么天佑說道：軍師到此何幹。許安成笑道：現在奉總教主之命，會我等兵取潭州城，擾亂湖廣一帶等處，誰將軍與苗指揮使，即日改換白蓮教旗號，聽信合兵取潭州，么天佑說：俟我與苗指揮計議計議。即時舉事便了。許安成說道：我去廣武與苗指揮接洽一切。將軍再去移文連絡就是了。商議已定，么天佑命人擺酒，款待許安成，少時酒飯用完，么天佑命人給許安成預備一匹馬，許安成起身告辭，乘馬奔廣武而來，天色已晚，方才趕到，入城至指揮衙門，下馬求見，差人報入。少時出來，把許安成讓至大廳。苗得兩接至廳外，謙讓來

至裏面，落了坐，許安成把來意說明，苗得雨說道：「我與孟指揮使，向來是合作的，我們取一致的行動，聽番寨主的令，即便起兵便了。」許安成與苗得雨議定，就住在廣武衛中，幫助進行軍事。次日南蒙移文來到，苗得雨展開觀看，見上寫道：「爲通知事案奉敕總令內開，仰令到日，即便舉事，改換本教旗號，調集軍馬，與苗指揮，同時發動，切勿稍延，等因遵此，相應通知，即日照辦爲要，特此佈達，即希查照。實紐公宣，苗得雨看罷，即時招集副指揮使裴紹祖，及副將等，商議妥當，遂舉起白蓮教的旗幟，軍馬調齊，聽候出動。裴紹祖向苗得雨回道：「諸事均已安排停當，未將擬去南蒙，而洽軍務進行之件，是否可行？」請令定奪，苗得雨說道：「甚好，甚好，就請將軍即日去走一遭，裴紹祖回明退出，率兩員偏將，二十各軍健，乘馬奔南蒙，不一時來南蒙城下，遙見城頭上，已盡插白蓮教的旗號，催馬入城，先去訪祝清平，祝清平聞裴紹祖來到，迎入廳中，分賓主落座。祝清平開言問道：「我弟到此何事？」裴紹祖答道：「特意前來與孟指揮商議，兵取潭州之事。」祝清平問道：「就專爲此事麼？」裴紹祖說道：「若專爲此事，我還不免來見賢弟哪。」祝清平問道：「兄與弟有何商議的事故呢？」裴紹祖說道：「我們各隨主將爲轉移，入了白蓮教，現不久兵取潭州，我有一件難心的事，諒弟亦必與兄同情，祝清平問道：「我兄何事難心呢？」裴紹祖說道：「賢弟呀，咱們的差事，是誰提披的魂，祝清平說道：

是潭州總鎮。姚文俊兄所提拔的呀，裴紹祖又說道，咱們跟姚總鎮是什麼交情呢。祝清平笑道，兄莫非忘了不成，咱們與姚兄及施耐庵兄，都是總小交，同窗友哇。裴紹祖說道，既然如此，咱們要隨着兵取潭州，對的起咱們那恩友嗎，祝清平笑道，我因為此事，已思之熟矣，俟起兵之時，小弟在軍前勸他歸降白蓮教，也就是了，裴紹祖說道，倘姚兄不從，又當如何，祝清平說道，如姚兄不從，我們只好避不與戰便了，裴紹祖嘆道，唉，也只好如此吧。商議已定，裴紹祖始去指揮衙門，與么天佑計義軍務，正在商議間，有喬金豹的轉牌來到，令三日後，潭州會兵。么天佑遂點齊軍馬，即日開至廣武，與苗得雨會在一起，進攻潭州。此時喬金豹率軍也來至，把潭州城圍住了，相持約有數日，並未攻下，喬金豹忽然撤兵回山。廣武與南蒙的隊，也就各退回本城。裴紹祖隨祝清平至南蒙，計義軍情，相住數日，這日入報，城內來一說評詞的先生，所講的與我教不利，二人聽罷，忙至說書場。一聽施老先生所講的條條是道，句句是理，心中甚是感動了。遂令施老先生澈底講解，施老先生令他們預備刀斧，祝清平等聽話中有音，遂定次日，令施老先生去赴堂會，圖歸後祝清平向裴紹祖說道，適才那個先生，殊覺蹊蹺，我想他是另有作用，但是所講的話，我聽着甚是有些覺悟，裴紹祖笑道，我也甚佩服之至，深恨失足邪教，祝清平笑道，現在我們悔悟尚不為晚，弟有一計，可洗去咱各人

邪教之污名。更可憐的起咱們那恩友姚鎮台。裘紹祖道弟的計將安出。筆清平笑道。明日把么天佑請來。一同聽講。若么天佑也有悔意。咱們便與她起兵。攻取廣武縣。捉拿苗得雨。與姚總鎮會兵。率水軍進攻洞庭湖掃滅番金豹等。彼此而行。豈不條除了咱們的污名了麼。裘紹祖道此計固妙。倘么天佑不知覺悟。又着如何。祝清平說道。那有何妨。便將他殺死。再取廣武便了。裘紹祖道。就照弟的計而行吧。二人計義已定。一同至指揮衙門。來見么天佑。邀請過府。聽講評詞。么天佑允語。又商義些軍情。祝清平等虛與委蛇半向。方才同歸。及至施老先生。反復辨論。祝清平等。見么天佑。不但執迷不悟。遂要把施先生烹了。祝清平遂用話把么天佑激怒。動起手來。沒有幾回。踢倒么天佑。送入鼎中蒸死。施耐菴說出來意。姓名。說清平等不勝額慶。施耐菴說道。弟等今既歸正。可速起兵奪廣武。去擒苗得雨。我去潭州見姚賢弟去。今他調集兵馬。候弟等兵到。好進行攻取洞庭湖之事。祝清平等說道。兄如見姚總鎮。可替等多加美言。施耐菴笑道。那是自然。說罷起身告辭去了。祝清平等率兵至指揮衙門。把所有的戰將。招集大廳之中。祝清平仗劍說道。我等都是食君之祿。受雨露之恩。我們若隨邪教造反。捫心自問。能不有愧良心。我等若不急早回頭。恐難免有平墳之禍。那么天佑古語不悛。不聽良言。已被我把他蒸了。倘再有不悟者。即以么天佑爲例。你們的意見如何。

可遠說道，衆將齊說道，願聽將軍指揮。祝清平說道，好，既然如此，速去調齊軍馬。明日早放擗聚齊，聽候起兵。衆將退出，祝清平與裘紹祖次晨頂盔貫甲，命人去備戰馬，少時備齊。祝清平，裘紹祖一齊起身，來至門外，搬鞍上馬，一勒嚼環，縱馬向教場而來，偏將與軍健，乘馬在後相隨。及至來到，見軍馬已列陳似待。祝清平勒馬向衆陸加以鼓勵，說了些奮勉的言詞，把得士振起。這才下令出動，三軍浩蕩，直向廣武殺來，不一時人馬來到，至城下紮下營寨，祝清平向城上說道，我是南蒙的兵馬副指揮使祝清平，進軍特來而與苗指揮會兵，共取潭州。話來說完，就見一人手扶護心板，怒喝道，汝等害了么指揮，我已得信，又前來騙我城池，那馬得能够，祝清平看，正是苗得雨，不由怒道，苗得雨呀，汝已成釜底魚，還不出城來納命，苗得雨冷笑道，洞庭軍馬到時，不定誰成釜底魚哪，我也下與汝戰，只是緊守，看汝又奈我何。他話將說完，就聽一人說道，我便奈你何，說罷手起劍落，把苗得雨的人劈下，死屍栽倒，衆人亂殺守城軍人，如削瓜切菜一般。祝清平與裘紹祖趁乘揮軍把城劈破，搶入城中，裘紹祖一馬當先，把廣武的軍馬，收容過來，止住厮杀，城上那人，跳下城來，祝清平下馬向前抱拳問道，若非高人到此，馬能如此，容易把成得中，請問高人貴姓高名，那之說道，某乃追風愈兒任霸是也，因路經此處，得遇施老先生，故耳來此，協助破城，並

來施耐菴辭了祝清平等，回至店中，正欲趕赴潭州，忽見一人由外面進來，施耐菴一見，下勝欣喜，來者正是追風兪兒任霸，施耐菴忙問道：「任老俠如何到此？」任霸說道：「我事非一言，所可說盡，請老先生暫勿打聽，你老先生氣此何事呢？」施耐菴把經過詳情說了一遍，任霸伸大指說道：「老先生三寸舌可勝一旅師了，說罷哈哈大笑，繼續問道：「說在老先生意欲何往呢？」施耐菴說道：「我去潭州，與姚總鎮送一信去，今公到此，太巧啦，我想南蒙殺么天佑之事，廣武必然得信，祝清平等率兵攻去，一定聽費時日，請公施展飛行術，潛入廣武城，俟苗得雨與祝清平等答話時，可出其不意，把他殺死，接迎祝清平等的軍馬入城，然後請問祝清平等，齊赴潭州，那時還得請公藉同官軍，去剿洞庭湖，不知肯爲力否？」任霸笑道：「這都是分內之事，勿勞老先生囑咐，我就此去也，咱們潭州見吧。」說着抱拳作別，出店直奔廣武而來。不一時來到城外，見城門緊閉，知道消息走露，至夜深到在城上，潛至城樓，隱身於天鶴板上，及至祝清平等率軍來到，與苗得雨答話，縱出敵樓，出其不意，一劍把苗得雨殺死，下城與祝清平等相會，一齊至指揮衙門，裘紹祖出示安民，曉諭衆軍，諸事已畢，擺酒與任霸等飲宴，休息了兩日，方才起兵，向潭州開來，這日來到，祝清平等兵馬紮在城外，遂與任霸，裘紹祖同入城中，來至鎮署，軍士通稟進去，少時出來說道：「鎮台有，命請諸位至大廳相見。」祝清平等隨着來至

裏面，進入大廳，見施耐菴已然來到，忙上前行禮，然後參見鎮口，站身回道，現在任
和俠隨我們前來，在外面候見，姚文俊後與施耐菴，忙迎接出來，與任霸會見，謙讓入廳
。分賓主落座，縱人獻上茶來，任霸將經過誅苗得雨的事說明，鎮口稱謝，不已，吩咐
擺酒，與任老接風，少時酒筵擺上，鎮口讓施耐菴任霸入了座，自己主位相陪，也命祝
清平與裘紹祖，在下首座下，一同飲酒，酒過三巡，鎮口沉着面向祝清平，裘紹祖二人
說道，你兩怎麼竟會隨了匪教，男兒處世，就遍等沒操守麼，幸施兄台到來，點醒了你
們，想你我總角想交，情逾骨肉，正擬與你等，効命疆場，立不世之功，博個封妻蔭子
，光榮平先，以盡我富貴與共之心，誰知你等心性不堅，不辨邪正，不明是非，竟喪盡
良心，入了邪教，入了邪教尚有可原，怎麼還造其反來，與洞庭賊團困潭州數月，這這
這是什麼恁心理，說的二人面紅耳熱，起身離坐，跑在地上，說道，弟等深負兄恩，請
治以軍法，弟等死無無怨，姚文俊伸手才起說道，你們何必如此，坐下聽我講話，二人
起身含羞入座，姚文俊說道，二弟勿愧，幸猛醒的快，還不失為好人，且蒼么天右，恢
復廣武城，足可將功折罪，惟嗣後再若如此，愚兄決不姑寬，祝清平等連稱是是，施耐
菴說道，不要再說已往，咱們且議現在吧，姚文俊笑道，兄言甚善，我想到把一人說動
，破洞庭賊，易如反掌，施耐菴問道，此人是誰，姚文俊說道，此人在湖廣一帶，執祿

林之牛耳，姓萬名順字寶全，別號人講鐵臂崑崙湖廣飛俠鎮長江，若得此人出頭大事定矣。施耐菴問道：此人現居何處？姚文俊答道：此人現隱居在洞庭就山。金橘嶺禹安山莊內，施耐菴說道：請賢弟借我一隻小舟，侍隨一名。我前往訪他。務使必他出來幫助。姚文俊大喜，說道：得兄前往，大功成矣。不知兄幾時前往。施耐菴說道：我就此即去。姚文俊當時傳知水軍，預備船隻。施耐菴起身離鎮署，率一名隨侍，步行至潭水邊。早有水軍撥過一隻扁船，搭上跳板，耐菴率隨侍過船，端坐船頭。小舟飄蕩，由水入湖，耐菴賞玩湖景。見諸態柳情，山客水憲，前是一種趣味。霎時繞至後山，棹舟徑入，粵紫一片仙境。湖水清冽，游魚可數。港中菱盤貼水。水邊荷柄搖風。舟行至岸。施耐菴乘舟上坡。率隨侍鳳里向山中行來。行至數武，忽見籬邊犬迎人而吠。知是至人已山莊。忙行幾步，來至莊前。耐菴命隨侍上前扣門。裏面從人出來。問道二位是誰。耐菴說道：我專誠拜謁。萬老俠客，從人問道：尊公貴姓高名。耐菴說了姓名。從人轉身入內。回稟去了。少時由裏面出來一位老叟笑道：名士下降。使我蓬畢生輝。說着走了出來。施耐菴一見。出來這位老叟。髮如三冬雪。鬚似九秋霜。面開滿月，目似朝星。頭挽髮纂。身穿土黃色綢子靠襖，下身穿黃綢昆袴。足登酒鞋。膝打縐腿。腰繪絲條。外罩黃綢子大氅。施耐菴料定必是萬寶全。忙迎上來，身打一躬。說道學生施耐菴。慕

名來訪，殊屬冒昧，祈老俠客見原，萬老俠還禮不迭的說道，名士大賢，降尊下就，老夫何幸爲之，說着指手的讓，來至草堂，分主熱坐，從人獻茶已畢，招待那個隨侍去了，老俠問道，先生降臨敝莊，不知有何見教，施耐菴笑道，學生雖不武，伯好與俠劍爲伍，久聞老俠客英名，如震雷耳，每欲拜訪，奈江山阻隔，一時不能如願，幸有事於潭州，故特來謁見，老俠客笑道，老朽何德何能，蒙先生關愛，使老夫慚愧之至，雖然先生此來，必有以教我，施耐菴笑道，學生不敬，有一，特來領教，萬老俠說道，先生太謙，不知何事下問，敢請明言，施耐菴不敏，有一事，特來領教，萬老俠說道，先生太謙，不知何事下問，敢請明言，施耐菴說道，聞老俠客雅號，是鐵臂峴崙湖廣飛俠鎮長江，這些字義，不知作何解釋，請老俠客明以教我，萬老俠笑道，小號係朋友所賀，老朽探愧名不符實，這種俗淺字義，先生焉有解釋不開之理，施耐菴少道，身臂峴崙字義，學生倒明白，是表示兩臂有力，鐵長江三字，也倒易懂，大概是長江一帶，老俠客，是鎮攝得住了，惟湖廣飛俠這個俠字，學生殊不可解，老俠客說道，先生此言，是責我有虧這俠字了，耐菴笑道，學生焉敢責公，竊個俠者荷義也，凡不義之事不作，亦不容有不義之人，方是行俠的本色，是老俠客威鎮廣湖，怎麼義龍神喬金豹等，攪擾潭州一帶地面，任意橫行，老俠客與他近在咫尺，竟置之不理，縱容他等爲亂，對於這俠字，恐未免稍次吧，萬老俠笑道，先生責問

之言。老夫欽佩無既，但先生知其一不知其二，初老夫飛末料及他等有爭城奪他之力，故假竟應許他們，俾使他們吃個大虧，孰知他們早已把南蒙廣武兩處真官軍誘惑入了邪教。及至老夫應許之後，南蒙廣武兩廳就時旗造起反來，他等合兵，困潭州。一困數月，老夫話難反回，只好暫不過問。後來見潭州危急，老夫這才迫着喬賊等兵退洞湖，那南蒙廣武兩路反兵，也就退了回去。解潭州之圍，是老夫暗中解的。老夫繫鈴擊鈴，殊覺抱歉，倘先生有當驅使，老夫萬死不辭。施耐菴笑道：老俠客這一番內情，學生不知，適才所言，當是莽撞，祈老俠客諒之。學生此來，因潭州鎮台挑文俊，欲起兵進剿養賊，但恐力有不逮，待請老俠客仗義，出頭臂助是幸。萬老俠掀鬚笑道：老朽一定効勞，請先生轉達挑鎮台，儘可進兵，在與賊交鋒亮隊時，老夫必趕到當場捉拿賊人便了。施耐菴笑道：老俠客真慷慨人也，一言爲定，學生就此告別，說罷起，身辭出，老俠客到至莊外，方才回去。施耐菴率隨侍，至湖邊上船，出湖入水，至岸邊，棄舟上陸，一逕回潭州，至鎮署，入大廳，姚文俊等，見耐菴返回，一齊起身相迎，謙讓入座，從人獻茶。施耐菴把經過情形，對衆說明，姚文俊大喜，說道：兄長太辛苦了，小弟五中殊抱不安，耐菴笑道：爲國爲民，何言辛苦，請商議進兵之策吧。姚文俊連稱是。遂即傳令，命水軍趕緊預備出兵，又命祝清平裘紹祖，率水軍爲左右翼，自將中，軍任請

願隨軍助戰，施耐菴留守城中，分留已畢。次日姚文俊率衆登戰船，一聲令下，船隻開動，滿江舳艫，直向洞庭開來。到在山前，姚文俊傳令，船隻列開，此時喬金豹率船隊衝出，列笑陣勢。當中一隻大船，老龍神喬金豹懷抱寶鐵分水符，昂然而立，解與波班冲，分站在右，身後站着十二名大寨主。姚文俊傳令，船開至營場，當時一隻戰船衝了出來，停至營場。船頭站立的是追風兪兒任霸，手捧寶劍，喝道，那個賊人，過船一戰。喬金豹問道，誰去迎戰，當有解與波分一對青銅鵝眉刺，駕小舟，來到戰船切進，縱身躍上，喝道，我來追們性命，任霸笑道，不知死的賊徒，你就納命來吧，說着把劍一擺迎上，前來，方要動手，忽見積水往起一激，由水中鑽出一人，身穿水靠，擺一對虬龍棒，縱至戰船之上，一聲叱道，那一個敢與官軍對抵者，先與老夫一戰，解與波二見，下的魂飛魄散，忙跳至小船，退歸隊中，來者正時鐵臂崑崙崙廣飛俠鎮長江萬順萬寶，全老俠客。自皆因施耐菴走後，老俠客隨後派人探聽動靜，次日早去人回來報稱道，潭州總鎮已率水軍，前來抄山，老俠客當時換上水靠，帶好了一對虬龍棒，躍入江中，走水底線，來至前山，踏着水，將頭露出水面一看，賊隊與官軍，兩下列開陣勢，未要開仗，忙將頭縮入水中，分波蹈浪，來至營場，將身形湧出水面，跳至官軍戰船之上，一聲斷喝，下的賊人等呆呆發怔，老俠客命戰船，一直向賊隊開來，至喬金豹的大船切近。

老俠客轉身跳過一分虬龍棒，喝道：「我看你們那一個敢動手，我硬不與他干休，嚇的喬金豹等往後退退，姚文俊趁此機會，催動船際衝殺過來，官軍奮勇向前，亂殺裏兵，那些裏兵被殺的紛紛亂竄，嘖嘖，嘖嘖，落於水中，祝清平挺丈八毛由左邊殺去，裘紹祖抖擻戟由右邊殺來，姚文修頭虎頭湛金槍，由中路殺上，三路進攻，直殺的賊人，叫苦連天，喬金豹等被老俠逼的，乾看着不敢動手，急的叫苦不迭，見大勢已去，暗想：「如再不走，豈不束手被擒，當時向老俠說道：『請你老不必監視我們了，就此去也，說着呼哨一聲，率解興波班冲等躍入水中，逃命去了，裏兵等此時已五零六落，死走逃亡，姚文俊傳令登岸上山，衆官軍跳至山坡姚文俊與任霸，遂後上岸，當命祝清平率軍回洞庭東山搜殺，裘紹祖率軍向洞庭西山抄殺，自己率大軍向洞庭中山殺入，搜捕多時，忽見萬老俠手提一顆人頭，由山上飛奔而來，姚文俊忙上前與老俠稱謝，問道：「老俠客提的是誰的人頭，萬老俠說道：『此乃許安成的人頭，原來許安成依見廣武一破，乘亂逃回洞庭，官軍殺到，喬金豹命他守山，自率隊迎敵官軍，老俠趕到，把賊等逼走之後，盪自上岸，直入山中，詳安成將要逃走，被老俠趕上，一棒打倒，抽出匕首，將頭割下，一手捧雙棒，一手提頭，向山上而來，遇上姚文俊，老俠說道：『請將此賊之頭，拿回號令吧，姚文俊忙命人將頭接了過去，老俠客將手一拱，如飛的一般，回山莊去了。姚文俊

挽留不及，只得分咐軍士，縱火燒山。當時山紅土赤，頓成一片灰燼。祝濟平與裘紹祖，那兩邊，搜了多時，也放老火來。撤兵下山，與姚文俊會合一處，離岸登船。整隊回歸，出了湖，船隻離岸，所有旱陸的隊伍，都棄舟上陸。隨着姚總鎮，唱着凱歌，回歸潭州城。姚鎮指入鎮署，至廳發放軍停，犒賞軍兵。命祝濟平率本部軍馬，即日趕回南蒙，署理兵馬指揮的職責。命裘紹祖回廣武，代行兵馬指揮使真職權。二將與施耐菴任霸等作別，拜辭姚鎮台，起身去了。姚鎮台傳諭將許安成的首級，號令示衆，出榜安民。諸事已畢，這分咐擺酒與任老俠酬勞。少時酒菜擺好，入坐共飲。姚鎮台說道：潭州被困多日，若無萬老使暗中與賊作勁，此城危矣。若不是施仁兄趕到，說醒祝濟平，與裘紹祖這兩個愚頑，廣武南蒙馬能收回如此之速，若非任老俠前來，怎能那麼易，誅除苗得雨，三公皆布衣之士，建此奇勳，使我這有守土之責，食君之祿的，能不愧款。施耐菴笑道：我弟有何可愧，若非弟善於防守，此城亦早破了，我等相隔路遠，一時那能來得及。追本求源，還是賢弟的功啊。任霸笑道：什麼叫作功，那個又叫勳，總而言之，是百姓人福哇，施耐菴與姚文俊閉聽，一齊哈哈大笑說道：任老俠所言確有至理，汪霸繼續說道：因爲百姓有福，才得施先生這樣的福星，默默中自有安排，豈人力所能爲，姚文俊說道：那場兵劫，論功當以施兄爲首，論罪可是祝濟平裘紹祖二人哪。我非

奏請讓處不可，施耐菴說道，二人之罪，固屬大矣，但是殺王天佑，恢復廣武，亦可將功折罪了，請賢弟曲予寬恕，姚文俊笑道，兄言雖當，但是若不奏參他等，何以做效尤，且因二人人叛，傷損了多少人，耗費了多少錢糧，幾乎全省搖動，是罪可恕，孰罪不可恕了，且他二人又是我提拔的，我若接法難辦，人其謂我何，兄乃達人，請代弟思之，施耐菴說道，弟言甚是，現同坐的並無外人，兄討個私情，念總角之交，從寬議處吧，姚文俊說道，看在兄長分上，我薄懲他等不就是了，正說着忽有差人進來回道，現有萬安山莊萬老俠在外來見，姚文俊與施耐菴等，忙起席出迎，讓入大廳，從新擺酒，請萬老俠入坐，衆人隨着坐下，姚文俊笑道，若不是老俠仗義臂助，那能迎刃而解，起正擬過莊造謁，不期老俠客屈尊降臨，萬老俠說道，我此來因有面陳之策，敢請容納說，鎮台笑道，老俠客有何教言，敢請示知，老俠客說道，那喬金豹等在逃，必不死心，不定隱匿何處，若疎於防範，必乘機擾亂，再者說白蓮教黨羽，在在皆是，菴觀寺院，是彼輩潛踪之所，若欲清查無遺，請大人施行王安石保甲法，彼輩自難容身矣，施耐菴笑道，老俠客所陳之法妙不可言，真先得我心了，老俠客笑道，此種政策，還得賴施老先生擬定進行辦法，還沒一節，請大人將水軍調至湖中，以防好人再有哨聚，若以爲寨已燒了，便不加以在恩，那就錯了，彼處險峻天然，歷來是匪人盤路之所，壘石可以成寨

，架木便可成屋，請想就是斃了，不是無濟於事嗎，鎮台聞言連夕稱是，還答道，老俠客所示之策，不勝感佩，當即遵行便了，又說了些閑話，席散萬老俠告辭而去，鎮台等送至署外，方才歸至大廳，傳諭命水軍越日進主洞庭湖，分派已畢，請求施耐菴擬甲例條，施耐菴把例條擬畢，天色已晚，鎮台退歸內宅，任霸在大廳中安歇，施耐菴好靜，在書房歇睡，次早鎮台起來，由內宅來至大廳，此時任霸亦已起床，漱洗已畢，與鎮台對坐吃茶，將及早飯時，還不見施耐菴過來，鎮台命差人到書房去請，少時差人入廳回道，施老先生，業已起來，不知何往，鎮台一聽，不勝訝異，忙起身與任老俠一同來至書房，進至裏屋，見床上被已撩在一邊，一雙翼履，在地下放着，鎮台驚道，呀，施兄沒穿鞋，那能出去，一眼瞥見，桌上放着，一個字柬，忙拿起觀看，見上面寫道，彼以三寸舌，害得我土崩瓦解，今盜其七尺軀，且携他遠走高飛，仰姚文俊速加警惕，否則以盜施耐菴之法，而盜汝頭，汝其慎之，鎮台看罷，跌足重道，施兄危矣，施兄危矣，任霸說道，請鎮台且勿着慌，我趕緊去海南找張三峰等商議辦法，大人可速遣人，到萬安山莊，請萬老俠客，在境內查找查找，說着起身作別，離潭州，認大道，直向海南而來，行至中途，店房之中，恰與衆高人不期而遇，任霸喜出望外，把經過說明，公冶老俠說，如此說來，施老先生危矣，張道長沉吟了沉吟緩夕說道，諸位不要着急，施

老先生決無性命之憂，請想賊人若有害施老先生之意，不會入署就把他刺殺嗎，何必費那麼大事，把他盜走，此一走必定遠走高飛，元化問道，道兄何以見得遠走了呢，道長說道，僧兄這一點兒見不到麼，試想湖廣一帶，萬老俠善於賊人出沒之所，無不瞭然胸中，盜施老先生之賊，他那能在湖廣範圍內隱跡，所以斷定必遠易去了，長治老俠接着問道，道兄可料一料，賊人逃往何處，道長道，想必向紅果峰逃去的面大，任霸說道，不如請鐵冠道兄，按陰陽之理，給酒算酒算，有無凶險吧，齊道，這也是個辦法，那麼請鐵冠道兄袖占一課吧，鐵冠道人並不推辭，默坐的推算一番，算畢，笑道，諸位放心，按卦象看，原神旺相，得月令相扶，又兼有子水的長生，照此斷定，是兇中得吉，必無意外，任霸問道，那麼落在何方呢，鐵冠道人，又推測一回，說道，據我看是落在西方，任霸復問道，能有多遠呢，鐵冠道人笑道，這遠近貧道是酒算不出哇，元化接言說道，要是准落在西方，決對也近不了，任霸說道，那是當然哪，可是我們怎麼個入手的教法呢，張道長說着，鐵冠道人，算定是西方，諒開我算的邪東方，是實把樞了，現在潭州平定，洛水吃緊，洛水正該在西方，我們逕去洛水解圍破賊，借此或能得齊施老先生的下落，不知諸位以為如何，衆高人齊說，道兄的計劃，真是一舉兩得，再好沒有，我們就照這麼辦吧，計議已定，張道長向任霸問道，老居士由幽來，是有什麼

事畢，任霸說道：「我是奉燕王之命，來請你幾位，去解偏關口之圍，皆因北慶州前元之除孽，糾合番兵，攻打偏關，張道長驚聞道，彼處吃緊，任霸道：「雖然吃緊，但是尚可支持數月，因廉斌防守得法，挑廣孝佈置有方，在短期尚無妨碍，惟恐日久難免生變，張道長一聽方把心放下，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便無顧此失彼之虞了，少時酒飯用罷，又談了些閑話，方才安歇，次日早飯後，起軍直向洛水而來，非止一日，這天到達，時已初更，遙見賊營相連數里，向洛陽登峰一帶，遙作圍勢，堽壘甚是嚴整，原來徐鴻儒奉縣道藥尚之命，山青津口登岸，扮作雲遊道士模樣，倒在會元鎮，見了西寧教主毛騰久，計議安了舉事的時日後會合朝雲嶺的賊衆與黃河套主，洛水神朱明瑞稱：「臨期與毛騰久在洛水會師，共約萬餘人，紮營數里，聲勢浩大，曹總鎮早已得信，也就礮兵秣馬，嚴陣以待，所有要隘所任，管派重兵把守，傳令各營軍官，務以火器當先，埋伏營壘外陣壕之中，如遇賊人來攻，先以火器迎頭痛擊，然後濟之以箭弩亂射，無令不准擅自出戰，諸務分留停當，方才退回書房，略事休息，從人獻上茶來，曹鎮台一邊吃茶，一邊尋思：「暗想防守雖屬完善，可是賊營中，俱是高來高走之人，倘潛入城中，裏應外合，難免爲意外之虞，思索半晌，忽然想起少林寺來，心說：「我們不知如此如此，想罷，命人備馬伺候，少時馬已備齊，曹鎮台起身出署，撥鞍上馬，出城直向嵩山脚下少林寺

而來，馬走如飛，少時來到，至廟前下馬，扣打山門，裏面門頭僧，把門啓開，一見是鎮台來到，忙接過馬去，鎮台邁步進廟，知客忙出來把鎮台讓至客堂，鎮台問道：大方丈與二方丈現往那裏？知客答道：現在禪堂打坐。鎮台說道：請稟知二位方丈一聲，聽說我有要事相商。知客忙退出回稟去了。少時大方丈與二方丈齊來至客堂合十說道：不知大人駕到，有失迎呀，千祈原諒。鎮台起身還禮說道：長老何必太謙，現我有急事，與二位師傅相商。大方丈說道：莫非大人爲賊兵犯城之事而來麼？鎮台說道：正是爲此。二方丈說請大人落坐，再爲計議吧。遂一同落坐，小和尚獻上茶來，茶罷擱盞。鎮台說道：徐鴻儒將厮結連山寇，前來擾亂，我軍現已佈置就緒，料賊人一時不能得逞，所可慮者，賊人中不乏能人，倘越入城中，殊堪憂慮。今特前來，請二位高僧，助我一臂之力，望以人民生靈爲念，慨允爲荷。二位方丈齊道：就是大人虎駕不來，我們自轉的也要前往軍前効勞。此乃爲國爲民之事，我等義不容辭，鎮台笑道：師傅如此慈悲，我無憂矣，但防範之法，請師傅指示。大方丈道：令我師弟，率一百名徒弟，防守城池。我防鎮暑，並請大人派五百火器軍，在廟中埋伏，如他軍退時，突出擊之，然後我困闖廟徒衆，尙前兜殺。如此分佈，方保無失。鎮台大喜，說道：請二位高僧就此回我入城吧。大方丈說道：誰大人先行，我等隨後就去。鎮台轉身告別，乘馬回城，入了鎮署，少

時二位方丈舉和尚臨率到。鎮台把二位方丈延入廳中。擺酒款待。酒飯後。二方丈出。把一百個少林僧。沿城分散開了。輪流協助軍兵防守。二方丈樓尼城上。晝夜巡視去。大方丈住在鎮署。保護鎮台。次日鎮台留將率火器軍五百。赴少林寺埋伏去了。忽聽城外砲聲隆隆。不絕於耳。忽有軍校來報。啓稟大人得知。現在賊人亮隊討戰。鎮台把手一揮說再探。報事人退出。大方丈說道。請大人開兵與他一戰待老僧先殺他一個下馬威。以塞敵胆。鎮台稱善。那時與大方丈率親軍。出城入大營。傳令列陣。鎮台懷抱兵符。立馬門旗下。大方丈捧九耳八環產。在旁昂然而立。向對陣觀看。見徐鴻儒在門旗下。下接劍端坐馬上。兩旁分列群賊。高矮醜俊不等。聽賊陣中。戰鼓三。門旗開處。縱出一人。來至營場。手持一條亮銀棍。頭戴六瓣壯帽。身穿青綢靠襖。下身穿青綢昆袴。足登青綢快靴。胸勒十字絆。兩肩頭飄洒燈籠走穗。腰紫皮挺帶。再往臉上看。黑如墨染。怪肉橫生。壓耳毫如倒豎。抓掃眉。翻鼻孔。血盆口。雌雄眼。站在戰場發威。大方丈看竟就知是個兇惡之徒。把八環產一擺來至營場。一聲阿彌陀佛。那裏來的惡徒速報名來。那人捧笑了。笑說道我乃落水神米明瑞手下頭領。鬼煞神呂如虎是也。你惡僧人是誰。大方丈笑道老僧之名。也是你這賤賤的麼。你就納命來吧。惡賊大怒掄棍就打大方丈。不慌不忙。用虛便磙。賊人掄棍變招掃堂棍向腿部掃來。大方丈縱身躲過。舉虛斜肩打下賊人側身。

一閃，大方丈躍身去兜當一脚，把賊踢的放了一聲翻身栽倒。趕過去一產把賊人打死。橫柱立在當場待戰，賊隊中一賊搶至賊場，喝道野僧大胆，敢殺我兄，大方丈見來人異常兇惡，喝道，汝是何人，通報你的名來，賊人說道，某乃夜遊神呂如鏢是也，殺兄之仇，不共天地，你看棍吧，說着舉棍便打，大方丈待棍臨切近，用產往上就磕，只聽當郎一聲，賊人的棍如同有人奪出似的，飛出一丈餘遠，大方丈反手一產，把賊打了個，腦漿崩裂，死屍倒於就地。徐鴻儒一看，連折兩人，忙問道誰去竟少林僧一戰，當有朝雲嶺的三寨主，賽無霸雙鬍鎖河南周天齊，答道某去會戰於他，說着來至陣前，喝道大願僧人，爾敢殺我們的弟兄，你走看罷，大方丈道若僧到此，就爲誅除爾等，今天你等一個也休想活命，說罷擺產進招，與賊人打在一處，兩陣中戰鼓如雷，當場上產鬍亂舞，戰了有四五十個回合，大方丈賣了個破綻，等他雙鬍一齊打來，用產格開，進身一掌，正打在賊人頭顱之上，就聽吧查一聲，當時粉碎，死屍栽倒，雙劍落地，徐鴻儒一看，連敗三陣，不由大怒，把劍一揮，賊軍如潮勇的一般，衝殺上來，大方丈忙退回陣中，曹鎮台見賊軍，攻至切近，一聲令下，命火噴隊，火箭手，一齊向賊施放，當時火箭如雨，煙彈如雹，向賊人打去，展眼賊人死傷一片，徐鴻儒忙傳令，把隊伍撤了回去，收兵罷戰，曹鎮台也收兵回城，同大方丈入署至大廳漱洗吃茶，畧事休息，擺上

酒席。與大方丈飲酒。商議軍情。此時二方丈也由城上趕來。鎮台忙起身讓坐。二方丈坐之後說道。適才貧僧在城上觀戰。賊人的勢大。我軍應取守勢。待機破敵。方保無虞。鎮台笑道。方丈一見甚是。以後養精蓄銳。堅閉陣壘。嚴加防守便了。計議已定。酒飯用罷。二方丈上城巡視去了。賊人攻打多日。並未得半點便宜。相持數月。急的徐鴻儒一籌莫展。異常焦灼。這日正商議進攻之策。忽有嘯兵入報說道。現有極樂禪林極樂佛通靈率毒風小白蓮寺經廣等。在營外求見。徐鴻儒一聽跌足說道。小白蓮寺與極樂禪林危矣。忙率衆出迎。相見之下。互道寒宜。謙讓入了大帳中。落坐位。極樂佛把經過向徐鴻儒詳細說明。徐鴻儒嘆道。唉。不想銅牆鐵壁似的極樂禪林。竟破於一旦。真令我好恨。請高僧助我臂力。奪取洛陽。殺敗官軍。然後再找張三峯等報仇不遲。通靈恨々說道。我不把張三峯等誘絕。誓不為人。請問現在的戰事如何。不知道利害否。徐鴻儒蹙額說道。官軍防守甚嚴。實無隙可乘。延遲這些日子。也未得進展一步。通靈說道。明日待老僧與他一戰。再定奪取之法。徐鴻儒說道。賊軍堅守。不用接戰。奈何。奈何。通靈說道。既然如此。貧僧明晚。越入城內。燒殺一陣。你們如見火起。率隊襲擊賊人的營寨。那怕他不出戰。徐鴻儒說。此計我亦想到。因城中有少林方丈。率少林僧把守。故未敢輕舉妄動。通靈哈哈狂笑道。區區少林僧人。何足爲懼。看老僧展

身手，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當時計議停當，次日晚，天交二鼓，通靈率經廣與十二個弟子，收拾緊襯利落，帶好了軍器，出了大營，施展輕工，繞走官軍營寨，來至城下，飛身上城，通靈首先行走，有二方丈輪產迎上來，兜頭便打，通靈忙舉如意接戰，經廣等已被少林僧衆截住廝殺，此時曹鎮台與大方丈，已竟得信，趕到城上來，大方丈搶上前去，夾攻通靈，曹鎮台傳下令去，如賊人攻營，不准擅自迎戰，切須嚴加防守，多預備砲火弩箭等項，以待敵人，令將傳畢，徐鴻儒已率賊隊，襲擊上來，官軍這方，已有防範，火弩石失，亂打賊人，徐鴻儒攻打多時，見死傷一片，只得傳令把隊伍收回，退歸下去，通靈此時也漸漸不支，料難得手，呼哨一聲，與經廣等跳下城去，越過護城壕，退回賊營，入大帳，徐鴻儒憤起身讓坐問道，大概此番前去，沒收什麼功效吧，通靈含愧說道，空去一回，竟未如願，兼甚哪兼甚，徐鴻儒說道，高僧何必在懷，我也是沒得着戰利，且又傷了許多嘍兵，只好另想妙法吧，通靈說道，也只好如此，又相持了月餘，賽老君聶萬奎與神機叟圖開泰，及連雲島的開海神柔侯長嘯與破浪飛熊于鎮海，滾浪飛熊于鎮江，及萬笏山妙蓮菴妙慧，妙聰，妙蓮寺等，先後來到，徐鴻儒見各處失敗，反哈哈大笑起來，賽老君問道，教主聽我等夫勢，爲何發笑，徐鴻儒說道，彼笑並不是幸諸位失敗，長因聚集於此，大事可圖了，正說着忽有嘍兵來報說道，現有洞庭湖土老

龍神喬金豹，與鐵甲翻江解與波鎮湖同牛班沖等，帶着一個奸細，在營外候令。徐鴻儒驚異道：「他們兵困潭州，來此作甚，莫不是也敗了不成，忙令報事的出去，把喬金豹等讓入帳中。」徐鴻儒見喬金豹等進來，欠身讓坐，喬金豹等見禮已畢，坐在一旁，把失事的詳情，說了一遍。徐鴻儒驚異道：「就憑一個施耐菴，仗口齒之能，破了洞庭之衆，解潭州之圍，聽來却也奇怪。」喬金豹說道：「我等深恐寨主不見信，特將此人盜來，請教主詳訊。」徐鴻儒說道：「此人現在那裏？」喬金豹忙說道：「現在帳外，交與嘍兵們看守着哪。」徐鴻儒命人把施耐菴招入帳中，細看並未綁縛，只是昏迷不醒人事，遂向喬金豹問道：「怎把此人盜得來？請道其詳。」喬金豹把當時入鎮署，盜施耐菴情形，詳細說明。原來他等被萬老俠迫着不會與官軍動手，入水逃走，出去二三十里遠，方由水中出來，登了旱岸，在沙灘上把衣服晒乾，穿戴齊畢，入林歇息。解與波說道：「我們的巢穴已破，可往那裏投奔？」喬金豹說道：「現在徐教主起兵洛水，圍困洛陽城池，我們可往那裏去助戰，然後回兵取潭州，奪洞庭，也還不遲。」班冲插言道：「我們這種失敗，恐徐教主不能憑信，還許治我等失機之罪。」喬金豹說道：「那也在所難免吧，解與波說道：「我聽許安成回山言說，南蒙等處，是施耐菴給說順了的，我們何不夜入潭州，打聽一番。如果施耐菴在鎮署住着哪，想法把他盜出，帶至洛水，聽憑徐教主發落，一則可證明我們失敗的實情。」

，二則也解了咱們心頭之恨。喬金豹說道：此計甚妙，前面榆樹林胡家莊，乃是下五門中人，風流客小蝴蝶胡春的住所，咱們先到那裏，用些酒飯，候至夜深再去鎮署行事，當時商議妥了。起身出林，竟向榆高林而來，比及來到，莊人回報進去，胡春迎接出來，互相見禮，讓至裏面，分賓主落坐。從人獻上茶來。胡春問道：三位不在費山來此何幹，喬金豹嘆道：唉，一言難盡。現在山寨已被官軍所破，我等遂逃到此處。胡春驚道：若大的洞庭湖如何敢的這麼快呢，喬金豹當把經過詳情以及欲入鎮署之事，說了一遍。胡春說道：如三位去鎮署時，我有一物相贈，助兄等成功。喬金豹說道：不知賢弟欲贈何物，胡春說道：待我拿出，請諸公看，說着起身入內，少時拿出一個小包袱，放在桌上，把皮袱打開，喬金豹一看，喜不自勝。原來是一個薰香盒子，外有兩個小瓶，一瓶是解藥，一瓶是薰香，還有一個藥餅，知是迷魂餅。忙稱謝說道：賢弟贈我此物，何愁此去，不能成功。胡春笑道：此物是替我去幫助兄等，請妥為帶好，喬金豹接過來，仍然包好，帶在腰間，胡春命人預備酒飯，待了一會兒，酒菜擺好，入坐飲酒，直吃到盪光掌上，方才放席，散坐吃茶。候至二更時分，喬金豹等三人，離了胡家莊，直奔潭州城，繞過護城壕，越城而入，來至鎮署，抖身上房，越脊竄坡，至大廳前，潛伏在廊子上面，往下窺看，窺探多時，忽見走出一人，文人打扮，從人提燈在前引路，喬金豹等

悄夕順着走廊上邊，尾隨下來，見入書房之中，忙跪了下來。到後窗外窺聽，忽聽裏面
從人說道：施老先生你老還用茶不。那人答道：不用了。你歇息去罷。從人退出，喬金
豹知是施耐菴無疑，又候會子，聽裏面睡熟的這才把薰香盒子取出，用火種點着，閉上
解藥。由窗隙把香煙射入屋中，沒有片刻，聽裏面打了一個嚏噴，知是薰了過去，遂將
窗戶打開，躍入屋中，把施耐菴背起，用絨繩紮在身上，竄出窗外，抖身上房，解與波
與斑沖，在後相隨，竄至署外，順着小巷至城下，由馬道上城，退至城外躍過城壕，跑
出十數里地，入了樹林，把藥餅取出，放入施耐菴髮中泥丸宮上。這才起身登程奔洛
水而來，一路上詐稱施老先生是他們的家鄉，因有病趁回家去，每到吃飯時，給灌些飲
食，帶着施老先生一路行來，並未遇見官家過問，十數日的工夫，方才到在洛水賊人的
營中。徐鴻儒當命人把施耐菴頭上餅取下，灌了些藥，施耐菴方才悠悠氣轉，睜開眼睛
一看，見徐鴻儒在上面高坐，知道身陷賊營，就聽徐鴻儒喝道：大胆施耐菴敢用花言巧
語，破壞我自蓮教的事體，今你落到我手，還有何說，施老先生定了定神，坦然說道：
你等妖言邪說，盡惑民衆，還敢以我爲花言巧語，我之所言，乃聖人之正理，先賢之大
道，能聽我言入耳者，必不失爲好人。我擬把所有被誘惑之人，俱皆說醒，方遂我平生
之志願，今既然被汝等所算，有死而已。徐鴻儒說道：你想活也得行啊，向左右分咐道：

把他推出斬了，喬金豹說道，教主且慢，若把他一刀殺死，豈不便宜於他，請暫且把他押至後營，咱們想一個擺佈他的法子，好解咱們的心頭之恨，徐鴻儒稱善，當時令人把施耐菴押到後營，班沖向徐鴻儒說道，請寨主必須派一猛性的人看守着他，不然看不成他，再叫他給說反了，豈不是更糟了麼，徐鴻儒說道，言之有理，遂命太行山的八猛中拚命惡魔婁大猛，前去看守，婁大猛遵命來到後營，一見施耐菴在一個馬廄上坐着，開口問道，我說施耐菴哪，我們教主派別人來看着你，怕受你的蠱惑，才派我來，我倒要試々你怎麼個能說法，你也對我說說，施耐菴抬頭一看，這小子身高膀闊，粗眉大眼，渾濁猛性，心說我何如此這般，叫道：小子死在我手，想吧，笑道：你要聽我說什麼呢，婁大猛怔怔的說道，你隨便，想說什麼便說什麼，施耐菴說我現在有意歸順白蓮教，你能教我不能，婁大猛把眼睛一瞪，說道：我管你歸順不歸順，我是要聽你說說理由，施耐菴說道，你不要忙啊，咱們先商量好了，你能教我不能，如果能教我，我便說與你聽，婁大猛把大嘴一咧，我能教你還不行嗎，施耐菴說你准能教我麼，怔小子因為要聽施老先生說話，遂借口答應，我准能教你就是了，不想這一句話說出，却被喬金豹聽去，他因為不放心，深怕婁大猛被施耐菴說動，暗地到來窺聽，可巧的聽見婁大猛說準歸教，像那句話，忙轉身回至帳中，報與徐鴻儒知曉，徐鴻儒聞言大怒，命喬金豹把婁大猛替

換回車，喬金豹遵命復反奉至轅營，向襄大猛跪。教主有令，叫你到大帳去，有旨問你，恁小子不知什麼事，忙來至中軍帳中問道，教主叫我何事故，徐鴻儒把臉一沉，怒問道：你爲什麼要救施耐菴，是何道理，講，恁小子猛然被這一問，一時回不上話來，囁嚅說道：不是啊，他：他：他要我救他，徐鴻儒沒容他把話說完，拍案喝道：奧，他要你救他，你就應許他了哇，恁小子一聽這話，更怔啦，答道：我：我：不是，徐鴻儒說道：什麼不是，尙刀斧手分噯道：來呀，把他推出斬了，刀斧手遵令把婁大猛推出斬訖，將首級獻上，徐鴻儒此時已竟醒悟過來，呀了一聲，不好說破，只得分咐把首級號令營外，刀斧手方把首級拿出號令去了，徐鴻儒深恨施耐菴玩弄他等，當與衆賊商議，害施耐菴之法，有的說亂刀分屍的，有可說萬刀零割的，徐鴻儒搖頭說道，這些法子都不妙，非得想新款的不可，當有神機叟關開泰說道我有一策，不知能用否，徐鴻儒問道：不知寨主有何妙法，關開泰說道，可在帳外高搭木架，預備一領蘆蓆，及燈草，膏油等物，把施耐菴捲入蓆中，放在架上，用火一點，咱給他點了天燈，然後擺上酒筵，把酒賞燈，又可佐酒，又可以消恨，不知教主以爲如何，徐鴻儒鼓掌說道：妙哉此法，就照此施行吧，當命人支木架，預備蓆，油，燈草等項，不一會都預備齊楚，徐鴻儒分付把施耐菴帶至大帳，曠兵遵令去訖，喬金豹不一時把施耐菴押至帳中，徐鴻儒見施耐

蕙道來，神色逸然，毫無懼容，不覺大聲喝道：「我把你這狂徒，死期已至，尚不知懼麼？」施耐菴冷笑道：「人孰不死，死惟恐不得其所，我爲報國恩除民害而死，夫復何懼？況且死生有命，我命當死，雖處於安全之鄉，亦所難逃，我命不當死，雖處在這豺狼之群，亦奈何我不得。」徐鴻儒一聽，怒高千丈，喝道：「你竟敢出言無狀，暗罵我等，今將你搨點天燈，看你這厮還逞口舌之能否。」立時命人把施耐菴拉下去，依法辦理。當時嘜兵先把蘆蓆鋪在地上，在蓆上邊鋪上燈草，然後把施耐菴放倒，搭在蓆上，把蓆一捲，就將施耐菴捲在裏面，外邊用繩子一纏，纏結實了，滿塗以膏油，圖開泰在旁邊看着，見已停妥，遂命人把蓆捲搭上架去，頭朝下豎放在架上。放好之後，復命人持火把，站在架上，聽令燃點，他分派完了，回至帳中。徐鴻儒遂令人在帳外大排酒席，少時酒席擺齊，衆寇落坐，徐鴻儒坐在正中，把杯觀看，見那天燈架子，高約丈餘，蓆捲豎在上端，兩旁有嘜兵拿着火把，站在上面那把火焰，忽夕的冒有尺餘高，遂笑而圖開泰說道：「寨主這個法子太新穎啦，太高明啦，並且還有趣兒，我們每人先乾一杯，然後再賞天燈，衆賊齊稱是。是當時各飲了一個乾杯，徐鴻儒將要傳令燃點，忽聽有人叫道：「徐鴻儒哇，爲師來也。」徐鴻儒一聽，見面前站定二人都帶着革面具，知是奸細。徐鴻儒喝道：「來者何人？」就見來人說道：「你要開我等癢，你來看，說着，把革面往下一摘，說你等來看。」徐鴻

儒等大吃一驚，忙喝令道：「大家一齊上啊，切勿放他等逃走，高賊各拉軍刃，圍上前來。」究竟來者是誰，原來乃是開封田老俠客。與外三仙中的長壽飛仙彭再世老俠客，香因開封禪定之後，田老俠客恐太行山的賊人，死灰如燃，仔細一探聽，方知極樂佛已逃去。太行山的三臂瘟神抓鎮太行靈天動等，與徐鴻儒合兵去了。老俠心說開封雖歸安靜，格陽却是吃緊了。我何不前往助曹鎮台一臂之力，不然洛陽有失，開封還得有波及之處。想那回到城中，命狄起鳳在開封防守，以防外慮，自己帶好了一字連環乾坤決，起身離開封，認大道，直向洛陽行來。這日行到一片松林間，忽見一人，由林中走出，說道：「田老俠客這是往那裏去？」老俠細看，乃是彭老俠。忙拱手說道：「我是去洛陽一行，不知彭老俠客如何到此？」彭老俠說道：「我是在雲南就聽說開封洛陽吃緊，及至來到，開封已然平靜。洛水尚未解圍的，我是特來看一看，得便我幫一忙，殺幾個賊小子，與民除害，也不枉我由海外來此一遭。」田老俠笑道：「你我是不約而同，咱們就此前往罷，」彭老俠道：「咱們此去，是先探賊營，還是先入城呢？」田老俠說道：「咱們先去敵營，探個究竟，然後入城，計議破敵之策，也還不遲。」當時商議已定，連宵隔夜奔洛陽。這曹營賊營切近，彭老俠由腰中取出兩個革面具，通與田老俠一個，說道：「這個戴此虧入賊營，以免露出本來面目。」二老俠把革面具帶好，翻身入賊營，疾如閃電，未容賊兵看見。

已至營中。爬伏暗處，往裏窺探，見大帳前，高搭木架，上面懸一藤擔，兩旁站有嘍兵，手持火把。彭老俠悄悄向田老俠說道：「看此情形，賊人是要害人欲點人燈，可是擔着的是誰呢？」田老俠說道：「管他是誰，咱們焉有見死不救之理，且被害的人，必是與官軍方面有關係的，我們事不宜遲，趕快去救。」彭老俠說道：「救是當然得救，必須計較一個辦法。」田老俠說如何救法請兄示下，俾便照行。彭老俠說道：「老兄前去救人，我去抵抗賊寇，然後會在一起，殺出營去。」二老俠主意拿定，伏身繞至帳前，彭老俠由軍器架上，抓起一對盤龍棍，向徐鴻儒等威喝，除去面具，一擺雙龍棍，混戰在一處。田老俠趁勢抽出一字連環決，縱上木架把拿火把的嘍兵，一決一個打下架去，也無暇打開蘆蓆，匆匆的兒抗在肩頭，碰至下面，單手掄決，往外就闖，無奈賊人由兩側圍籠，把田老俠圍在中央。此時彭再世老俠客，把盤棍，擺動如飛，橫衝撞，打的賊人死傷一片，來至田老俠切近，說道：「老兄先行，待某斷後。」田老俠奮神威，單手舞決，闖出一層又是一層，彭再世來遇一撥，又趕上一撥，後方是徐鴻儒督賊趕殺，右邊是極樂佛通靈率經廣等圍籠，右邊是神抓鱗太行崑天動率寨之衆兜抄，前面有開海神，候長嘯率破浪飛鯨于鎮海，浪浪飛鯨于鎮江，及賽老君聶萬魁，神機叟圖開泰等，截住彭老俠殺向西邊。西邊便退，東面又殺過來，殺向南邊，南邊便退，北邊又逼籠了來，四面八方，以一

退一進之法，困住兩位高人，又爭持了許久。徐鴻儒見如此戰法，也是無濟於事，忙傳令調火箭隊，不得稍延，轉時火箭隊趕到，迎着二位高人的去路圍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徐鴻儒見火箭隊佈置妥當，傳諭衆賊退在一旁，遙作團勢。賊人退去，火箭飛來，二位高人攔打火箭，護住身體，怎奈火箭，如飛皇驟雨，任有天大能爲，也有些防不勝防，正在這緊急之時，忽然由四外飛進十數位馬人，各擺身刀，殺散火箭隊，來救二老俠賊。徐鴻儒一見大怒，衆賊迎戰，不得放走一個，衆賊復又圍上前來，捨命廝殺。這回衆，是大吃苦苦，被來的這些人，殺了一個落花流水，來的這些人是誰呢？正是邈邈道人張三峰仙長，與衆馬人及衆小俠與女等，皆因自遇任霸之後，趕至落水，天已昏黑，張道長向元化等說道：「我們何不先去探着看賊情，以便設法破敵，衆高人俱皆贊同，遙見，營後，約半里許，有一土山，馬約十數丈，張道長與衆人，遂向土山而來，來至山上，賊雖有十幾名，裏兵在上面把守，那禁得起這些高人的一陣亂殺，當時一個沒勝，都作了劍下之鬼。張道長等立在上，俯視賊漢中的燈火之光，如辰星萬點，當中大營分外明亮，帳前支一木架，當中黑忽忽放着一物，看不出是什麼，兩旁彷彿站着兩個人，拿着火把，不知賊人又弄的是什麼玄虛，將要入營去探，忽見賊營大亂，喊殺連天，又見火箭齊發，直向兩個人身上亂射，張道長等，那敢怠慢，分四面殺入賊營，殺散了火箭隊，

臨近一看乃是田彭二老俠。張道長忙問二位所救的是何人，田老俠答道：「我們還不知是誰呢，僕殺出去再說吧。」此時賊人雖傷亡了不少，但是依然苦鬥不休，巴氏父子獨當一面，兩條鞭似虎尾擺風，公冶祖孫抵住太行由的賊人們，兩對軍刃，爲如天降驟雨，六煞屬士與六子，當住羅樂佛、寶劍齊舉，白光萬道，雲霞居士與程錦華及程如梅月華等，當住侯長嘯，聶萬魁、圖開泰等，拚命相爭，各把軍刃的招數展開，何異龍飛鳳舞，張道長與元化長老及任霸等，接住徐鴻儒等爭戰，軍刃走開，光閃閃，冷森森，寒氣逼人，此時彭老俠與田老俠乘機逃出漢去，張道長把賊殺的，不敢相逼，始呼哨的一聲，與衆高人及衆小俠，疾如電閃的一般，縱出械營，會合彭老俠，向洛陽城而來，離賊營已遠，任霸說道：「咱們先站一站，給救的人打開一看是誰，再走不晚。」田老俠說道：「打開了背袋，查比這麼重着得勁哪，當時找了一個樹林，衆人到在裏面，田老俠放下蓆捲，挑開繩子，打開蓆，任霸一看，拍手說道：「得了，咱們又省一番心，敝是施老先先得罪了，衆人細看，俱皆大喜，無不拍手稱慶，此時施老先生已被悶的昏迷不醒，被風一吹，方才緩緩醒過來，睜眼一看，衆高人皆在面前，料是得救，打算站起與衆人見過，哪知渾軍血脈不過，站立不起，張道長說道：「老先生不要客氣，此豈溝禮時，當公冶儘與程錦華，快着施耐着在林中來往活動一回，四肢方能動轉，遂命巴廣瑞背起

施耐菴，這才向城中而來。及至來到城下，句城土說明來意，二方丈請衆高人來到城上，互相見禮。遂下城至鎮署。曹鎮台得信，忙出來迎接，讓至大廳。張道長一一都給指引了。曹鎮台按位行禮已畢，大方丈由書房也趕了來會見。衆人齊落了坐。從獻上茶。張道長由腰中取出一粒藥給施耐菴吃下，方各將經過說明。曹鎮台命從人陪着施菴去浴室洗浴更衣，另給拿了一雙雲履。耐菴浴畢，穿戴齊楚，歸入大廳。田老俠因爲身上被塵上油所污，鎮台也命給拿了一身衣服換好。這才大擺酒宴，入坐飲酒。施耐菴把到賊營的始末，也學說了一番。衆人聞聽笑道：「先生的舌劍，較我們之劍利的多呀。」施耐菴笑道：「各有所長，何分利鈍，反正都是殺賊，與陰騰無損。若久心似毒蛇，口如利刃，陰謀害人，搬弄是非，那種舌劍，恐比諸公之劍，可怕人也。」衆人聞聽哈哈大笑，齊稱是。是，張道長說道：「諸公且勿閑談，諸此賊軍當前之時，我們且議破敵之策吧。」曹鎮台接言說道：「得諸位高人到此，何異大旱而得甘霖，賊軍當前，又復何慮，張道長正色言道：「不然，賊人存在勢力甚盛，豈可輕視，豈不聞孔子云：『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探淵，如履薄冰。』方是用兵之道，就有我等前來，若有疎忽，也難免失機之虞呀。」曹鎮台肅然起敬的說道：「仙長教言，敢不書紳，請仙長代劃一策，某願遵行。」張道長說道：「方才我等在賊營中，略與一戰，賊的大勢，已見大概，所有各處矢敗。」

的賊人，已聚集於此，較之從前，勢力增厚，比那一處賊兵，都厲害些。並且徐鴻儒又飲酒可比，狡詐多端，善於用兵，且兵賊與我軍衆寡懸，彼衆我寡，不及賊兵者一也。均係飛行門中的人。我軍皆是馬上戰將，此不及賊人者二子，賊人可攻可守，兵力分佈，富令有餘，我軍只可用之以守，不足用之以攻。此不及賊人者三也，但是賊後無接濟，與蓮花島，彼徐帥等中斷。若相持日久，我軍有增無減，賊軍勢必疲老，我軍不及我軍者一也。賊軍雖衆，除去山格，便是邪匪，無異烏合之衆，日久必無圖志。我軍雖少而精，衆人一心，一具用以為戰，必能以一抵十，此軍不及我軍者二。從賊各山之寇，雖聚集於此，但都是驚弓之鳥，心胆已寒，且都是各不相下，那能聽徐鴻儒的指揮，勢必貌合不離，難期一致，我等志同道合，都不外殺賊之心。此賊人不及我軍者三也。以我所長，抵賊人所短，以我所短，避賊人之所長，方可以破敵。鎮台笑道：仙長奔敵，可謂洞若觀火，真知已知彼之言，何患不操勝券。元化長老笑道：仙長善戰，異常凡響，使我等佩之至。但是破敵之策，如何入手呢。張道長笑道：請僧尼少勿嫌，現在先取守勢，不人我們的接應必到，那時兩下夾攻，破敵必矣。曹鎮台忙問道：那裏的接應先到呢。張道長笑道：我料海外只有蓮花島藥尙負隅孤守，餘皆肅清，劉伯溫必分兵退回，掃蕩內地，現在內地，只有此一處賊軍擾亂，劉伯溫分兵後，勢

必直接洛水，我們待其率軍，自然一舉可破徐匪，惟時日的關係而已，但是俟賊討戰時，儘合亮隊與他一戰，先殺他們幾個賊人再說，曹鎮台喜形於色的說道，據仙長所云，賊人是任釜中了，對於如何用兵，請仙長諸多指示爲要當時議定，又談了些閑話，天光已然大亮，衆人席散，散坐吃茶，茶罷，衆人全休息養神，曹鎮台料理一切軍務，又去城外營中，巡視一週，方才退回城中，招待衆位高人用早飯，正在圍坐飲酒之時，忽聽城外號砲驚天，有探馬來報說道，現在賊軍列陣討敵，請大人定奪，鎮台把手一揮，說道再探，探子去訖，鎮台向張道長說道，我們可否與他一戰，張道長笑道，有何不可，就請傳令出兵，殺他一陣，鎮台遂傳出令去，整頓軍馬，與衆高人率隊出戰，至在營內，寨至旗門下，就見賊人列開一字長蛇的陣勢，徐鴻儒與群賊在陣前各捧軍刃而立，鎮台傳令列開二龍出水的陣勢，陣勢將排列完了，賊陣中已出來一人，到在當場，手捧八卦金光奪，喝道，現有太行山的地裏魔神奪無敵白巨天在此，那個前來會戰，巴廣瑞沒待分派，提鞭到當場，高聲大喝道，有你家少俠客，取你狗頭，說着舉鞭便打，白巨天橫奪就架，當郎郎的一聲，鋼鞭砸在了奪上，兩個人全都覺着臂膀麻，抽招換勢，都不敢硬磕硬的撞了，各施所能，爭戰起來，戰了約百個回合，巴廣瑞一想，竟這樣戰，何時是了，我何不以鏢槍傷他，想到了此處，虛幌一鞭，落荒便走，白巨天正般得性起，

驚魂背捨，隨後使追。巴廣瑞取出鏢槍，故意把脚步放慢了些，賊人追至切近，舉鞭兜
 關海打下，巴廣瑞等鞭離切近，把身形往下一矮，猛一轉身，抖手把鏢打出，這種打纏
 法，叫賊人如何閃躲，恰恰的打在賊人咽喉之上，賊人撒手扔鞭，死屍栽倒。巴廣瑞轉
 身回歸隊中，賊隊中追風豹狠尤懷，拉大槍跑至當場。喝道適才那裏使鞭的小子快快出
 來受死，話未說完，程錦華捧劍來至切近，一語不發，捧劍就刺，賊人顛槍崩劍，程錦
 華撒劍換招，槍來劍去，戰了數十餘合，這一招賊人的槍分心刺到，程錦華斜身繞步，
 劍壓槍桿，往裏便掃，賊人抽槍用懷中抱月式來當劍，程錦華的劍到槍上，往上一削，
 正把賊人別兩手指削落，反手用劍一揮，把賊人的人頭揮掉，死屍倒在當場，程錦華丁
 字進捧劍站在當場待戰，賊隊中惱了火眼煙雲獸龍金鏢，手捧一字降魔杵，來至當場，
 舉杵便打，程錦華躲杵還招，劍杵往還，殺在一處，戰了數十照面，程錦華暗想此賊甚
 是凶猛，我何不以進步連環劍法勝之，想罷，轉身就走，賊人趕上去，捧杵向後心便點
 ，程老華斜身躲過，轉身上步，捧劍向面門扎去，賊人用杵往外就磕，程錦華抽劍攔腰
 斫去，賊人撒身一躲，程錦華上步反手撩陰劍，向賊人當中就撩，賊人再想躲，可就來
 不及了，劍尖子就在當裏撩上，哧的一聲，鮮血崩流，翻身率倒，再復一劍，把賊人刺
 死，程錦華將要回陣，就聽有人喝道，小輩別走，給腦袋留下，回去不遲，現有獨角獸

郝振興來也，程錦華故作未聞，緩緩而歸，郝振興追至切近，提戟刺來，程錦華早留看神哪，等他戟相耀不遠，猛一轉身，上右步，舉劍斜肩帶背劈下，撲哧一聲，給賊人劈個大斜查，死屍倒地，錦華回隊，賊隊中極樂佛通靈，擺雙如意，到在當場，喝道，張三峰快來一決勝負，張道長將要上前，旁有六然居士說道，道長且慢，待某家再與他一戰，張道長說道，老居士多加仔細，六然居士笑道，勿勞多囑，說着，來至當場之上，赫秋水寒光劍，喝聲，通靈啊，咱們在雲南省城外，未分勝負，今天須見個高低，或則，誓不回營，通靈道，與老誓不兩立，你還想回去，說着，舉如意便打，六然居士說聲來的好，祭身禱，舉劍還招，爭鬥起來，惡僧的如意拚命的進攻，居士的寶劍應付如常，如意到來，暴雨，寶劍去時捷如清風，如意的寒光閃々，寶劍的冷氣森々，如意與寶劍相接，急節的作，惡僧與居士相爭，兩陣戰鼓如雷，彼來此往，戰有數百餘合，並未分出勝負，直戰到日將西沉，尚自苦鬥不休，徐鴻儒，天巴將暮，吩咐鴉金，羅音一作，惡僧虛幌一招，縱出圍外，倒拿着如意，轉項喝道，明日再戰，暫且饒你多活一時，轉身歸回去，六然居士也就退回隊中，鎮台傳令收兵歸城，徐鴻儒率隊入營，與衆賊進了大帳，升了坐位，放發軍情已畢，擺上酒席，入坐飲酒，徐鴻儒向通靈說道，今日之戰，不想又折三人，幸虧高僧上陣，方打一個平手，不然還不知傷多少人。

哪，我因他們冷天防將施耐菴救走，一時氣憤，亮隊與他們一戰，未暇計及一切，我想長此以往，就這麼相持不下，我軍甚有不利，不知諸位有何妙法破敵，當有神機叟圖開泰說道，某有一計，管保破敵陣營，徐鴻儒忙問道，計將安在，圖開泰說道，請教主撥給我一支軍馬，先取登峰縣，分他的兵力，然後另派一支軍馬，環繞到洛陽背後，夾攻洛陽，教主專預燈武術絕精的人，抵抗張三峰，使他們不能顧及官軍，那時教主不破釜沉舟的，與官軍決一死戰，如此辦法，那怕官軍不敗，那怕城池不下，不知教主意下如何，徐鴻儒點了點頭沈音半天說道，此計當然時妙，但恐滿不過張三峰去，我今有一計，請寨主帶一支軍馬埋伏於大營之左，聶教主帶一支軍馬埋伏於大營之右，我率陸與敵正面決鬪，然後炸敗，你兩下見官軍追下，便向洛陽殺去，我再帶軍殺回，三下夾擊，或可能破官軍，不知衆位寨主與教主，以爲如何，衆人隨聲附合，齊稱好好，徐鴻儒與衆賊計議停當，休兵一日，第三日圖開泰帶軍面左方埋伏去了，聶萬奎帶軍變右側埋伏而去，徐鴻儒等他兩支軍馬，埋伏去後，傳令列開陣式，隊伍列開處後，徐鴻儒與衆賊來至軍前，當令開海神柔侯長嘯，去當傳討戰，侯長嘯一擺盤龍戟，到在川場上，這時曹鎮台，亦開陣式待戰，侯長嘯用戟向官陸指點着喝道，那個前來陣上竟死，話未說完，公冶老俠捧一對三環透甲錐，到在近前說道，侯賊休要猖狂，待老夫摘你的猴兒頭

，說着捧錐就刺，候長嘯舉戟還招，兩人殺在一處，錐去戟來，鬪了百餘個回合，老俠客賣個破綻，用錐格開戟，跟進身去，抬腿一脚，正踢在候長嘯的袴下，賊人站立不住，翻身拌到，忙施展平地十八翻，滾回陣去，怒惱多臂瘟神抓鎖太行催熾催天動，擺三叉鬼頭衝，搶至當場，舉衝向老俠的頭顱打中，老俠見賊人的衝沉力猛，不敢以力抵，施展縮小綿軟巧，挨傍倚靠的工夫，來應付賊人，賊人的衝上打下去，勢如礮山，老俠的錐左挑右扎，疾似穿梭，鬪了二百餘個回合，公冶修深恐他祖父有失，提九節飛龍奪小來至陣上，口呼祖父且請退下，待小孫收拾這個賊幌子，老俠只得虛晃一錐，縱出圈外，回歸陣去，小俠客喝道，好賊敢跟你公祖動手，這還了得，賊人大怒，舉衝就打，小俠客用鬻向樹杵上就磕，當郎一聲，二人都退了好幾步，二次進招，殺在一處，洞庭湖主老龍神喬金豹，見催天動戰小俠不下，擺軍刃，趕過來要助戰，巴老俠輪鞭迎上俠來，接助斷殺，極樂佛也至當場，指名要六然居士出戰，還沒容六然居士出去，田老俠捧決上前，抵住爭鬪起來，經慈隨後不趕到當場，雲霞居士過去抵住，此時疆場上八個人捉對兒的廝殺，直殺的塵沙四起，似雨紛。飛好一場惡鬪，徐鴻儒把令旗一擺，賊軍衝殺過來，曹鎮台命人鳴金，衆俠劍開金聲一響，紛紛退回賊匪與嘍兵，湧將上來，曹鎮台一聲令台火弩火噴子齊發，賊人等吃過這個虧兒，不敢進攻急忙撤隊而回，至大

營中。徐鴻儒悵悵說道他，不與我們鬥兵，這一件計又在用了。遂命人分頭把兩路埋伏調回。少時，聶萬魁與圖開泰先後率隊回營。二人入帳說道：教主怎未詐敗誘敵呢？徐鴻儒嘆道：唉，官軍不與我們鬥兵，怎能詐敗呢？再另想良策吧。正說裏，忽有遠探入帳來報說道：現在劉伯溫率大軍來援洛水，不久便可殺到，請令定奪。徐鴻儒聞報，這一驚吃了非小，忙傳令說：再探再報。這劉伯溫怎麼會率兵起來了呢？皆因是八卦蓮花島，被樂尙用水雷封鎖。徐劉二師撤兵劉公島，安紮水師營。自張道長去後，多日並無信傳。劉伯溫向徐元帥商議道：現在海外，只有樂尙魚隅自守，已無進取之計。若在此株守，等張道長等回歸，恐內地一時不能肅清，有願此失彼之虞。無暇進剿蓮花島，長時以往，內地未定，海外又起，豈不是個大未完藥。依我拙見，大帥在此暫為防守，我分兵返內地探聽各處。庶幾可期肅清。海後相携張道長等，率身回來，專一的去破八卦蓮花島。豈不是一勞永逸之策。強似在此株守，不知大帥同意否？徐帥笑道：軍師所言，與我暗合。請不日率軍前往。某在此防守，必無舛錯，祈勿顧慮可也。當時分兵一半，並派常王爺與花候准為佐。劉伯溫誓師畢已，督起程軍，浩浩蕩蕩，直向登州開來。這日至沙門島，當有沙門島台，過船稟見，劉伯溫面示機宜，並囑咐與徐帥時常來連絡，遇事聽徐帥再指示進行。沙門鎮台退去，船隊開行，非止一日，至登州海口張

鎮台戎裝迎接，劉伯溫棄船登岸，傳令衆軍馬一齊上陸，在登州城外，紮營下寨，又命張鎮台派人把船隻接收過去，妥爲看管，候軍馬回時應用，分咐已畢，乘馬入城，至鎮署，倒大廳落座，張鎮台側坐相陪，少時常王爺等，安置軍馬已畢，也來至大廳，張鎮台起身讓座，常王爺等向劉伯溫回明軍馬安置妥當，方才入座，差人獻上茶來茶擺攔蓋，鎮台分咐擺酒，霎時酒菜擺妥，鎮台請劉伯溫與常王爺等入席，自己在下首陪飲，酒過三巡，劉伯溫問道，現在各處匪情如何，貴鎮必有確信吧，鎮台回道前因各路遠探未還，尚不知確實真情，被未敢轉達均坐，恐所報不實，有悞戍機，今始得確信，正擬鋪文呈報，不想統帥，已起兵降臨，劉伯溫忙問道，各處詳情如何，可略爲一述，張鎮台回道，據遠報所稱，雲南省城，經六然居士把苗裔說退，與張仙長協力，殺敗匪軍，破了極樂禪林，與毒風小白蓮寺，同時開封之圍亦解，聞係田老俠與狄起鳳及本地鄉勇歸破潭州現亦安定，乃施耐菴老先生片語之力，洞庭湖的匪寇，亦掃除無餘，彼處現所潭州水軍防守，惟都水尙在相持解峙之間，匪軍係徐鴻儒率領，以上各情，皆係確報，請統帥鑒核施行，劉伯溫一聽，心中畧安，扭項向常王爺說道，我們在此休兵三日，把沿海的防務佈置完了，咱們逕去緩浴水吧，常王爺稱是，劉伯溫復命張鎮台令慕賓，辦分兵回軍，肅清內地，及緩浴水，並各處軍情的摺子，鎮台傳諭幕府辦理，少時辨妥。

咄與劉伯溫觀看，劉伯溫看了一遍要過筆硯畧加修改，交幕賓合書手，恭楷繕清，即時派人飛章入奏去了，又談了些軍務，方才散席，散坐吃茶，天色已晚，當王爺等退回營中，劉伯溫就在玉署安歇，次日天明，劉伯溫與張鎮台乘馬出城至海沿，巡視一遭，見洛海的防務，最屬嚴緊，但兵力稍覺薄弱，遂撥給張鎮台一枝軍馬，又把某處可以伏兵，某處可加巡船，某處可設水雷，某處須設伏弩，某處應設火砲，向張鎮台指示已畢，力入大營，張鎮台命偏將，遵示辦理去了，劉伯溫又撥給兩枝隊伍，增加於萊青二州的防務，諸事已畢，次日，劉伯溫令下，命花侯爺爲前鋒，常王爺爲合後，自將中軍，放炮起程，張鎮台恭送一程，方才回署去了，劉伯溫率大隊逕向洛陽開來，一路上絲毫無犯，所到之處，官民牽羊担酒，以迎王者之師，劉伯溫對於所迎担民衆均以溫語安慰，人民歡呼之聲，不絕於耳，堂堂皇皇，旌旗招展的，攢趕行招，這日離統陽不遠，曹鎮台早以得信，率隊迎來，到在切近，鎮台下馬，恭立道旁，見劉伯溫乘馬來到，躬身行禮，劉伯溫拱手還禮，令鎮台遵引先行，鎮台忙飛身上馬引路，來至城下，劉伯溫傳令軍馬屯於城外安營紮寨，這才策馬入城至鎮台，曹鎮台先下了馬，候劉伯溫下了馬，遵至大廳，此時衆俠劍，都迎接出來，互道寒暄，彼此見禮，沒有見過面的，張道長一一給招引了，一同入廳，謙讓入坐，劉伯溫的同曹鎮台詢問戰設，鎮台把經過詳情，面稟了

一遍。劉伯溫復問道，現在賊人還攻打的緊急否。鎮台回答道，前日賊人攻我營寨，破軍用火器擊退，今早賊軍忽然竄去數舍，諒必是聞知統帥大軍來到，恐指腹受敵，方才退去。劉伯溫笑道，徐鴻儒可謂狡猾之至，衆高人也把經過，略說一遍，劉伯溫稱感不已。施耐菴也述說了潭州破敵及被盜之事，劉伯溫笑道，兄可稱是一言興邦了，昔趙普以半部論語安天下，今先生以數章論語救潭州，可以與趙普並美了。施耐菴笑道，我是微幸成功，何足與趙普比美，劉伯溫說道，那是先生自謙了，今日徐匪爲亂，先生可有何策破之？施耐菴笑道，衆位高人都聚集於此，怎麼問我呢，劉伯溫說道，不然，自古書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不知凡幾，先生之才，實不讓古人，請勿太謙，代爲謀劃爲要。施耐菴說道，據學生拙見，統帥前來援救洛水，徐鴻儒之退避三舍者，是欲紮帥與總鎮合兵，他便專一的聽戰，請統帥派一枝軍馬駐紮於洛水之濱，再調一枝軍馬統於洛陽之側，與臨封昆連一起，徐鴻儒的兵力雖厚，無能爲矣，防守既固，然後用旁攻側擊之法，加以正面的衝殺，雙管齊下，敵軍何愁不破，至於深入敵軍，斬將奪旗之事，還須統帥與衆位高人磋商，學生是門外漢了，不敢妄加一詞，劉伯溫笑道，先生所謀，料無遺策，當即派常王爺駐紮洛水，花侯爺分駐於登峰，餘者與洛陽軍舍在一處，在洛陽城外，紮下連營，以禦賊軍，分佈已畢，點鎮台大排酒筵，款待劉伯溫與衆高人，

酒席筵前，無非商議些夥敵之策，拒敵之謀。少時酒飯用罷各自安歇，次日正在用早餐之詩，忽有探子來報說賊軍又返回原陣地，請令定奪。劉伯溫聞報當時罷宴，與衆高入及曹鎮台，進入大營來至軍前。見賊軍列開陣勢，搖旗吶喊，號砲驚天，大有進攻之勢。劉伯溫正欲派兵遣將，預備迎敵。忽有報馬報道：現有史部左侍郎王宗換押着聖旨，到離城不過，請統帥速去接旨。劉伯溫聞報，一面求張道長代爲督軍應敵，一面率曹鎮台出後營遠，來至洛陽東門外下馬，見前面塵頭起處，一隊官軍擁護一員欽差，馳驟而至。劉伯溫俯伏道左，恭迎聖旨，然後上馬隨欽差入城。曹鎮台乘馬頭前引路，至鎮臺一齊下馬。劉伯溫與欽差至大廳，命人安排香案，欽差王宗煥王香案後，打開聖旨，劉伯溫跪在案前聽宣，王欽差讀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諸璽劉基，遠征海外，肅清島嶼，教匪潛踪穴窟，螻蟻豈能脫逃，朕無宵旰之憂，民無塗炭之苦，朕心安矣，頃據奏稱，卿與徐達分兵，入清內地，卿不避轉戰之勞，匪難得跳梁之逞，妖氣掃除，指日以待，知卿援洛水，剿邪匪，洛陽安如盤右矣。仰卿將軍馬佈置停當，速即回朝，朕欲垂詞已往軍情，並議未來政治，旨到卿便起程，勿得逗留，免朕懸望。欽遵欽遵。劉伯溫俟欽差宣畢，口稱劉基遵旨，大拜了八拜，然後起身捧過聖旨，供在臺上，這才與王宗煥彼此見禮，互道寒暄，謙讓入座，差人獻茶，罷茶擱盞，酒席擺上。鎮台候欽差與

劉伯溫入了坐，捧盞了一巡酒。然後向劉伯溫設置，請統帥與欽差大人暢飲。卓鑑須去軍前照料一切，並請統帥指示機宜，劉伯溫說遲多時我隨欽差面聖，本帥隨後諸事須與張道長計議而行。曹旦仍取守勢，俟本帥面聖回師，自有破敵之策。今有要言，汝須緊記。第須以嚴整待敵，靜以待變。閉以乘隙，安以抵亂，以勇敢決斷沉着智敏應敵，勝券可操，萬無一失。切記。切記。曹鐵台說道：卓鑑隨遵均諭，說着轉身退出，出營赴軍營去了。劉伯溫與欽差用罷酒席，乘馬率原來的隊伍，出城認道，逕回金陵。這日來到帝都，進了城中，至宜武門外，入了朝房。王欽差入朝交旨，洪武帝適未散朝，即宜劉伯溫上殿，劉伯溫遵旨，脫衣來至丹墀，跪在宗卷上，三呼已畢，行了三拜九叩之禮，洪武帝溫語降旨，令劉但溫平身。至殿中，龍書案旁，賜了坐位。劉伯溫斜坐龍墩之上，洪武帝笑道：軍師此番海外平匪，孤甚懸念。覽卿奏摺，始知卿提師圍援洛水，因朝中政事，也亟待整理，並欲開軍事的真像，故召卿入朝垂詢。劉伯溫奏道：臣因匪勢未滅，洛陽被圍，致無暇入朝瞻拜聖顏。擬徐鴻儒就擒，入朝獻摺，今奉宜召，臣不俟駕行，連夜超回，聽候垂詢。洪武帝旬問道：所，經過事實。着卿爲朕一陳。劉伯溫遂把破劉公島，平紅海峽，滅龍虎島，以及欒尚退守蓮花島，張三峯等赴內地救援各處，公冶清平等，捉獲敖震，南宮顯說退苗搖，破小白蓮寺，雲南組定，施耐菴解救潭

州，狄起鳳等保全開封，衆人惜匪陽，抵禦徐鴻儒一切的詳情，縷述一遍，洪武帝絲眉說道，不想區々教匪，竟自如此滋蔓難除，若非卿等不恨餘力，轉戰各地，豈不養成大患，這都是各處，職守者疎於偵察，不知防微杜漸，事先竟不聞問，事後破敵無法，似此疆吏，要他何用，朕俟邪教根除罄盡之後，對於各處人員，一定力予淘汰，決不佳其食位素餐，悞國悞民也，劉伯溫忙奏道，請我主暫息賢惡，此過並不專在各處疆吏，實因元末時，政務荒廢，民不聯生，致邪教乘機而起，惑誘民衆，乃至我主定鼎，邪教已根深蒂固，枝蔓難除，初尚不敢聚衆爲亂，自三教伏魔會後，方勾串匪寇，攪擾各處，各疆吏卒不及防，匪遂得逞，然未失一城一鎮，尚不負予士之責，不失爲良吏，洪武帝點了點頭說道，據卿所奏，彼等却也有原宥之處，但良吏二字，未免不稱，朕想邪匪爲亂，難成大患，終必覆滅，不定爲當務之急，所當務者，惟內政耳，內政不修，外患難平，內政修明，外患不定而自定，內政當務之急，之在進賢任能，四海中英俊之士，濟世之才，在在皆是，惟薦引無人，請纓無路，難免煙沒於風塵林野之間，胡甚惜之，昔管子臨危薦才，嘆甯戚之早亡，惜叔牙之不稱，朕想若大齊國，豈只甯戚，叔牙二人面矣，管子早應爲桓公價色妥當，何待臨危時倉卒薦賢呢，此處殊失爲相之道，朕頗不謂然，今有鑒及此，朕欲加開恩文武一併考取，再因才任用，如此辦法，或無缺乏人才

之感了，劉伯溫奏道，我主所言加恩科，拔選人才，的確是爲救的要務，敢論聖上稍假時日，容臣仔細加以考慮，再行明白奏聞，洪武帝畧一點頭，說道，且回府休息，明日早朝，再爲復奏勿延，說罷拂手退朝，衆文武下得朝來，都與劉伯溫會見，劉伯溫一一招待一番，退歸府去，從人都上前見禮，劉伯溫進入書房，從人伺候漱洗已畢，獻上茶來，劉伯溫正在吃茶之際，忽有從人進來報告，說道，現有齊大人與黃大人過府拜訪，劉伯溫知是齊泰與黃子登來到，忙分咐請，不一會齊黃二人來至書房，從人高挑簾子，讓二人入內，劉伯溫起身相統，互相見禮，分賓主落坐，劉伯溫笑問道，二位一向安否，二人齊道，託統帥福庇，諸務粗安，統帥軍務勞心，轉戰南北，玉體康健，精神健々，實甚慶幸，劉伯溫說道，久處於戎馬之中，習慣自然，並不感覺着勞苦，且爲國除害，還勞苦乃分內之事，爲人臣者若皆以勞苦二字報君，庶可以爲良臣，食君之祿，若以偷閒爲事，未免有負君恩，齊泰道，統帥教言，我等不勝欽佩，現在專有一種妾臣之朝，不以勤勞爲重，只憑重媚取悅，顛倒是非，朦蔽聖聰，似此無良之輩，統帥將何以處之，劉伯溫掀髯笑道，二公所說這妄臣大概是史部尙書胡惟庸吧，黃子登笑道，統帥所料不差，正是此人，劉伯溫道，二公勿憂，聖上乃是英武神明之主，非桀紂可比，雖偶被他朦蔽，終必看透他的奸僞，無非寵信一時，久而久之，必不令其濫竽於朝，此時諸

公不必參奏於他。因聖上正在信任他時，一見參奏，反以公等爲妬賢嫉能，而妄臣之寵更固了。昔蘇老泉父子，諫阻任用王安石，不但受譴，且連成安石爲相，衆人越交章上言，安石之相更固。這不是車鑑嗎？若如此說，那麼就任他惑主了麼？並不是如此的說法。諸公須以忠正之氣，剋制於他。他被諸公之氣，正氣所制，諸事自然要避忌些。然後再稽查其隱，倘有不法舉動，勿必求看實據，再參他不遲。齊泰道：統帥所言，非我等所能見及得到，但是謂恩科的條陳，統帥知是誰所上否？劉伯溫笑道：我已料定是胡惟庸所爲，藉端參奏於我。其中或還另有別故，黃子登問道：統帥所料不錯，可是這恩科學得否？劉伯溫道：恩開雖是善政，但現非其實，開恐無益而且有害，齊泰說道：我着聖上很嘉納他這條陳，勢必進行此事，不知統帥，應以何法挽回聖意呢？劉伯溫慨然說道：只得費理力爭，澈底詳細陳奏利害罷了。黃子登說道：也見得如此。當時二人告辭而去。原來胡惟庸奏摺，含有參奏劉伯溫之意，曾被劉伯溫猜透，曾因劉伯溫分兵回援洛水的飛章入都。洪武帝看畢，皺眉向胡惟庸說道：想不到小醜跳梁之匪數，竟遲延這些時日。初非朕所料及，海外尙未掃清，內地又起妖氣，怎麼不乎定一處，再定一處呢？若是將海外根本的除滅，內地之匪，又何能爲了哩？軍師此番之用兵，未免有些拖泥帶水，徒耗兵力，朕甚不謂然。胡惟庸唯唯的稱是，工夫不大可就退朝，胡惟庸見聖

上不滿意於劉伯溫等，他以為是有機可乘了，遂寫了一個洋洋大片的奏摺。次日早朝，將摺子呈將上去。洪武帝展開了由頭至尾的，觀看了一番。上面寫道，爲奏請加開恩科，選取人才而爲國用事。竊查各處匪氣蜂起，蔓延難除，大有顧此失彼，一呼皆應之勢，推其起亂之源有三，一，各地疆吏，不盡職責，不知防患於未然，苟且圖安，敷衍了事，匪有機可乘，把有不爲亂之理；二，匪勢之難除，非匪之勢衆，實匪中非無人也，匪中人才，初豈甘爲匪哉，蓋因國家賢路蔽塞，無門可入，致轉入於匪矣；三，掌兵權者，徒以剿殺爲能，不知示以皇恩而撫之，匪不亂而死，亂亦死，不得不亂，恐無寧日矣，不如先修內政，外患自息矣。修內政有道，首貴拔取人才，拔取人才之法，莫妙於加開恩科。值此人材陪出之秋，應考者必夥，按才取錄，然後分遣各處，治理軍政各務，匪無能爲矣。若得出類拔萃，文武全材之士，令其專任招撫之責，匪勢自消矣。人材皆爲國家收羅無遺，只剩烏合無能之匪，又何患難除，而劉基與徐達，卻見不及此，勞師勦衆，至今尙未得收全功，殊負聖恩矣，臣管見如此，是否有當，伏乞聖裁，臣不勝惶恐之至，洪武帝看了他這似是而非的奏摺，甚有嘉納，遂命侍郎王宗煥帶子劍軍前，把劉伯溫召回朝中，共議開科取士之事。劉伯溫初回面君，不好即時陳阻，遂與考慮爲詞，暫爲唐塞，回府後，將黃子登等送走，回至書房，思量了半天，平心靜氣寫了一個

奏鑿，此日入朝，恭呈御覽。洪武帝看了一番，其中大致寫道，查臣等此番，海外剿匪，長驅直入，匪首欒尙之海外黨羽，先後掃定，欒尙退回老巢，理應乘破竹之勢，一舉而破，奈實事與臣等之理想不同，賊之巢穴，凶險異常，海水逆流，鵝毛沉底，船不能進，豈能直取賊巢，此島有水雷卦之設施，又非一朝一夕所能破，賊以天險自守，避不出戰，專以其黨羽，潛至內地，勾串山寇，覺亂各處，若待擒了欒尙，再清內地，恐欒尙尚未擒而內地已不堪收拾，故臣等一面防備欒尙，一面滅清內地。內地既平，專一拿捕欒尙，尙賊勢窮力孤，雖有地利可恃，亦不足爲慮矣，故臣等不得不捨此而又就彼之辦法也，臣等豈得已哉再查此等匪寇，均係邪教，爲邪說所誘，執迷不悟，今日無之，明日必叛，圖一時之安，何如一勞永逸也。且該賊等之罪，無可赦之餘地，蹂躪童女，採陰補陽，殺害孕婦，割取胎氣，所傳的盡是無倫之路，所講的皆是無稽之談，似此邪賊，豈可以勝撫，非臣等不體聖心，專恃殺戮也，今邪匪遍地皆是，其詭計變化無窮，帝下若當此時開科取士，匪敢得以魚目混珠，有機可乘矣。且匪患未平，恩科離間，恐士子等，不肯冒險遠來，以應考試，智勇之人，保護身家，尙感不暇，亦無意於功名也，此勢之所必然，非臣欲蔽塞賢路，奈值邪教大起，能何敢隱居求安，而不任巨艱哉，請俟匪掃清，再開恩科，臣等亦官卸肩退隱而讓能，歷考往昔治國者，俱待天下奠安後，

方開科取士，用以守成。未聞於紛亂擾攘時而辦此科舉之事。且清高之士，避亂於山林之間，請之尚恐不出，豈開科所能招致。臣非敢速聖意，臣見所及，不敢不昧死值陳也。洪武帝看畢奏文，忽然不悅的說道：據軍師所奏，這恩科不必開了，劉伯溫答道：臣所奏非主張不可開，也並非不必開，是請暫且緩議，天下平定之後，再開不遲，洪武帝怒目說道，既然可商，何分早晚，劉伯溫答道，臣習業已陳明，是恐邪教乘機混入場中應試，那時防不勝防，豈不貽害非淺，洪武帝道，軍師所慮，未免過甚，凡應試者，都有籍貫可查，教匪怎得混入，劉伯溫說道，我主所言當然甚是，但是能保的住匪人中途把舉子殺死，冒名前來應試麼，再說邪教在士農工商中都有隱跡者，不用說官家不能查知，就是與他爲隣的也不得知其底細，且以他爲良民，這類人應試，如何能辨別得出他是教匪，就是教匪竟假籍貫姓名來考，恐一時也難以查出，等查出時，匪人之陰謀得受不定受多大的損害，陸不曉矣，請我主聖裁，洪武帝點了點頭，說道，軍師所言不非無理，可是這隱跡在士農工商四民中的匪賊，應如何查辦呢，劉伯溫奏道，對於此等賊匪，除清查而外，別無辦法，洪武帝問道，這清查之法，如何辦理呢，劉伯溫答道，民人通病，俱以各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爲主旨，事不干己，決不出頭，明知隣人是不正當之徒，必不敢多事，出頭報官，此種習慣由來以久，致地方官查無可查，若以保甲

法，一家有匪，九家公舉，或則，九家亦連座，凡州城府縣，鄉黨隣里，每十戶組爲一排，排有排長理之，匪人自然無容身之地，清匪之道，無過於此，此王荆公變法之一也，請我王取用，洪武帝道，此法甚善，乃防患於未然之道，突意這已然成患之匪，還須多少時日，方能掃平，劉伯溫稍一思想回道，至快也得三年，洪武帝不悅道，怎麼得耗費這此時日，却是爲何，劉伯溫回道，臣所料之時日，還是最快哪，查洛陽之匪，決非一朝一夕，所可解決，偏關現在被圍，紅果峰未滅，偏關與紅果峰，相離不下萬里，往來里程就得半年之久，兩處掃平，也得年餘，再回海外，鞏樂崗，又須年餘不可，如此預來，三年尤恐辦不完哪，洪武帝說道，雖然如此，亦須急早取兵，免朕懸望，有事明日早朝再議罷，設着退朝回宮，劉伯溫隨同文武官員出大殿至朝房，更衣休息，方才乘轎回府，用過早飯，漱口靜面，吩咐從人備轎，不一會兒轎已備齊，劉伯溫乘轎至齊王府前，命從人傳了稟兒見帖子，王府差官傳人進去，少等片刻，差官出來，說道，王爺有諭，請軍師大廳相見，劉伯溫下轎，隨差官入府，至大廳，齊王迎至廳前，劉伯溫躬身施禮，王爺行禮相還，同入廳中，一齊入坐，劉伯溫說道，甚因公事未了，未能早來拜見，望王爺恕罪，齊王笑道先公後私，理之當然，軍師何必過謙，本爵早應過府無益，因怕軍師成馬除乏，未使打覺，不想先我而來，本爵不將欣喜，適才在朝軍師所奏各節

主上很是嘉納，只怕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深恐終必有變。劉伯溫問道：何謂一曝十寒？齊王道：軍師不能常在朝中，妄臣常恃希側，忠言只聽一時，妄言而常入於耳，這不是一暴十寒嗎？劉伯溫笑道：老臣所慮亦是如此。此以前來見王，齊王道：軍師來見本爵，有何教旨呢？劉伯溫道：請王駕轉請國母，在帝前多進諫言。帝或能聽從。齊王皺眉說道：國母近來只管理後宮事情，向不干預政治，且聖上亦不令國母干政。聖上常言朕若非婦人所生，直把天下婦人殺盡。不知聖上何所感觸，對於婦人甚不信任。軍師請想，聖上現在如此憎惡婦人，怕國母之言，也未必見聽。還是請軍師，朔日早朝再剴切諫一番言私使聖上透底的領悟，方不致中變了。劉伯溫答道：老臣一點孤忠，敢不盡心勸諫。惟聽從與不，非我可能絕言，無謂如何，必不使妄臣詭計得受。請王駕寬懷。妄臣如此陰謀，老臣自有應付之法，以安社稷。齊王道：軍師如此用心，本爵無恙了，不知軍師何時起身，到軍前。劉伯溫道：明日早朝見驚，再詳陳開科之害，使聖上意決。後日即辭朝至洛水，去辦理軍情。齊王說道：那麼本爵恕不與餞行了。劉伯溫欠身說道：老臣不敢當，說着，起身告退，離王府乘轎回歸本府。下轎入內，至屋時更衣吃茶，歇了一夜，次日五鼓入朝，至待滿院候駕升座，不一時金鞭響，玉轂鳴，洪武帝臨朝升御座，扶掖郎分列殿前，眾官員文武左右，由玉階而升，至丹陛，分班參拜已畢，按爵

至殿中排班站立。各王公大臣，依次奏事。洪武帝口問手批，當時完畢，當有胡惟庸執笏出班奏道，臣有本奏，伏乞聖鑒。洪武帝問道，卿有何本。快奏來。胡惟庸奏道，昨軍師所奏名節，雖屬忠心爲國，但其中未免迂腐，臣不得不冒死直陳。洪武帝問道，所奏迂腐之處，着明白具奏。胡惟庸回答道，竊察恩科明雖挑選人材，其實很含有教匪的效用，前軍師所報捷奏中之申琪，言其具有文武全才。如此人物，若早開恩科，豈能淪入匪窟中，現若恩科一開，有徘徊欲入岐途者，必捨岐途，應式而入正軌矣。這豈不是無形掃匪之良策。再者取得人材，撥入軍前效力，於戰事更多有利益，一面開恩科，一面剿匪，並駕進行，其利良多。開恩科，不碍於滅匪，滅匪不碍於開恩科，何必待清匪之後呢。軍師預計請匪之事，必須三年，這三年中不知又有多少文才武略者，爲匪所用了。匪得人才，怕十年也未必掃清匪患啊。軍師所慮豈不于腐。劉伯溫亦出班至龍書案前，奏道，察胡尙所說，非是無進，但不知考察大勢，盡是理想之言，理想豈能與事實相符，那申琪根基雖是宦門之後，但祖德甚薄，餘孽甚深，即使他入科考，也未必取，他之遭遇，非國家遺棄於他，實是因果循環所造成。即便國家金用於他，他無祖陰，性又剛復，他難免其背叛，假使恩科開了，那些徘徊欲入岐途者，轉來應式，倘名落孫山，仍是去爲盜匪，根本欲入岐途者，他之心性，便不堅本，豈可謂之人才。夫所謂

人才者，必也明君父之大義，遵聖賢之大道，出仕以身許國，隱居修養心性，方是有才有爲之士。臣所預計三年之期，豈待屆三年方能清匪，乃三年之中，繼續便可蕩平，在些三年內，匪已弭除，又那裏能去得人才，即便又勾串黨羽，也無是些佔惡不悛，甘心爲匪者，優良之人才焉能爲匪用，換言之爲匪用者，便不足稱爲人才，請我主聖鑒，勿以胡尙書這似是而非之言所悞也。臣不勝誠慄誠恐，奏罷，立在一旁，洪武帝說道，二卿所奏，都不是無處，朕當斟酌辦理，劉伯溫復說又道，刻洛水軍事吃緊，臣擾明日出京，馳赴洛水，辦齊軍業，不知聖上還有何垂詢，洪武帝道，軍師既然關心軍事，朕不便多留，少時在明光殿賜宴，與軍師餞行，着齊泰，黃子澄，胡維庸等，代朕陪飲，劉伯溫俯伏謝恩已畢，洪武帝退朝入宮，胡維庸等陪溫伯溫，入明光殿中御筵擺齊，劉伯溫遙拜謝恩，這才入座略飲幾杯，起席拜謝如儀，始與齊泰等，退至武門一齊上轎，各自回府，單說胡維庸回至府第，下轎入內，來至書房，從人胡塗忙伺候着漱洗已畢，更衣吃茶，坐在椅上，心中老大不自在，暗想，凡我所說之事，那劉咱伯，每與作梗，這回歸朝，又力與我當殿折衝，如此掣肘，我之所謀，何日得成，自己越想越氣，不禁恨々不已，唉聲嘆氣，甚是煩悶，胡塗在旁侍立，見胡維庸如此態度，知是心中有事，料必是因爲劉軍師回朝，有所作梗，遂陪着笑臉問道，大人今日下得朝來，爲何如此煩惱

請對小人示，或再代想一法，與大人解除煩惱，胡維庸嘆了一聲說道，你知道什麼，說與你聽也是無濟於事，胡塗笑道，語云，智者千得，必有一失，愚者千失，必有一得，小人雖不學無術，說不定也能與大人分憂，胡維庸一聽，心說看不出，這小子有這麼兩句話，衝他這個意思，也要有兩下子，何妨我對他說說呢，想罷，向胡塗說道，咱們將來是要危險哪，胡塗忙問道，大人何出此言，胡維庸嘆道，現在雖蒙聖上寵眷，凡我所陳例也言聽計從，無奈劉伯溫那厮妬賢嫉能，屢不利於我，此次回朝，對我所條陳的事件，完全反駁，從中忤梗，撥諸其心意，不外欲把老夫攀倒，還得令聖上加我以罪，方趁他的心懷，你想有這麼一個對頭，同朝共事，咱們還下危險，再說老夫為國家所謀的一切計劃，實乃強國富民之要道，劉伯溫破壞我，何異破壞國家，此種貌似忠直，內隱奸詐之輩，老夫實在羞與他為伍，你想來不但老夫受其害，國家也得被他所誤，料老夫怎得不恨，怎得不惱，胡塗說道，據大人的意思，是得怎麼對付他呢，胡維庸嘆道，他乃聖上倚重信任之人，沈先生探親又未歸，老夫實無法對付他，不然，我怎能煩惱呢，胡塗復問道，把此人治到什麼地步，大人才甘心，胡維庸畧一沉香，享了一聲說道，除非要他一死，方解我心頭之恨，再說有他一日，咱們是一日不能得安，國家也得受其危害，在他未退隱離朝以前，說及聽說有什麼白蓮教，他走之後，白蓮教就蜂起

這明公是他所逼變的，他借勢把兵權到手，由他致反得了兵權，他這種野心，恐路人皆知。將來擒獲名草寇，班師回朝，又是他的大功一件，他的地位豈不更鞏固了麼？他的地位鞏固，我與他冰炭不合，身家性命，是要喪在他手，所以老夫是決心要害他。死，此乃是先發制人之打算。但是終是不得害他的良法，故耳憂悶，究竟你能有什麼法子說來我聽，胡塗笑道，大人要是想搖動他的地位，奪他的兵柄，小人是無法可想。要是打算要他的命啊，小人倒有些主意管教他性命喪於一旦，胡維庸忙問道，你有何法快快說來，事成之後，富貴與你共之，決不食言，胡塗說道，小人自遭荒歲，父母分散，流離於此，賣身投靠在大人府上，蒙大人另眼看待，小人是五中銘感，今大人有此難心的事，小人自慮竭盡心力，與大人分憂解愁，何敢望與大人共富貴，胡維庸說道，休論閑言，你就說怎麼個害他法吧，胡塗說道，小人有一種毒藥方，名曰三日奪魂散，用少許撒入酒內，人要是喝下去，第一日渾身發燒，精神不爽，鬚髮是受了胃感似的，第二日頭昏眼迷，四肢疼痛，第三日便昏迷不醒人事，氣絕身亡了。此藥毒人致死，決驗不出痕跡來，與病死的無異，若把此藥配成，害劉伯溫，豈不易如反掌，胡維庸問道，你那裏有此藥方，胡維說道，不瞞大人說，小人的父親素以行醫為業，他老對於醫卜星相的學術，是精進拍根，所以小人有此藥方，胡維庸說，既然如此，快去配來，少時我便要用。

胡塗遵命退出配藥去了，不一會拿了回來，交與胡維庸。胡維庸接過來一看，乃是小小一個紙包，打開紙包，見裏面有少許白藥面，遂問道：「這一點藥能發生效力嗎？」胡塗說道：「這一點有用不了呢，就在指甲心中藏些，暗撒在酒內便妥。」胡維庸把藥包好帶在身上，候至日中，分咐備轎，胡塗傳出信去，少時轎已備舉。胡維庸上轎，告知人馬跟夫，去軍師府拜會，轎夫起轎，頂馬跟班，前導後隨的，直向軍師府而來，不一時來到軍師府前，轎子落平，差人下馬，至府中回事房投遞拜帖，劉府家人，忙回稟進去，劉伯溫正在書房，整理文件，預備明早出都，見家人持帖進來，忙問什麼事，家人打了一躬回道：「現有史部尙書胡大人，來府求見，說着將名帖呈上，劉伯溫一聽皺眉說道：「他來尋甚，又一轉想，他來也好，我乘機規戒他一番，看他能否聽從，想罷，分咐有請，家人退了去，至府外說道：「我家軍師，有請大人至裏面會談，胡維庸出了轎子，隨劉府家人進入府中，直至大廳，劉伯溫早立在廳外相迎，二人互相施禮，謙讓至廳中，分賓主落坐，從人獻上茶來，劉伯溫問道：「大人駕臨，不知有何教益？」胡維庸說道：「學生一來請示指放，二來與統帥送行，不知明日何時起節，劉伯溫說道：「明早便起程出都，趕赴軍前，胡維庸說道：「在統帥起節時，學生正上早朝，恕我不能遠送了，劉伯溫說道：「不敢勞動台駕，胡維庸笑道：「統帥此番跋涉，是學生遞那開科條陳所致，學生深抱不

安，劉伯溫笑了笑說道，大人所遞的條陳，亦是爲國之心，無非不識時務耳。胡維庸說道，並非學生不識時務，其中尙有隱情，學生也是迫不得已，劉伯溫心知其言有詐，只得虛與委蛇，哼哈而已。胡維庸繼續說道，學生所言迫不得已者，是因所遞之開科條陳，並非學生本意，劉伯溫不由的問道，既然不是大人本意，又因甚遞那個條陳呢，胡維庸答道，那個條陳乃是聖上授意於我，今我所遞，並適才學生當殿所說各節，亦是奉聖上之命，學生所處，無非見被動地位，不得不然。據學生擬度聖意，對於統帥等，甚有所不滿意之處，深怪統帥與徐帥，耗費軍響，徒勞兵力，延遲多日，未竟全功，龍心不悅，經學生百般解釋，也未挽回聖心，遂會學生陳開恩科之策，大概是欲搜集人才，好罷統帥等之兵柄，說至此處，故意嘆了口氣說唉，這就應了那句，烏盡弓藏，兔死狗烹之言了，可惜二帥的一番報國救民之苦心哪，將來也得付諸東流。說罷，嗟嘆不已，遂劉伯溫說好奸賊，你竟把過都推在聖上身上了，還要離間我君臣，你這不是枉用心機，正色說道，本帥有一言，望大人勿怪，爲人臣者當以直報主，不可以曲從。這開恩科之事，即便是主上意旨，大人應以利害諫阻，豈可不管是非，惟聖意是從，恐有失大臣身份，再說邪氣平定後，我等理應避位讓賢，弓藏狗烹之語，豈純臣所當言，某只知任勞任怨，憑一點孤忠報主，餘非某所知也，請大人以後本着良心，血性去與國家謀利，誓

到國富民強之地步。致君爲堯爲舜，使百官失慎失勤，秉公立朝，忠正不阿，則大人之名亦垂不朽了，語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某言雖苦，其中甜味存焉。諒大人之學淵識洪，必不以爲河漢。胡維庸一聽心說，這老兒竟敢搶白於我，大加譏諷。你真是個想活了，心中雖然這麼想，面上毫不露出不悅之色，滿面含春的說道，統帥教言，使學生茅塞頓開，敢不緊記在心，劉伯溫笑道，你我都是國家要臣，不必謙遜，互相勉勵，方能有濟。大人勤政於內，我等治軍於外，各司其事，務求盡責罷了。胡維庸說道，統帥藥石之言，謹當奉爲金科玉律，遵照而行，但是這開恩科之事，不知統帥應如何法免同聖意，劉伯溫說道，此乃大人之責，某不能常侍君側，如何有法免回，即便一時說動聖心，一旦遠離，仍不免舊意復萌，大人在朝與衆公卿等，婉轉諫止，聖上乃是明主，如所諫之正理直，聖上自會採納，就怕的是逢迎聖心，不敢進諫，而以諛佞惑主，主上雖英明，也未免不彼障蔽，總是賴公等有以佐之。明日某去軍前，遠離朝綱，大人如能以某之所言，確實去行，某無憂矣，胡惟庸心說，你還要去軍前哪，少時驚叫你入鬼門關，遂既答道，統帥放心，學生必不使統帥顧及於內也。劉伯溫也知道奸臣所說的是虛僞之詞，暗想道，即便你不照我言而行，那時我自對付你不策，一面想着，一面答道，大人如言行如一，朝政必日新矣，此時日已西斜，已至晚餐之時，劉伯溫見

他並不無意。只得吩咐擺酒。胡維庸說道：「既然統帥賜飲，學生倒要討饅頭，與統帥把酒暢談，何樂如之？」劉伯溫笑道：「大人既然樂與某談，某是求之不得，不一會兒酒席擺齊，真是水陸雜陳，除去山珍，便是海味，劉伯溫讓胡維庸入席，二人對飲，酒過三巡，茶過五味，胡維庸無話找話的說道：「統帥素具經天緯地之才，請不惜珠玉，以爲政之道，明以教我，劉伯溫說道：「爲政之道，必須體天心而合民意，其實合民意，即是體天心，須民之所好而好之，民之所惡而惡之，張四維而昌八聽，明三綱而講五常，然後省刑罰，薄稅歛，興庠序，振農業，開發產務，疏通水道，這都是爲政之急務，其中細微之處，要在隨處留心，施行之時，切須隨時改善，再繼之以勤慎從事，或必能達到完善之程度。如大人之才，足堪爲之，若不懈怠，必有可觀。」胡維庸笑道：「學生若常與統帥盤桓，受益良多矣，脫着執壺恭恭敬敬與劉伯溫滿斟了一杯酒，自己也斟上一杯，劉伯溫說道：「大人切不要如此客氣，你我若能道同光合，當然要交爲至友，不在這裏形式應酬哇，胡維庸連稱是是，又飲了數巡，好賊暗將毒藥藏於指甲心中，舉壺又欲伯溫斟酒，故意把壺蓋碰落，忙俯身拾起，借壺蓋爲由，暗把毒藥彈於壺中，與劉伯溫復斟一杯，說道：「此香酒，是學生祝統帥明日赴軍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劉伯溫怎麼也沒想到奸賊暗算，情不可却，只得一飲而盡，奸賊又給斟了一杯說道：「此杯酒是學生謝統帥

這一番教言，以表寸心劉伯溫也只得飲乾，奸賊復又給斟一杯說道，此杯是權當餞行，望統帥飲乾，劉伯溫說道，大人美意，某心領了，這一杯我回敬大人，奸賊心說，這個酒我可禁受不起呀，忙說道明早學生不能恭送，故此藉花猶佛，如統帥不飲，便是怪學生了，劉伯溫無奈，只得又飲了下去，奸賊見劉伯溫把酒飲下，心中暗喜，說道統帥真海量也，劉伯溫笑道，爲酒無量不及亂，咱們就及量而止羅，胡維庸連稱是是，從人端上飯食，少時用飯已畢，散坐吃茶，忽有從人稟道，現有黃大人過府求見，劉伯溫分咐有請，從人退出，把黃子澄請入大廳，劉伯溫起身讓坐，黃子澄見胡維庸在此，心中看實不悅，但是不便露出，只得與其爲禮，謙讓落坐，笑向胡維庸問道，大人幾時來的呀，胡維庸笑了笑說道，我來這半晌了，現在還有些公事未了，我是失陪了，說着，起身向劉伯溫告辭，劉伯溫送至儀門，見胡維庸上轎，方才回入廳中，黃子澄起身說道，奸賊來此，不定有什麼詭計，劉伯溫慨然說道，任他有甚詭計，我只以正待之，又何是憂，說着一同落坐，黃子澄開言說道，此賊心懷叵測，統帥不可以坦率對之，必須加以提防，說云害人之心不可有，方人之心不可無，對待小人，不得不如此，劉伯溫說道，大人之言是也，以後注意就是了，黃子澄說道，據學生拙料，恐統帥出都後，恩科還得加開呀，劉伯溫嘆道，有胡維庸秉政，聖上難免準其感，不但恩科加開，以後還不定發生什

察意外哪。望夫人在朝。要時加任意。若狂當風吹草動。可遣人赴軍前與我送用信。黃子澄道。恐統帥違離帝部。送信那如何來的及。劉伯溫哀道。若待意外之事發生。當然是晚了。如見其稍有異心。便與我一信。那怎能來不及呢。黃子澄點頭稱是。此時天已將昏。從人點上燈燭。黃子澄起身告辭去了。次日洪武帝早朝。辦理各項奏摺已畢。向胡維庸說道。劉軍軍怎麼不入朝辭陸。竟自去了呢。胡維庸回道。或者軍師起節改日。也未可知。洪武帝不悅道。就是改日起程。他應該入朝奏明啊。胡維庸回道。軍師功高。伏乞曲予免究。洪武帝怒道。功高應不違我朝規密。胡維庸連稱是是。正在此時。傳事官捧進一個奏章。遞與內監。傳遞與胡維庸。胡維庸用牙笏托着這個奏章。雙手捧着。至御案前。放在上面。洪武帝打開一閱。當時怒容頓變為愁容。原來這本奏章。乃是劉伯溫所遞的請病假之事。上面寫道。爲因病不能起行并請給假俾便調養恩隆鑒合事。竊查臣擬於今日陛辭出都。赴軍前破敵。不憶偶染採薪之憂。病廢纏身。礙難支持。臣本擬扶疾入府面陳。奈病勢加增。步履維難。不得已謹具奏章。懇請賞假幾日。俾免調養。一俟病見全可。臣即入府陛辭。趨往軍前。理合備章。伏乞聖合恩准施行。洪武帝看畢。驚異道。呀。軍師之疾。何如此之速呢。遂命齊泰往軍師府問疾。當時退朝。衆公卿大臣。散班各回府第。齊泰奉聖旨。一直至軍師府。從人回稟進去。劉伯溫一聽齊泰奉旨前來。忙命兩個侍從參扶。一步一挪的。至儀門跪迎。齊泰說道。聖上有旨

，今學生代問病情，劉伯溫回道，想是感冒之症，有勞聖眷，說罷叩了三個頭，這才扶首隨侍，與齊泰慢慢進入書房，劉伯溫倚枕，坐於臥床之上，齊泰坐於床前問道，統帥之疾，因何所起，劉伯溫道，自昨日晚間臨睡時，忽覺混身作燒，及至一覺醒來，不但燒未減退，復覺頭暈眼暈，骨酸痛，諒必是感冒吧，齊泰說道，不知是誰給診視的呢，劉伯溫說道，一個感冒之症，未診視想發些汗便好了，誰知尙未見輕，正說着由外面進來一人，與齊泰深施一禮，齊泰一看，乃是公子劉連，忙還了半禮，公子劉連說道，叔父一向可好，齊泰笑道，承問，承問，公子給倒過一碗茶來，然後至床前問道，父親此時病體如何，劉伯溫搖頭說道，並不見好，公子說道，還是延醫診治診治吧，劉伯溫說道，暫且不必，少時再說吧，正說着從人入報，說太醫到來，與統帥看病，公子忙出去接入書房，太醫至床前，與劉伯溫及齊泰見禮已畢，遂向劉伯溫說道，學生奉聖上之旨，特此前來，與軍師診疾，劉伯溫遙拜謝完了恩，公子命從人放上茶棹，棹上放一枕頭，劉伯溫把腕子，放在枕上，太醫斜坐床上，用手指按定寸關尺三部脈，平心靜氣竊了一回，右脈竊完，又竊左脈，總眉說道，以脈象而論乃感冒之症，吃一付藥先看一看吧，倘無變化，便無危險，當時要過紙筆，開了一個藥方，這才告辭而去，公子命人持藥方前去抓藥，齊泰向劉伯溫說道，請軍師統帥善保貴體，妥爲調養，學生暫且告報，劉伯溫說道，請大人明日入朝代爲奏明聖上某所得的病狀吧，說罷，命公子送了出去，此

時從人已將藥抓來，公子親侍湯藥，劉伯溫服藥後，公子扶着，倒在床上，蓋上錦被，睡了一覺，及至醒來，天已將暮，公子伺候着嗽口擦面，然後問道：「父親吃這藥已見好否？」劉伯溫把示搖了一搖頭，微着說道：「不但未見好，而且還加重些，公子心中常焦急，不敢形諸於外。」說道：「請父親把二煎吃了，說能見輕。」劉伯溫點了點頭，公子把三煎藥捧過來，送至劉伯溫的唇邊，慢慢的飲了下去。從人遞過漱口水，漱完了口，又倒在床上睡去。天色已黑，從人掌上燈燭，公子吩咐給些意仁米粥，預備着統帥醒了時候好喝。從人問道：「公子也得吃點什麼，別淨着急呀。」公子發急道：「我還吃的下東西去，快去預備粥去吧。」從人不敢多言，退了去。公子坐在床前，直看到漏盡更殘，劉伯溫睡醒，公子忙過去，緩緩問道：「父親覺着如何？」劉伯溫呻吟道：「你不必問了，我心中發亂的緊，你不要跟我說話了。」公子一聽，不由的熱淚直流，更咽着說道：「父親你老人家喝些粥壓一壓吧，也許是餓了。」劉伯溫閉目搖頭不語，公子也不敢再問，潛坐一旁垂淚。從人們悄悄的解勸，少時窗紙現魚肚色，東方大明，公子起身伏在床上，見他父親昏昏沉沉的口出言語，公子悄聲叫了幾聲父親，并不見答聲，忽的公子心慌意亂，淚濕衣襟。從人說道：「公子勿慌，我去請個名醫給來統帥看看罷。」公子點頭，從人就去了。不一會兒，把醫生請來，就床診脈，脈診完了，這才向公子說道：「據學生看統帥這病，是由感冒所起，引染了瘟疫，此刻病已攻入心包絡，所以昏迷不醒，口發言語，學生給立個方，吃付藥看。」

一語，如不見效，那就另請高明罷，然時竟方面去，從人把藥抓來，煎好了，公子給灌了下去，時已將午，胡維庸前來探病，公子接入至書房，奸賊至床前，見劉伯溫形容憔悴，昏，沈沈，倒在床上，心中暗喜，悄悄叫了幾聲統帥，統帥，劉伯溫睜眼睜了一瞬，復又閉上，一語不發，胡維庸向公子說道，我看統帥這個病，是危險的很哪，請公子給預備後事罷，公子泣道，小侄方寸已亂，還得求大人指示，正說着齊泰，同着數名太醫來到，進入書房，一見劉伯溫這種情況，直急的困苦不迭，忙令衆太醫，給診視一遍，那斷定由感冒所致，公子又把適才那醫生立的方子，拿出與衆太醫觀看，衆太醫一罷，齊說這個方子立的很相當，吃一付看看再說罷，遂大家參看着，又共擬一方，交與公子說道，晚上照我們的方子，再給抓一劑，臨睡的時候給吃不去罷，公子稱謝把方子接着，轉交與從人去抓，衆太醫告辭出，緊接着黃子澄來至，伏在床前，一見劉伯溫這種形狀，落淚說道，嗚呀，想不到軍師統帥，竟會病的如此嚴害，倘有不測，如何是好，如何是好，胡維庸在旁看着，心說你們還想好嗎，將久我都給你們如法泡製了，他雖然這麼想着，面上故作出焦急萬分的樣，齊子泰與黃子澄，坐在一旁，束手無策，公子是心如刀攪，以展洗面，在此靜默當晚，首相韓公李善長，與其弟李存義聞來探病，公子該對盡禮，緊接着安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德慶侯廖永忠一同來到，隨後中丞陳寧同汪廣洋，楊憲等到來，大家見劉伯溫之病症，都是搖頭咋舌，概嘆不已。

相國李善長向衆人說道，統帥之症，實在危險已極，我們明日奏明皇上，再想辦法罷。遂向劉連說道，令大人之症雖危，若天祐明室，必能有救，倘有個山高水遠，公子不過過衰，須以慎終之道料理後事。方爲孝子，公子淚流滿面的說道，慎遵鈞教，正說着，忽聽劉伯溫有呻吟之聲，公子忙過去看視，劉伯溫睜開眼睛，聲音很微細的說道，拿水來我喝。公子輪倒過一碗水來，喂了下去，劉伯溫略一抬頭，見各公卿都來探視，顫顫微微繼續着說道，偶染賤恙，致勞諸公駕臨，甚甚抱不安。李善長說道，統帥勿謙，好好養病罷。劉伯溫嘆了口氣說道，唉，從此恐不能再與衆位，共議國事了，某死不足惜，所恨者邪致未平，素志難遂。某雖瞑目哇，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之句，可爲我詠，李善長安慰着，請統帥寬懷，天必不使公中道而去，必須善養貴體，劉伯溫點了點頭，此時從人入報，現有齊王與宗勃大法師來府探病，衆人忙出去迎接，讓入書房，齊王至床前見劉伯溫病的那種樣子，心中着急萬分，連呼統帥，統帥，小王看你來了，勃宗口念彌陀佛說道，這病來的怎麼這麼急呢，真是想不到哇，劉伯溫把頭點了幾點，說道王駕與法師柱駕下臨，甚何以爲報，齊王道統帥心中覺着如何呢，劉伯溫說道，只覺心中昏亂神志不清，恐不久於人世了，我趁此清醒之際，與諸公一言，望皆以忠孝字爲懷，倘有不臣者，諸公共討之，萬勿義癰或患，切要切要，胡維庸一聽，心說，好劉伯溫死到臨頭，你還與我作對，顯哪，當時推故起身，與人作別，回府去了，衆王公等隨後也都紛紛回府。

公子把衆人送走之後，回至書房，伺候他父親吃了藥，又給蓋了蓋被，座在一旁看守。從人們百般勸方進了些非食，來到床前，又看了看見他父親沉沉睡去，心中略安展眼天已昏黑，從人把燈燭點上。劉伯溫醒，見兒子坐在床前正發怔哪，遂問道：「兒啊，公子忙答應道，伺候父親。」劉伯溫繼續說道：「爲父素得異人傳授俠術，練氣之工，也略知皮毛，有此內外工，輕易那能得病。這也是累年積勞所致。一旦發現於外，便是不治之症。但是爲父所積之勞，並不是爲一家之私，乃是爲國爲民，爲父們心自問，而今耐後，可以無愧，所可慮者你年青識淺，倘心志不堅，登外物所誘，不知繼我之志，不之守我之範，那你便非我子。我死之後，你要慎守遺訓，先公後私，以身許國，終始不二，我目瞑矣。」公子忍淚答道：「父親安心養病，孩兒必不敗家聲，而負國恩，就是了。」劉伯溫苦笑，點頭道：「如此方是孝子。」還要接着往下說，神志一昏，便含混說不清了。公子見此情形，急出一身冷汗，忙叫道：「父親，怎叫也不答應，又顛三倒四的亂說起言語來了。」細聽所說的言語，不是擒拿徐鴻儒，便是掃滅藥尚等言，公子見他父親病至這等地步，還是不忘殺賊滅匪，不覺淚下如雨，暗自飲泣。從人勸道：「公子不要憂愁壞了哇，將來竟統帥未遂之志，那才算孝哪。」公子閉眼搖頭說道：「唉，我心已焦灼極了，你們不要再勞哩，勞叨勸我啦。」從人也不敢再多言，靜寂寂的幾名從人同着公子看守着劉統帥，那隻臘燭，燭淚流了許多，燈花着的很長，誰還有心剪那殘燈，公子到床前看了好幾

遍，見他父親鼻息短促，須色漸變，公子向從人門說道，「噯呀，你們着統帥大槪要不好吧，有那老於事故的家人，到床前一看，說可了不得啦，趕緊給穿壽衣罷，又向公子說道，公子啊，此時你千萬把心神鎮定住了，這可不是哭的時候呀，倚仗着人多好辦事，有些從人在正廳停好靈床，又有些從人，去辦理領魂的冥轎冥馬等項，又有些從人去延僧道，此時隨侍們幫着公子把壽衣給劉統帥穿好，放在起行板上，隨侍們抬起行板，公子抱着頭，抬至正廳，放在靈床之上，再看劉統帥呼吸已然停止。公子與從人們放聲大哭，不一會冥轎馬及冥錢送至，公子換上孝服，從人們一律掛孝，由正廳一直到府門，閉點截燈，正廳廊上與儀門及府門，高懸玻璃燈，照耀如同白晝，又待一會兒，僧道來齊，繞着靈床，念了倒頭經，從人參着公子，僧道打着法器，只中念着經卷，至府門外，把領魂轎馬燒畢，退了回來，僧道又念了一回經，公子跪在靈床前，燒了冥紙，又放聲大哭一場，起身命人把幕賓請到，幕賓先向靈床，叩了幾個頭，這才向公子問道：「公子喚我何來？」公子說道：「先生速辦報哀的奏章，候天明好奏明臺上。」幕賓辦理奏章去了，次日公子遣人把奏章遞至吏部，請轉呈天廷，及至洪武帝臨朝，見了這道本章，跌足說道：「軍師逝矣，朕將奈何，不由的落淚不止，洪武帝向首相李善長說道：「尚軍師與寡轉戰南北，所謀無遺策，攻無不取，戰無不戰，本圖共享富貴，不想邪教又起，率軍遠至海外，掃蕩群醜，誰知醜類未盡，而軍師先有辭於世，朕真失左右手矣，但是軍師暴亡，朕恐其中另有緣故，仰卿代朕吊祭，並查看有異無狀，倘是登人陰謀所害，朕好與軍師報仇。」

李善長曰：臣昨往軍師府探病，見軍師確是染病，並無別故，且該太醫等，詳細參考診視，也都認定是由感冒所致，雖然軍師是善終正寢，但是如此之暴，難免傳之於外，令人生疑，惹起異言，入府數日，即行身亡，就是臣若非目睹軍師之病狀，也是要起疑心。臣有一法，以解疑團，少時臣與王公大臣，前去軍師府驗視，令各王公大臣，詳祝完了，各抒己見，與我生呈一奏章，我主參看奏章，若無異議，再頒佈天下，天下亦可釋疑矣。洪武帝說道，此法甚善，仰卿等即時前去，驗明速具章入辭勿延，說罷，拂袖退朝入宮。衆王公大臣，一齊出朝，乘轎逕向軍師府而來，少時來到，衆王公卿相，紛紛下轎，至儀門聽裏面哭聲一遍，除奸賊胡維庸另具一付肺腸外，餘者無不淒落淚，劉府的從人，見衆王公駕臨，忙回報進去，公子劉連止淚迎出，按位叩頭，然後把衆王路引入未聽，齊王等吊祭已畢，起開寢單，衆人依次，仔細驗看一遍，見劉統帥面貌如生，直挺挺仰臥在靈床之上，毫無異狀，一齊落了坐位，商議入奏之事，齊王說道，依本爵的意思，仍挨丞相的辦法，各人按各人的見解陳奏，不必取乎同意好。衆公卿齊稱是。李善長向公子說道，請公子暫勿入殮，聽候旨下發喪不遲，闕村已畢，送一同離了軍師府，各回府第，辨奏章預備入奏去了，不知劉伯溫生死，究竟如何，各公卿怎麼入奏，以及加恩科取士，邪匪冒名，應試文武場，奪取狀元印，徐達奉詔入京，解除印綬，文武兩魁，同握兵權，統軍馬，借掃賊氣以欺君，胡維庸進位首相，設陰謀欲害真主，等等節目，盡在下集披露。